

心靈雞湯(一)(傑克坎菲爾)

目錄：

- 01 導言
- 02 卷一 愛的力量
- 03 卷二 學習愛你自己
- 04 卷三 教養之道
- 05 卷四 學與教

卷一 愛的力量

人類在探索太空，征服自然後，將會發現自己還有一股更大的能力，那就是愛的力量，當這天來臨時，人類文明將邁向一個新的紀元。

——“法”夏爾丹

01 愛，創造出力量

隨處散播你的愛心，就從對你的家人開始，多一分關愛給你的孩子，你的另一半，然後你的鄰居……，讓每個接近你的人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給別人一個關懷的眼神，一個燦爛的微笑，一個溫暖的擁抱，為上帝的仁慈做見證。

——泰瑞莎修女

25年前，有位教社會學的大學教授，曾叫班上學生到巴爾的摩的貧民窟，調查200名男孩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並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做一評估，每個學生的結論都是“他毫無出頭的機會”。

25年後，另一位教授發現了這份研究，他叫學生做後續調查，看昔日這些男孩今天是何狀況。

結果根據調查，除了有 20 名男孩搬離或過世，剩下的 180 名中有 176 名成就非凡，其中擔任律師、醫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

這位教授在驚訝之餘，決定深入調查此事。他拜訪了當年曾受評估的年輕人，跟他們請教同一個問題，“你今日會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麼？”結果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回答：“因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

這位老師目前仍健在，雖然年邁，但還是耳聰目明，教授找到她後，問她到底有何絕招，能讓這些在貧民窟長大的孩子個個出人頭地？

這位老太太眼中閃著慈祥的光芒，嘴角帶著微笑回答道：“其實也沒什麼，我愛這些孩子。”

（艾瑞克·布特渥斯）

02 愛是所有回憶

苦痛會消失，

唯有真愛永留心間。

父親與我談話時，他總是會先說一句：“我今天告訴過你我有多麼愛你嗎？”從這句話我能深深感受到父親對我的愛，隨著歲月的流逝，父親已邁入老年，體力大不如前，然而我們父女間的感情卻是一日比一日深厚。

到了 82 歲，他已有撒手而去的心理準備，而我也想讓他早日脫離病痛的折磨。我們緊握彼此的手，笑著和對方告別，但眼中仍是忍不住充滿了淚水。我說：“爸，等你走後，我希望能接到你報平安的訊息。”他笑說我想法荒謬，因為爸並不相信世間有輪回轉世，其實我也不太相信鬼神之說，但我的許多親身經驗卻又讓我不得不懷疑“另一邊”的人能與我們相通。

所謂父女連心，當父親走的那一刻，我胸中也能感應到他心臟病發作的瞬間。最令我遺憾的是，礙於醫院的某些規定，我竟無法在他咽下最後一口氣時握著他的手。

父親走後，我日日祈禱能聽到他的聲音，每晚我期盼他能入夢來，但仍是音訊全無；4個月以來，我聽到的只有親友的弔唁。母親早在5年前因老年癡呆症去世，失去雙親的我，即使已過中年，心裡仍像孩童一樣茫然無助。

有一天，我躲在黑暗安靜的房間裡等著師傅來幫我按摩，一陣想念父親的情緒又填滿了胸口，我開始懷疑，是否自己過於殷切地期盼能聽到他的聲音。突然間，我發覺自己的神志敏銳異常，腦袋出奇地清楚，就算給我一長串的數字我也能加減自如，起初我懷疑自己是身在夢中，但我後來確定，這種感覺是百分之百的真實。原本混亂的思緒在腦中如水滴擾亂了靜止的湖面，此時卻異常的平靜，我心中對這種改變驚訝不已，這讓我領悟到：或許我不該如此強求想獲得父親的訊息。

霎時，我在黑暗中見到了母親的臉——她在患病前那張充滿慈愛的豐潤臉龐：她仍是一頭白髮，臉上仍舊帶著笑容。母親的影像如此真實鮮明，似乎我伸手便可觸及。她的模樣一如從前，我甚至聞到她最愛用的 Joy 的香水味。她靜靜地站在我面前，一言不發。我有些納悶為何我想的是父親，出現的卻是母親，同時也對許久未想起母親而感到些許愧疚。

我說：“媽，晚年的那場病讓您受苦了。”

母親輕輕地將頭側到一邊，仿佛表示理解我的心思。她給了我一個美麗的微笑，然後清楚他說：“不過，愛是我所有的回憶。”說完她便消失無蹤了。

房間突然一陣微寒，使我不禁打了個冷成。此時我深深感覺到，最重要的是我們曾對彼此付出關懷；苦痛會消失，唯有真愛永留心間。

母親這句話點醒了我，直到如今，我還忘不了與她相見的那一刻。

雖然我一直沒有父親的訊息，但我深信有一天，他會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我面前，再說一次：“我今天告訴過你我有多麼愛你嗎？”

（芭比·布羅斯坦）

03 真愛

上帝啊！一個駝背的婦女將是個悲劇，求你把駝背賜給我，再將美貌留給我的新娘。

墨西·孟德爾頌是德國知名作曲家的祖父。他的外貌極其平凡，除了身材五短之外，還是個古怪可笑的駝子。

一天，他到漢堡去拜訪一個商人，這個商人有個心愛的女兒名叫弗西，墨西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但弗西卻因他的畸形外貌而拒絕他。

到了必須離開的時候，墨西鼓起了所有的勇氣，上樓到弗西的房間，把握最後和她說話的機會。她有著天使般的臉孔，但讓他十分沮喪的是，弗西始終拒絕正眼看他。經過多次嘗試性的溝通，他害羞地問：“你相信姻緣天註定嗎？”

她眼睛盯著地板答了一句：“相信”，然後反問他：“你相信嗎？”

他回答：“我聽說，每個男孩出生之前，上帝便會告訴他，將來要娶的是哪一個女孩。我出生的時候，未來的新娘便已許配給我了，上帝還告訴我，我的新娘是個駝子。

“我當時向上帝懇求：‘上帝啊！一個駝背的婦女將是個悲劇，求你把駝背賜給我，再將美貌留給我的新娘。’”

當時弗西看著墨西的眼睛，並被內心深處的某些記憶所攪亂了。她把手伸向他，之後成了他最摯愛的妻子。

（貝利及喬愛思·維塞爾）

04 抱抱法官

讓別人的生命有一點不同，有一點亮光是何等簡單啊！

李夏普洛是個已經退休的法官，他天性極富愛心。終其一生，他總是以愛為前提，因為他明瞭愛是最偉大的力量。因此他總是擁抱別人。他的大學同學給他取了“抱抱法官”的綽號。甚至車子的保險杠都寫著：“別煩我！擁抱我！”

大約 6 年前，他發明了所謂的“擁抱裝備”。外面寫著：“一顆心換一個擁抱。”裡面則包含 30 個背後可貼的刺繡小紅心。他常帶著“擁抱裝備”到人群中，借著給一個紅心，換一個擁抱。

李因此而聲名大噪，於是有許多人邀請他到相關的會議或大會演講；他總是和人分享“無條件的愛”這種概念。一次，在洛杉磯的會議中，地方小報向他挑戰：“擁抱參加會議的人，當然很容易，因為他們是自己選擇參加的，但這在真實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他們要求李是否能在洛杉磯街頭擁抱路人。大批的電視工作人員，尾隨李到街頭進行採訪。首先李向經過的婦女打招呼：“嗨！我是李夏普洛，大家叫我‘抱抱法官’。我是否可以用這些愛心和您換一個擁抱。”婦女欣然同意，地方新聞的評論員則覺得這太簡單了。李看看四周，他看到一個交通女警，正在開罰單給一台 BMW 的車主。李從容不迫地走上前去，所有的攝影機緊緊跟在後面。接著他說：“你看起來像需要一個擁抱，我是‘抱抱法官’，可以免費奉送一個擁抱。”那女警接受了。

那位元電視時事評論員出了最後的難題：“看，那邊來了一輛公共汽車。眾所皆知，洛杉磯的公共汽車司機最難纏，愛發牢騷，脾氣又壞。讓我們看看你能從司機身上得到擁抱嗎？”李接受了這項挑戰。

當公車停靠到路旁時，李跟車上的司機攀談：“嗨！我是李法官，人家叫我‘抱抱法官’。開車是一項壓力很大的工作哦！我今天想擁抱一些人，好讓人能卸下重擔，再繼續工作。你需不需要一個擁抱呢？”那位六尺二、二百三十磅的公車司機離開座位，走下車子，高興地說：“好啊！”

李擁抱他，還給了他一顆紅心，看著車子離開還直說再見。採訪的工作人員，個個無言以對。最後，那位評論員不得不承認，他服輸了。

一天，李的朋友南西·詹斯頓來拜訪他。她是個職業小丑，身著小丑服裝，畫上小丑的臉譜。

她來邀請李帶著“擁抱裝備”，一起去殘疾之家，探望那裡的朋友。

他們到達之後，便開始分發氣球、帽子、紅心，並且擁抱那裡的病人。李心裡覺得很難過，因為他從沒擁抱過臨終的病人、嚴重智障或四肢麻痺的人。剛開始很勉強，但過了一會兒，南西和李受醫師和護士的鼓勵之後，便覺得容易得多了。

數小時之後，他們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個病房。在那裡，李看到他這輩子所見過情況最糟的 34

個病人，頓時他的情緒變得十分複雜。他們的任務是要將愛心分出去，點亮病人心中的燈火，於是李和南西便開始分送歡樂。此時整個房間擠滿著被鼓舞的醫護人員。他們的領口全貼著小紅心，頭上還戴著可愛的氣球帽。

最後李來到最後一個病人李奧·納德面前。李奧穿著一件白色圍兜，神情呆滯地流著口水。李看他流著口水時，對南西說：“我們跳過去別管他吧！”南西回答：“可是他也是我們的一分子啊！”接著她將滑稽的氣球帽放在李奧頭上。李則是貼了一張小紅心在圍兜上。他深呼吸一下，彎下腰抱一下李奧。

突然間，李奧開始嘻嘻大笑，其他的病人也開始把房間弄得叮噹作響。李回過頭想問醫護人員這是怎麼一回事時，只見所有的醫師、護士都喜極而泣。李只好問護士長發生什麼事了。

李永遠不會忘記她的回答：“23年來，我們頭一次看到李奧笑了。”

讓別人的生命有一點不同，有一點亮光是何等簡單啊！

（傑克·坎菲爾、馬克·漢森）

05 我是重要的

尊敬別人的人，同樣會受到別人的尊敬。正像站在鏡子前面一樣，你怒他也怒，你笑他也笑。

一位在紐約任教的老師決定告訴她的學生，他們是如何重要，來表達對他們的贊許。她決定採用我所提倡的一種作法，也就是將學生逐一叫到講臺上，然後告訴大家這位同學對整個班級和對她的重要性，再給每人一條藍色緞帶，上面以金色的字寫著：“我是重要的。”

之後那位老師想做一個班上的研究計畫，來看看這樣的行動對一個社區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她給每個學生3個緞帶別針，教他們出去給別人相同的感謝儀式，然後觀察所產生的結果，一個星期後回到班級報告。

班上一個男孩子到鄰近的公司去找一位年輕的主管，因他曾經指導他完成生活規劃。那個男孩

子將一條藍色緞帶別在他的襯衫上，並且再多給了 2 個別針，接著解釋，“我們正在做一項研究，我們必需出去把藍色緞帶送給感謝尊敬的人，再給你們多餘的別針，讓他們也能向別人進行相同的感謝儀式。下次請告訴我，這麼做產生的結果。”

過了幾天，這位年輕主管去看他的老闆。從某些角度而言，他的老闆是個易怒、不易相處的同事，但極富才華，他向老闆表示十分仰慕他的創作天分，老闆聽了十分驚訝。這個年輕主管接著要求他接受藍色緞帶，並允許他幫他別上。一臉吃驚的老闆爽快地答應了。

那年輕人將緞帶別在老闆外套、心臟正上方的位置，並將所剩的別針送給他，然後問他：“您是否能幫我個忙？把這緞帶也送給您所感謝的人。這是一個男孩子送我的，他正在進行一項研究。我們想讓這個感謝的儀式延續下去，看看對大家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那天晚上，那位老闆回到家中，坐在 14 歲兒子的身旁，告訴他：“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在辦公室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同事告訴我，他十分仰慕我的創造天分，還送我一條藍色緞帶。想想看，他認為我的創造天分如此值得尊敬，甚至將印有‘我很重要’的緞帶別在我的夾克上，還多送我一個別針，讓我能送給自己感謝尊敬的人，當我今晚開車回家時，就開始思索要把別針送給誰呢？我想到了你，你就是我要感謝的人。

“這些日子以來，我回到家裡並沒有花許多精力來照顧你、陪你，我真是感到慚愧。有時我會因你的學習成績不夠好，房間太過髒亂而對你大吼大叫。但今晚，我只想坐在這兒，讓你知道你對我有多重要，除了你媽媽之外，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好孩子，我愛你。”

他的孩子聽了十分驚訝，他開始嗚咽啜泣，最後哭得無法自製，身體一直顫抖。他看著父親，淚流滿面地說：“爸，我原本計畫明天要自殺，我以為你根本不愛我，現在我想那已經沒有必要了。”

06 禮物

愛是不會老的，它留著的是永恆的火焰與不滅的光輝，世界的存在，就以它為養料。

——左拉

這個感人的故事，發生在一輛公車上，公車沿著南方偏僻公路蹣跚而行。

車子裡的乘客，有位瘦弱的老人，手裡握著一束鮮花，車過教堂時，上來一個少女，目不轉睛地看著老人的鮮花。

到了老人快要下車時，他忽然衝動地將自己手中的鮮花推向少女的懷中。他趕忙解釋說：“我看得出來你很喜歡這束花，我想我太太也會很高興你擁有這束花的。我會告訴她我把花送給你了。”

那女孩接受那束花後，目送老人下車，看著他慢慢走到一座小公墓的門口。

07 哥哥的心願

人在心中應該設身處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們更幸福的人，而只是那些比我們更值得同情的人。

——盧梭

耶誕節時，保羅的哥哥送他一輛新車。耶誕節當天，保羅離開辦公室時，一個男孩繞著那輛閃閃發亮的新車，十分讚歎地問：“先生，這是你的車？”

保羅點點頭：“這是我哥哥送給我的耶誕節禮物。”男孩滿臉驚訝，支支吾吾地說：“你是說這是你哥哥送的禮物，沒花你半毛錢？我也好希望能……”

當然保羅以為他是希望能有個送他車子的哥哥，但那男孩所談的卻讓保羅十分震撼。

“我希望自己能成為送車給弟弟的哥哥。”男孩繼續說。

保羅驚愕地看著那男孩，衝口而出地邀請他：“你要不要坐我的車去兜風？”

男孩興高采烈地坐上車，繞了一小段路之後，那孩子眼中充滿興奮地說：“先生，你能不能把車子開到我家門前？”

保羅微笑，他心想那男孩必定是要向鄰居炫耀，讓大家知道他坐了一部大車子回家。沒想到保

羅這次又猜錯了。“你能不能把車子停在那兩個階梯前？”男孩要求。

男孩跑上了階梯，過了一會兒保羅聽到他回來的聲音，但動作似乎有些緩慢。原來他帶著跛腳的弟弟出來，將他安置在臺階上，緊緊地抱著他，指著那輛新車。

只聽那男孩告訴弟弟：“你看，這就是我剛才在樓上告訴你的那輛新車。這是保羅他哥哥送給他的哦！將來我也會送給你一輛像這樣的車，到那時候你便能去看看那些掛在視窗的耶誕節漂亮飾品了。”

保羅走下車子，將跛腳男孩抱到車子的前座。滿眼閃亮的大男孩也爬上車子，坐在弟弟的旁邊。就這樣他們三人開始一次令人難忘的假日兜風。

那一次的聖誕夜中，保羅才真正體會耶穌所說的“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丹·克拉克）

08 勇氣

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為歡樂了。

——羅曼·羅蘭

“你認為我很有勇氣？”她問道。

“沒錯，你很有勇氣。”

“如果我有幾分勇氣，那也是因為經過幾位良師的啟蒙，我可以舉一位給你聽聽。多年前，我曾在史丹福醫院擔任義工，那時認識了一個叫麗莎的小女孩。她身患重疾，病情十分罕見，唯一能挽回她性命的機會，便是接受五歲幼弟的輸血，因為她弟弟也曾罹患此病，後來奇跡般地被救活，現在體內產生出了能對抗病毒的抗體。醫生向這個小男生解釋了情況，問他是否願意輸血給姐姐。我見他只遲疑了半秒鐘，便深深地吸口氣說：‘如果能救活麗莎，我願意。’”

“進行輸血時，他靜靜躺在姐姐身旁，見到姐姐雙頰恢復紅潤，他不禁面露微笑。但接著他收起了笑容，臉色蒼白地望著醫生，用顫抖的聲音問道：‘我會馬上死掉嗎？’”

“原來他年紀太小，誤解了醫生的意思，以為要將全身的血都輸給姐姐。”

“是的，我學到了什麼叫勇氣，”她補充道：“因為我見到了一個榜樣。”

（丹·米爾曼）

09 大聲說出你的愛

誰要是不會愛，誰就不能理解生活。

——高爾基

有次我受邀前往外地，發表有關高效率管理的演講。抵達當晚，主辦單位的幾個人請我吃飯，順便聊聊明天來聽演講的是些什麼聽眾。

艾德顯然是這幾個人的龍頭老大，塊頭很大，聲音十分低沉。他告訴我，他是家大型國際企業的經理，主要職責是到一些分公司，去處理公司內部較為棘手的人事問題，終止一些高級主管的聘用。

“喬，”他說：“我十分期待明天的演講，因為這些人在聆聽過你的高見後，就會知道我的管理方式是正確的。”他得意地對我笑道。

我微笑不語，因為我知道明天的情況絕對與他想像的大不相同。

第二天，艾德表情木然地聽完全場演講，然後一言不發地離開會場。

三年後，我重返舊地，向相同的聽眾發表另一篇有關管理的演講，我在聽眾群中又發現了艾德。就在演講即將開始前，他突然站起來，扯著喉嚨問我：“喬，我能先講幾句話嗎？”

我打趣地說：“當然，你身材如此魁梧，你愛講幾句就講幾句，我不敢攔你。”

艾德於是開口：“在座的各位都認識我，其中有些人還知道我近來的改變，今天我想把親身的體驗與各位分享。喬，想必我這番話會讓你感到欣慰。”

“三年前的一場演講裡，喬曾表示，若想培養堅韌的意志，首先就該學習向身旁最親近的人說聲我愛你。起初我對這點頗不以為然，心想這種肉麻兮兮的話和意志堅韌能扯上什麼關係？喬說堅韌與堅硬不同，堅韌如同皮革，堅硬則像花崗岩，而一個意志堅韌的人應該是思想開通，不屈不撓，行為自律，做事靈活，這些話我贊同，但這與愛有什麼關係呢？”

“那晚，我和太太兩人坐在客廳的兩端，腦中仍想著喬的話。霎時我發現自己竟鼓不起勇氣向太太表示愛意，我好幾次清了清喉嚨，但話到了嘴邊，只含糊地發了些聲音，其餘的又吞了回去。我太太抬起了頭，問我剛才嘟囔了些什麼，我若無共事地回答說沒事。突然間，我起身走向她，緊張地將她手上的報紙拿開，然後說：‘愛麗絲，我愛你。’她好一陣子說不出活來，淚水湧上她的眼眶，這時她輕聲地說：‘艾德，我也愛你，這是你 25 年來第一次開口說愛我。’”

“我們當時感觸萬千，深深體會到愛能化解一切紛爭摩擦。突然間，我像是受到鼓舞般，立刻撥了電話給在紐約的大兒子，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聯絡了。我一聽到他的聲音便脫口而出：‘兒子，也許你以為我喝醉了，但我現在很清醒。我打電話來只是想告訴你我愛你。’”

“他在話筒那端沉默了片刻，然後語氣平靜地說：‘爸，我知道你愛我，真高興能聽到你親口告訴我，我也要對你說我愛你。’”

我們開始閒話家常，聊得十分愉快。接著我又打電話給在三藩市的小兒子，告訴他同樣的事，結果我們父子暢談許久，那種溫馨的感覺我從未有過。

“那晚我躺在床上沉思，終於領悟了喬所說的那番話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如果我能真正地瞭解以愛待人的含義而且身體力行，定能對我的管理方式產生正面的影響。”

“我開始閱讀相關題材的書籍，從中吸取到不少人的寶貴經驗，使我更體會到這套哲學能運用到生活的各個層面，無論是家庭或是工作。”

“你們有些人知道，我徹底改變了與人共事的方式。我開始仔細傾聽他人的想法；我學會多欣賞他人的長處，少計較他人的短處；我也體會到幫助別人建立信心的那種快樂。然而最重要的是，我現在瞭解，尊敬他人的最佳方法，便是鼓勵他們發揮自己的能力，來達到大家共同努力的目的。”

“喬，借著今天這個機會，我要說聲謝謝你。順便跟大家提一下，我現在是公司的副董事，領導能力頗受肯定。好了，各位，現在專心聽他演講吧！”

（喬·貝頓）

10 多一句讚美

人們相互希望得越多，想要給予對方的越多……就必定越親密。

幾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在紐約搭計程車，下車時，朋友對司機說：“謝謝，搭你的車十分舒適。”這司機聽了愣了一愣，然後說：“你是混黑道的嗎？”

“不，司機先生，我不是在尋你開心，我很佩服你在交通混亂時還能沉住氣。”

“是呀！”司機說完，便駕車離開了。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我不解地問。

“我想讓紐約多點人情味，”他答道，“唯有這樣，這城市才有救。”

“靠你一個人的力量怎能辦得到？”

“我只是起帶頭作用。我相信一句小小的讚美能讓那位司機整日心情愉快，如果他今天載了20位乘客，他就會對這20位乘客態度和善，而這些乘客受了司機的感染，也會對周遭的人和顏悅色。這樣算來，我的好意可間接傳達給1000多人，不錯吧？”

“但你怎能希望計程車司機會照你的想法做嗎？”

“我並沒有希望他，”朋友回答：“我知道這種作法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儘量多對人和氣，多讚美他人，即使一天的成功率只有30%，但仍可連帶影響到3000人之多。”

“我承認這套理論很中聽，但能有幾分實際效果呢？”

“就算沒效果我也毫無損失呀！開口稱讚那司機花不了我幾秒鐘，他也不會少收幾塊小費。如果那人無動於衷，那也無妨，明天我還可以去稱讚另一個計程車司機呀！”

“我看你腦袋有點天真病了。”

“從這就可看出你越來越冷漠了。我曾調查過郵局的員工，他們最感沮喪的除了薪水微薄外，另外就是欠缺別人對他們工作的肯定。”

“但他們的服務真的很差勁呀！”

“那是因為他們覺得沒人在意他們的服務品質。我們為何不多給他們一些鼓勵呢？”

我們邊走邊聊，途經一個建築工地，有5個工人正在一旁吃午餐。我朋友停下了腳步，“這棟大樓蓋得很好，你們的工作一定很危險辛苦吧？”那群工人帶著狐疑的眼光望著我朋友。

“工程何時完工？”我朋友繼續問道。

“6月。”一個工人低應了一聲。

“這麼出色的成績，你們一定很引以為榮。”

離開工地後，我對他說：“你這種人也可以列入瀕臨絕種動物了。”

“這些人也許會因我這一句話而更起勁地工作，這對所有的人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

“但光靠你一個人有什麼用呢？你不過是一個小民罷了。”

“我常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洩氣，讓這個社會更有情原本就不是簡單的事，我能影響一個就一個，能兩個就兩個……”

“剛才走過的女子姿色平庸，你還對她微笑？”我插嘴問道。

“是呀！我知道，”他答道，“如果她是個老師，我想今天上她課的人一定如沐春風。”

(雅特·鮑奇華)

11 最後的心願

無言的純潔的天真，往往比說話更能打動人心。

——莎士比亞

26 歲的母親凝視著她那罹患血友病而垂死的兒子。雖然她內心充滿了悲傷，但同時她也下定決心，就像其他為人父母者，她希望兒子能長大成人，能實現所有的夢想。如今這一切都不可能了，因為病魔會一直纏繞著他。即使如此，她仍希望兒子的夢想能夠實現。

她握著兒子的手問道：“巴柏西，你曾想過長大後要做什麼嗎？你對自己的一生，有過什麼夢想嗎？”

“媽咪，我一直希望長大後能成為消防隊員。”

母親強忍悲傷，微笑著說：“我來想想看能不能讓你的願望成真。”當天稍晚，她到亞曆桑納州鳳凰城當地的消防隊，找到了消防隊員鮑伯，他有一顆寬大的心。這位母親向他解釋兒子臨終的心願，並請問是否能讓他坐上消防車在街角轉幾圈。

鮑伯說：“不只這樣呢，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在星期三早上 7 點把你兒子帶到這裡來，我們會讓他當一整天的榮譽消防隊員。他可以到消防隊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一起出勤。對了，如果你把他的尺寸給我，我們還可以幫他訂做一套真正的消防制服，附加一頂真的防火帽，不是玩具帽，上面還有鳳凰城消防隊的徽章，印著我們穿的黃色防水衣和橡膠靴。這些東西都是在鳳凰城裡製造，所以可以很快拿到。”

3 天后，消防隊員鮑伯帶著巴柏西，幫他穿上消防制服，護送他從醫院的病床到消防車上。巴柏西必須端坐在車子後面，鮑伯引領他回到消防隊，他仿佛置身于天堂。

當天鳳凰城有 3 起火警，巴柏西每次都得出勤務。他乘坐不同的消防車，還有救護車，甚至消

防隊長的座車。他還為當地的新聞節目拍錄影帶。

由於美夢成真以及加注在他身上所有的愛和關懷，令巴柏西深深感動，他比醫生所預期的多活了3個月。

一天晚上，他所有的生命跡象開始急劇下降，護士長急忙打電話通知家屬到醫院。然後她想起巴柏西曾擔任過消防隊員，因此她也打電話給消防隊長，問他是否能派一位穿制服的消防隊員到醫院來，在巴柏西臨終前陪伴他。隊長回答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5分鐘之內就到。你能幫個忙嗎？當你聽見警笛響、看到警燈閃時，請通知醫院，這不是真正的火警，這只是消防隊來見他們好夥伴的最後一面。請你打開他房間的窗戶，謝謝。”

大約5分鐘後，一部消防車到達醫院，把雲梯延伸到巴柏西三樓窗前，有14位消防隊員、2位女消防隊員爬上雲梯進入巴柏西的房間。經過他母親的同意，他們擁抱他、握他的手，告訴他們有多愛他。

巴柏西咽下最後一口氣前，看著消防隊長說：“隊長，我現在能算是真正的消防隊員嗎？”

“算！巴柏西。”隊長說。

帶著那些話，巴柏西微笑著閉上了眼睛。

（傑克·坎菲爾、馬克·漢森）

12 花

“我有很多花，”他說：“但孩子是所有花中最美麗的花。”

——奧斯卡·王爾德

有一段時間，每個星期天有人會在我衣服的翻領上別上一朵玫瑰花。因為每個星期天早晨我都有一朵花，所以我沒想太多。我欣賞這種友誼的表示，但它已變成規律。有一個星期天，被我認為稀疏平常的事變得不同尋常了。

當我離開主日禮拜時，一個年輕人走向我。他站在我面前，說：“先生，你要怎麼處理你的花？”剛開始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一會兒我就懂了。

我說：“你指的是這朵嗎？”我指著別在我外衣上的玫瑰花。

他說：“是的，先生。如果你會丟掉它的話，可否給我？”那時我微笑告訴他，花可以給他，並隨口問他要做什麼。這個小男孩，或許還不到 10 歲，仰望著我，說：“先生，我要把它送給我的祖母。去年我爸媽離了婚，我本來和我媽住，但她又再婚了，要我和我爸住。我和我爸住了一陣子，但他不願再收留我，便送我去跟我祖母住。她對我太好了。她煮飯給我吃，又照顧我。她對我太好了，所以我要把這朵漂亮的花送給她，謝謝她愛我。”

當小男孩說完話，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的眼眶充滿了淚水，我知道我靈魂的深處被感動了。我取下我的花，把花拿在手裡，看著男孩說：“孩子，這是我聽過最好的事，但我不能把花給你，因為這不夠。如果你走到講道壇的前面，你會看到一大束花。每一個星期都有不同的家庭買花送給教堂。請把那些花送給你的祖母，因為那樣才配得上她。”

他的最後一句話，更使我深深感動且永遠難忘。他說：“好棒的一天！我只要求一朵花卻得到一大束。”

（約翰·R·蘭塞牧師）

13 心

最美好的東西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可以用心感覺。

——海倫·凱勒

去年 12 月底我和太太分手，你可以想像，我的 1 月過得有多糟。我接受了處理因離異而引起情緒混亂的治療課程，並要求我的治療師幫我重新生活的建議。我不知道她是否會同意，或縱然她同意了，我也不知道她會給我什麼東西。

我很高興她立即同意了，就如我預料之中的，她給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東西！她給我一顆心，一顆小小的手工制的“普雷道”（Play-Doh）的心，上頭有明亮可愛的顏色。那是先前一位經歷過離婚過程的男客人給她的，他跟我一樣，很難打起精神。她還說，這不是要給我保存的，如果我找到我自己的心就得還她。我瞭解，她給了我一顆具體的心當成可預見的目標，當作對我要求豐富感情生活的具體回應。我接受了，並期待有更深的情感歸宿能夠來臨。

我一點也沒想到，這個美妙的禮物很快就有了功效。

在治療課程之後，我把這顆心小心地放在駕駛座前頭，愉快地開車去接我的女兒茱莉安，這是她要睡在我新家的第一晚。她一進車子裡，就被這顆心吸引了。她把它拿起來仔細端詳，並問我它是什麼？我不確信我是否應該把全部的內心世界解釋給她聽，畢竟她只是個孩子，但我決定我該告訴她。

“它是我的治療師給我的禮物，幫助我度過難捱的時光，但它不是我的，我要保存它直到我找到自己的心為止。”我解釋道。茱莉安沒有發表評論。我再次懷疑自己告訴她這件事是不是對的。11歲，她能懂嗎？她怎麼可能知道我要去彌補多大的創痕，打破我舊有的生活模式，和人們發展更深、更豐富的情感聯繫？

經過幾個禮拜以後，當我的女兒又在我家時，她提早送給我一個情人節的禮物：一個被漆成紅色的小盒子，以金色的帶子系紮著，上頭的巧克力被我們倆吃掉了。我熱切地打開那個漂亮的小盒子，驚喜地發現裡頭有一顆“普雷道”的心，她漆好顏色並把它做好給我。我驚訝地看著她，猜測著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她要給我一顆治療師給我的心的複製品？

一會兒，她遞給我一張她自製的卡片。她有點害羞，但終於讓我打開卡片來讀。裡頭寫著一首超越她年齡的詩。她已經完全瞭解治療師給我禮物的意義。茱莉安寫給我一首我所讀過最令人感動、最充滿愛的詩。我的淚水氾濫成河，而我的心忽然打開了。

給爸爸

這裡有一顆心

給你保存

因為你正要

努力地跳躍過去

祝你一路愉快

雖然它可能汗跡斑斑

但當你到達目的

請學習珍惜

情人節快樂

愛你，你的女兒 萊莉安

這首詩在我的心中遠超過我所有的財富。

（雷蒙·L·阿隆）

14 現在就做！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只剩 5 分鐘可以把要說的話說完，每一個電話亭一定被那些結結巴巴要打電話給他所愛的人所佔據。

——克裡斯多福·莫利

在我為成年人上的一堂課上，最近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事”。我給全班出家庭作業！作業內容是“在下周以前去找你所愛的人，告訴他們你愛他。那些人必須是你從沒說過這句話的人，或者是很久沒聽到你說這些話的人”。

這個作業聽來並不刁難。但你得明白，這群人中大部分年齡超過 35 歲，他們在被教導表露情感是不對的那個年代成長。不能表現情感或哭泣（這是絕對禁止的！）所以對某些人而言，這真是

一個令人震驚的家庭作業。

在我們下一堂課程開始之前，我問他們，是否有人願意把他們對別人說他們愛他而發生的事和大家一同分享。我非常希望有個女人先當志願者，就跟往常一樣。但這個晚上有個男人舉起了手，他看來深受感動而且有些害怕。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子（他有6尺2寸高），他開始說話了：“鄧尼斯，上禮拜你佈置給我們這個家庭作業時，我對你非常不滿。我並不感覺有什麼人需要我對他說這些話。還有，你是什麼人，竟敢教我去做這種私人的事？但當我開車回家時，我的意識開始對我說話。它告訴我，我確實知道我必須向誰說‘我愛你’。你知道，打從5年前我的父親和我交惡了，從那時起這事就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彼此避免遇見對方，除非在耶誕節或其他家庭聚會中非見面不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幾乎不交談。所以，上星期二我回到家時，我告訴我自己，我要告訴父親我愛他。

“說來很怪，但做這決定時我胸口上的重量似乎就減輕了。”

“我一回到家，就沖進房子裡告訴我太太我要做的事。她已經睡著了，但我還是叫醒了她。當我這樣告訴她時，她還沒真的完全清醒，卻忽然抱緊我，打從我們結婚以來，這是她第一次看我哭。我們聊天、喝咖啡到半夜，感覺真棒！”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急忙起床了。我太興奮了，所以我幾乎沒睡著。我很早就趕到辦公室，兩小時內做的事比從前一天做的還要多。”

“9點時我打電話給我爸問他我下班後是否可以回家去。他聽電話時，我只是說：‘爸，今天我可以過去嗎？有些事我想告訴您。’我父親以暴躁的聲音回答：‘現在又是什麼事？’我跟他保證，不會花很長的時間，最後他終於同意了。”

“5點半，我到了父母家，按門鈴，祈禱我爸會出來開門。我怕是我媽來應門，而我會因此喪失勇氣，乾脆告訴她代勞算了。但幸運的是，我爸來開了門。”

“我沒有浪費一丁點的時間——我踏進門就說：‘爸，我只是來告訴你，我愛你。’”

“我父親似乎變了一個人。在我面前，他的面容變柔和了，皺紋消失了，他不禁哭了。他伸手擁抱我說：‘我也愛你，兒子，而我竟沒能對你這麼說。’”

“這一刻如此珍貴，我祈盼它凝止不動。我媽滿眼淚水地走過來。我彎下身子給她一個吻。爸

和我又擁抱了一會兒，然後我離開了。長久以來我很少感覺這麼好過。”

“但這不是我的重點。兩天後，我那從沒告訴我他有心臟病的爸爸忽然發病，在醫院裡結束了他的一生。我並不知道他會如此。”

“所以我要告訴全班的是：你知道必須做，就不要遲疑。如果我遲疑著沒有告訴我爸，我就沒有機會！把時間拿來做你該做的，現在就做！”

（鄧尼斯·E·馬諾寧）

15 安迪的犧牲

不幸啊！當我們沉溺在我們的罪惡中間的時候，聰明的天神就封住了我們的眼睛。

——莎士比亞

安迪是個可愛又逗人的小傢伙，因而人人都喜歡他，但人們對待他的方式也使他困擾。他禁得起開玩笑。他總是對玩笑報以微笑，大眼睛眨呀眨的，好像在說：“謝謝，謝謝，謝謝。”

對我們 5 年級學生來說，安迪是我們的出氣筒、大家捉弄的物件。對他付出了這特別的代價才獲准成為我們這群人中的一員，他似乎還相當感激。

安迪·德瑞克不吃蛋糕。

他的姐姐也不吃派。

如果沒有社會福利津貼。

德瑞克一家都會死掉。

看來他甚至接受了傑克·史布拉特作的這首打油詩。我們其他人都很喜歡它，包括它蹩腳的文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安迪必須忍受這個特別待遇來贏得我們的友誼，獲准成為我們中的一員？自然而然就變成這樣——並沒有經過投票表決或討論。

我不記得曾提及安迪的父親在蹲監獄，母親靠給人洗衣維生，但安迪的膝蓋、手肘和指甲總是很髒，舊外套太大。很快地我們就以此嘲笑他，安迪從不反擊。

我想，在人很年輕的時候總是極想裝高尚。很清楚的，我們這群人的態度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屬於這一群，而安迪則需要我們默許才可加入其中。

直到某一天某一刻我們才開始厭煩安迪。

“他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要他，對不對？”

我們之中誰說了這種話？這些年我一直想責怪蘭道夫，但我也不能不誠實地說，這個發難的人引出了潛藏在我們每個人表皮下的野蠻性格。不管是誰說的，我們高興地接納了這個呼聲，表示我們都這麼想。

“我並不想做我們做的事。”

多年來我一直如此安慰自己。直到那天我偶然看到那些刺眼但無可反駁的句子，使我永遠確信——

地獄中最熱的角落，是為那些在危難時還袖手旁觀的人所設的。

這個週末與往日一樣，我們一夥人愉快共聚。每一個星期五放學我們會在會員之一的家中聚會——這一次是我家——在附近林子中露營。母親們為我們的“旅行”做大部分的準備工作，也為安迪準備了一份東西，使他在打完零工後能加入我們。

我們很快搭好了帳篷，不再受母親們左右了。我們個人的勇氣因人多勢眾而倍增了，現在我們成了對抗叢林的“男子漢”。

其他的人告訴我，因為這次是我做東，就該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安迪！

我？那個很久以來就相信，安迪私下認為我比其他人強，因為他常用小狗一般的眼睛望著我——常感到他以他睜得大大的眼睛對我表示他的愛與崇拜的我？

我訥訥地看安迪朝我而來，通過既長又暗的林蔭小道，樹木濾下了近黃昏時的光，在他又舊又髒的襯衫上像萬花筒似地變幻著。安迪騎著他獨一無二的自行車——那是坤車。他的樣子看來比以前我看到他時更興奮、更快樂，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傢伙在他一生中都必须當大人。我知道，他正品嚐著第一次屬於這個團體的滋味，來享受“男孩的樂趣”，做“男孩做的事”。

當我站在帳篷這邊等他時，安迪對我揮手。我無視他快樂的招呼。他下了他的古怪自行車，一臉愉快地向我走來，一邊朝我說話。其他的人躲在帳篷裡，悶聲不響，但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支持。

為什麼他不正經點？他沒看到我並沒給他好臉色？他不知道他的喋喋不休我根本聽不進去？

不久他就該倒楣了！他看來更加天真客氣，使他毫無防衛之力。

他的舉止看來像在說：“看來不太對勁，是嗎？班，沒關係。”他無疑地相當善於面對失望，任何打擊都不會使他緊張。安迪從不反擊。

我才不上當，我聽到自己說：“安迪，我們不要你。”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聽到這話時，兩滴巨大的淚珠迅速地出現在他的眼眶裡。記憶栩栩如生，因為這幅景象在我心中瘋狂地翻騰過 100 萬次。安迪看我的方式——好像一時間被凍僵了——但，那不是恨，是震驚？是不相信？或者是對我的同情？

還是寬恕？

最後，安迪的嘴唇顫抖，他決絕地轉身，在黑暗中走向回家的漫漫長路。

我進了帳篷。有個人——我們之中最沒感覺這一凝重時刻的人，開始唱起老打油詩：

安迪·德瑞克不吃蛋糕，

他的姐姐也不……

頓時全體都沒有異議！沒有投票，沒人說話，但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件可怕的事，

犯了個殘忍的錯誤。

在這個沉重的時刻，我們有了新的體會，根深蒂固，永難忘懷：我們摧殘了一個照上帝的形象做出來的人，他毫不設防，而我們用來傷害他的惟一武器是拒絕。

安迪很少到校，很難知道他何時退學，但有一天我被告知他永遠離開了學校。我那時已和自己奮戰很多天，想找出一個適當的方法告訴安迪，我有多抱歉、多羞愧，到現在仍是。我這才知道我只需緊握安迪的手和他一起哭泣，並且和他默默地相對就夠了，這樣做可以治療我們彼此。

我沒有再看到安迪。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現在他在哪裡？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但如果說我沒有再想到安迪那就完全錯了。從那個秋日後數十年來，在堪薩斯的樹林中，我遇過安迪·德瑞克數千回。我的意識把安迪的樣子投射在後來我接觸的每個不幸的人身上。每個人都和我心中久遠以來同樣難忘、充滿期望的眼神看著我。

親愛的安迪·德瑞克：

你能看到這封信的機會很小，但我還是得試試看。現在來懺悔我的罪惡感已經太遲了，而我也不希望那麼做。

我很久以前的老朋友，我所祈求的是，你已學到什麼？沒有人能強迫你再做犧牲了。你從我這兒承受的痛苦，還有你所展示的勇氣，上帝已將它們合一變為祝福。這種認知可以減輕那一天可怕的記憶。

我不是聖人，安迪，我一輩子都沒能做我該做且能做的事。但我要你知道的是——我知道我沒有再出賣過任何一個安迪·德瑞克。我也祈求，希望我根本沒做過那件事。

（班·柏頓）

16 天堂地獄大不同

我自己就是地獄和天堂。

——菲茨傑拉德

有人和上帝談論天堂與地獄的問題。上帝對這個人說：“來吧，我讓你看看什麼是地獄，”他們進了一個有一群人圍著一個大鍋肉湯的房間。每個人看來都營養不良、絕望又饑餓。每個人都拿著一隻可以夠到鍋子的湯匙，但湯匙的柄比他們的手臂長，沒法把東西送進嘴裡，他們看來非常悲苦。

“來吧！我再讓你看什麼是天堂。”過了一會兒上帝說。他們進入另一個房間，和第一個沒什麼不同。一鍋湯、一群人、一樣的長柄湯匙。但每個人都很快樂，吃得也很愉快。

“我不懂，”這人說，“為什麼他們很快樂，而另一個什麼都一樣的房間中，人們卻很悲慘？”

上帝微笑說：“很簡單，在這兒他們會去喂別人。”

（安·蘭德斯）

17 祖母的禮物

愛的生命超越冊記的年歲。

——弗朗切斯柯·彼特拉克

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我就會叫祖母蓋姬的名字。當我還是嬰兒時，我嘴裡吐出的第一句話是“蓋蓋”，而我驕傲的祖母確信我企圖說出她的名字，她到現在還是我的蓋姬。

祖父去世時已經 90 歲了，和祖母婚齡超過 50 年。蓋姬因此深感痛苦，她的生活失去了中心焦點，從這個世界中退縮，進入無休止的哀悼期。她的悲哀持續了 5 年。在這期間，我每一兩個星期都去看她一次。

有一天，我去看蓋姬，希望把她從我祖父過世後她通常的昏睡狀態中喚醒。但她卻坐在安樂椅上搖著。當我還來不及為她的明顯轉變感到驚訝時，她已對我招手。

“你不想知道為什麼我如此快樂嗎？你難道一點也不好奇？”

“當然，蓋姬。”我向她道歉，“原諒我一時反應不過來。告訴我，為什麼你這麼快樂？為什麼你煥然一新？”

“因為昨晚我得到了答案，”她表示，“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上帝帶走你的祖父並留下我一個人。”

蓋姬充滿喜悅，但我必須承認我真地被她說的話嚇了一跳。

“為什麼，蓋姬？”我問。

然而，就好像要揭露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一般，她壓低了聲音，安樂椅上的身子向前傾，安詳而堅定地說：“你的祖父知道，生活的秘密就是愛，而他每天都在愛中生活。他在行動上也有無限的愛。我明白他無限的愛，但並沒有完全在愛中生活。這就是為什麼他先走，而我必須留下來的原因。”

她頓了一下，好像在考慮她該說什麼，然後繼續說：“這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自己為了某種原因而被懲罰，但昨晚我發現我被上帝留下來是一種禮物。他讓我留下來，以便轉變我的生活進入愛中，你看！”她以一隻手指指向天空，繼續說：“昨晚我明白，離開這兒我就學不到這堂課。愛必須在人間才能體驗。當你離開時就太遲了。我被贈予了生命這個禮物，所以我從現在開始要學習生活在愛中。”

從這天開始，每一次拜訪她，聽她說她朝向目標所完成的事，都成為一個新的驚喜。有一次我去看她時，她興奮地大力搖動安樂椅，並說：“你絕對猜不出來今天早上我做了什麼。”

當我回答我猜不出來時，她興奮地說：“今天早上，你伯父對我做的事很生氣，但我眉頭都沒皺一下！我接收了他的怒氣，把它轉變成愛，變成快樂還給他。”她的眼睛眨呀眨的：“有趣的是他的怒氣消失了！”

雖然她的年紀越來越大，但她的生命更新了，變得生氣蓬勃。在這幾年後的每一次拜訪，蓋姬都在實習她愛的課程。在她以後的12年中她有了生活的目標和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在蓋姬人生的最後幾天，我常到醫院中看她。有一天當我走向她的房間時，一個照顧她的護士看著我，說：“你的祖母是個非常特別的女人，你知道……她像光一樣。”

是的，目標照亮了她的生命，一直到生命盡頭，她變成其他人的亮光了。

（D·翠尼戴得·韓特）

18 他是我爸爸

切不要把人類的愛與真看作垂死世界的泥土和白堊。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

以下這封信被放在一家大型教學醫院一個門診部門。雖然作者不明，但它的內容卻值得所有從事健康醫療的人借鑒。

給這個機構的每一個人員：

當你今天拿起病歷表、翻閱醫療綠卡時，我希望你會記得我要告訴你的話。

昨天我在這兒，和我的父母一起。我們並不知道我們該何去何從，因為從前我們沒有接受過你們的服務。我們從沒有被蓋過“免費”這樣的戳記。

昨天我看著我的父親變成一個病症、一張病歷表、一個問診病號、一個被標示“沒有出資者”的免費病人，因為他沒有健康保險。

我看見一個虛弱的人在排隊，等了5個小時，被一個不耐煩的辦公人員、焦頭爛額的護理人員、缺乏預算的機構隨意搪塞應付，使她連一點尊嚴與驕傲都蕩然無存。我對貴機構人員的沒有人性深感詫異。當病人沒有按照正確程式做時你們任意咆哮痛罵，在無關的人面前隨便談論其他病人的問題，談論在中午吃飯時如何逃出這“窮人的地獄”。

我爸爸只是一張綠卡，只是某指定日期在你桌上出現的一個檔案號碼，一個在你機械化地給予指示後會再問一次的人。但，不是這樣的，那真地不是我的父親。那只是你看到的。

你沒看到的是，從 14 歲以後就自己經營傢俱製造業的人。他有個很棒的妻子，4 個長大成人的孩子（常常碰面），4 個孫子（還有兩個快要出生了）——他們都認為他們的“老爸”是最棒的。爸爸該具備的，這個男人都具備了——強壯、穩重，但很溫柔；他不修邊幅，是個鄉下人，但被卓越的同行人所尊敬。

他是我爸，不辭辛苦地養育我成人，在我當新娘時才讓我離家，在孩子們出生時擁抱我的小孩，當我日子難過時把 20 元塞進我的口袋，在我哭的時候安慰我。現在卻有人告訴我們，不久之後癌症會把他的生命帶走。

你可能會說，這些話是一個悲哀的女兒在預知會失去所愛的人時無助的申訴，我不同意。但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話打折扣。不要看不見病歷表後面的那個人。每張病歷表都代表一個人——有感情、有歷史、有生命的人——在這一天中，你有權力以你的話語和行動去接觸他。明天，你有所愛的人——你的親戚或鄰居——也可能變成一個病歷號碼、一張醫療綠卡、一個像今天一樣被蓋上土黃戳記的名字。

我祈求你能以仁慈的話語和微笑迎接你工作崗位上的下一個人，因為他可能是某人的父親、丈夫、妻子、母親、兒子或女兒——或只因為他是一個人，被上帝所創造且被上帝所愛，就跟你一樣。

（作者佚名）

（由荷莉·克雷斯威爾提供）

19 善有善報

我只相信善總會降臨，在遙遠的未來降臨眾生，而每個冬天都將化成春風。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

當我在俄亥俄州、哥倫比亞當音樂台主持人時，回家的路上我常常到大學醫院或格蘭醫院去。我會沿著長廊走到不同人的病房，為他們讀聖經且和他們說話。那是一種讓我忘記自身問題的方法，也表示了我對上帝賜給我健康的感激。對我拜訪的人而言，那有很大的作用，有一次它甚至救了我的命。

我在主持節目時非常好議論。在一次評論中得罪了一位主辦人，因為他帶了一群不屬於某特別團體原組成人員的表演藝人到城裡來表演。揭發了這件事後，他竟叫人來找我算帳！

有天夜裡，我剛結束在夜總會中的主持工作，在凌晨兩點回到家。正在打開門時，有個男人從我房子的後方走來，問：“你是雷斯·布朗嗎？”

我說：“是的，先生。”

他說：“我必須跟你談談。有人叫我來這兒，教訓你一下。”

“我？為什麼？”我問。

他說：“是這樣的。有位主辦人對你所說的到城裡來的那個團體不是真的那個團體，讓他損失不少錢，感到很惱火。”

“你會對我做什麼嗎？”我問。

他說：“不。”我沒問他為什麼，因為我不要讓他改變他的心意！我只是很高興！

他繼續說：“我的母親住在格蘭醫院時曾寫信給我，說有一天你走進去坐在她身旁，跟她說話，並且讀聖經給她聽，她印象很深刻，那天早上你這位元音樂台主持人不認識她，卻走進來為她做這些事。我在俄亥俄監獄時，她寫信給我，把你所做的事告訴我。我很感動，一直想來見你。當我聽到有人想要揍你時，”他說，“我說我管定了這檔事，然後叫他們離你遠一點。”

（雷斯·布朗）

20 絕對的奉獻

我能承受這死的顫慄，就把它當做新的愛撫。

——葉賽寧

琳達·柏提希完全獻出了她自己。琳達是個傑出的教師，但她感覺，如果她有時間的話，她寧願去創造偉大的藝術和詩篇。在她 28 歲那年，她開始有嚴重的頭痛現象。她的醫生發現，她有個巨大的腦瘤。他們告訴她，手術後存活的機會只有 2%。所以，他們沒有立刻幫她開刀，先等 6 個月再說。

她知道她相當有藝術天賦。所以在這 6 個月中她狂熱地畫、狂熱地寫。除了某一篇以外，她所有的詩篇都在雜誌上刊出來。她的畫作也都被放在一流的藝廊中展售，除了某一幅以外。

在 6 個月結束時，她動了手術。手術前一夜，她決定完全捐獻自己。她簽了“我願意”的聲明，如果死了，她就捐出她身體的每一個部分給比她更需要它們的人。

不幸的是，琳達的手術奪走了她的生命。結果，她的眼睛被送到馬里蘭州貝瑟絲達的眼角膜銀行給南加州的一個領受者。一個年輕人，28 歲，從黑暗中見到了光明。這個年輕人深深地感恩，寫信給眼角膜銀行致謝。雖然已經捐出了 3 萬個眼角膜，這是這個眼角膜銀行所接到的第二個“謝謝你”！

進一步地，他說他要感謝捐獻者的父母。孩子願意捐出眼睛，他們也定是好人。有人把柏提希的家的住址告訴他，他於是決定飛到史代登島去看他們。他來時並沒有預先通知，按了門鈴，自我介紹以後，柏提希太太過來擁抱他。她說：“年輕人，如果你沒什麼地方要去，我丈夫和我會很高興與你共度週末。”

他留了下來，當他環視琳達的房間時，他看見她讀過了柏拉圖；他曾用盲人點字法讀過柏拉圖。她讀了黑格爾；他也用盲人點字法讀過黑格爾。

第二天早上，柏提希太太看著他說：“你知道嗎？我很確定我曾在哪兒看過你，但不知道是在哪裡。”忽然間她記起來了。她跑上樓，拿出琳達最後畫的那幅畫，它是她的理想男人畫像。

畫中人和接受琳達眼睛的男人十分相似。

然後，她的母親念了琳達在她臨終的床上寫的最後一首詩。它寫道：

兩顆心在黑暗中行過

墜入愛中

永遠無法獲得彼此的目光眷顧。

（傑克·坎菲爾、馬克·漢森）

21 心底的承諾

別讓冬天磷峇的手抹掉你的夏天，在你未經提煉之前。

——威廉·莎士比亞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約會，我已經遲到了而且還迷了路。儘管我的大男子主義在作怪，可我還是準備找個地方問問路，在城裡來回兜了幾圈，車裡的油已經所剩不多了，時間又是如此的寶貴。

我看見附近有一個消防站，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可以問路嗎？

我迅速鑽出車子，穿過街道走向消防站。樓上 3 間屋子的門都開著，我可以看見車門半開著的紅色消防車，信號燈閃閃發光，隨時等待鈴響出發。

當我走進消防站時，一股氣味頓時撲鼻而來，這是消防塔里水龍軟管被烤幹的味道以及那些大號的膠鞋、膠衣和頭盔的味道。這些氣味摻合著刷洗乾淨的地板和擦亮如新的消防車的氣味，使人想起所有消防站都有的那種氣味。我放慢腳步，深深吸了一口氣，閉上雙眼，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孩提時代，回到了我父親工作過 30 年的那座消防站——

消防站內的消防柱在夜空下閃著金光。記得有一次，父親讓我和哥哥傑順著消防柱滑下來兩次。消防站的一角有一台定速運送器，修車時，可以把人送到消防車底下去。父親常讓我爬到上面去，讓我把住，然後啟動，讓我兜來兜去，直到我暈暈乎乎地像個喝醉了的駕駛員。這比我見過的空中滑車好玩多了。

挨著運送器的是一台舊的售汽水機，上面貼著舊式的可口可樂標籤，每次和父親參觀消防站最興奮的就是能到售汽水機前買瓶汽水喝。

我 10 歲那年，我帶著我的兩個朋友來到了消防站，向他們炫耀著父親的能耐，並想試試能否從他那兒給我們每人弄到一瓶汽水。在我帶著他們參觀了消防站之後，我向爸爸提出了這個要求。

那天，我察覺到了父親的聲音有些猶豫，但他還是答應了，並給我們兩枚硬幣。我們興奮地沖向售汽水機想看看我們的瓶蓋內是否有星的圖案，如果能湊夠一定數量的星就可以得到一頂我盼望已久的達維帽。

真幸運，我的瓶蓋內有一個。但是我只有兩枚這樣的瓶蓋，想得到一頂達維帽還遠遠不夠。

在向父親表示感謝後，我們就徑直趕回家用午飯，飯後，一起去游泳。

那天，我很早就從湖邊回家了，當我進屋時聽見父母談話的聲音，聽起來母親似乎在責怪父親，並提到我的名字，母親說：“你應當說你沒有買汽水的錢，布萊恩應當明白，你的錢是用來吃午飯的，他必須清楚我們沒有多餘的錢，而你卻不能不吃午飯。”

父親卻和往常一樣，聳聳肩，一笑了之。

趁母親還沒注意到我在偷聽他們談話，我匆忙上了樓，回到四兄弟一起住的小屋內。

當我掏口袋時，那枚生出是非的瓶蓋掉在了地上。當我明白為了它，父親做出了多麼大的犧牲時，我把它撿了起來，和其他的 7 枚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暗自發誓要報答父親。也許有一天，我會告訴父親，我知道那天他為我做出的犧牲以及他所為我做的一切，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父親 47 歲那年，他第一次心臟病發作。為了養活我們這個九口之家，父親同時從事 3 份工作，我想父親一定是累垮的。父母 25 周年結婚紀念日的那天晚上，在全家人的面前，看起來一向強壯結實的父親發病了，像堅硬的盔甲破裂了一樣，而在我們看來，盔甲是牢不可破的。

在隨後的 8 年中，父親的病情時好時壞，又經歷了 3 次病情發作的折磨後，醫院為父親安裝了一個起搏器。

一天下午，父親的普利茅斯貨車壞了，他讓我帶他去醫院做一年一次的例行檢查。當我驅車來到消防站時，看到父親和其他消防隊員簇擁在一輛嶄新的卡車周圍，那是一輛深藍色的福特卡車，

它很漂亮，當我向父親描述安如何漂亮時，父親表示，總有那麼一天，他會擁有一輛那樣的車。

我們都笑了，這是他多年來的夢想，但一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為了父親的這個夢想，我們兄弟四人在今後的生活開始在商界躍躍欲試，我們成功了。但是當我們要替父親實現他多年的夢想時，他說：“不是自個兒掙來的，總覺得那是別人的。”

當父親從醫生辦公室走出來時，我注意到他那蒼白的臉上有如針刺般的表情。

“我們走吧！”他只說了這麼一句。

當我們上車時，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在一片沉默中，車子啟動了，我知道父親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訴我這不好的消息。

我有意走遠路返回消防站，當我們經過我們家的老房子、球場、湖以及街道拐角處的商店時，父親談起了過去，翻開了我記憶的畫頁。

這時我才意識到父親也許將不久于人世了。

他看著我，點了點頭。

我明白了。

我們在開波特霜淇淋店前停下了，15年以來，第一次在一起吃了頓霜淇淋。那一天，我們真正地進行了交談，心與心的交談。他告訴我他是多麼地為我們而感到自豪，他並不害怕死亡，而最讓他難以割捨的是我們的母親。

我強忍悲傷地對父親抿嘴一笑，任何一個男人對女人的愛也無法同父親對母親的愛相媲美。

那天，父親讓我答應，不要將他快死的消息告訴任何人，在我點頭應允的同時，我也知道，這將是一個我最難保守的秘密。

那時，我和妻子正打算買一輛新的轎車或卡車，恰巧父親認識一家車行的老闆，所以我請父親去為我們指點一下，究竟應該買一輛什麼樣的車。

當我們走進展廳時，我開始同那商人交談起來。這時，我注意到父親盯著一輛光澤明亮的褐色貨運卡車，它不正是那輛我和父親曾經見過的最漂亮的車嗎？我看見父親用手輕輕撫摸著卡車，就像雕塑師在檢查自己的作品。

“爸爸，我想我應該買一輛卡車，最好是能省油的車。”

當老闆離開展廳去為我拿售單時，我建議父親試試這輛褐色卡車。

“你買不起這輛。”父親擔心地說道。

“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這個商人卻不知道。”我回答道。

當我們將車開上 27 道時，我和父親坐在車上開心地笑了，笑得就像兩個孩子，然後將車飛快地開上了跑道。我們開了足足有 10 分鐘，談論著這車有多麼漂亮，並擺弄著所有的部件。

當我們返回展廳時，我選了一輛小型的藍色卡車，父親說這輛車會更省油的。我同意了父親的意見並同這個商人完成了交易。

幾天後，我問父親是否願意同我一起去取那輛車，父親欣然應允，我想他之所以如此爽快，可能是想最後看一眼“他的褐色卡車”。

當我們進入車主的大院時，一眼便看見了我的藍色卡車，上面還粘貼著“已售出”的標籤。在它旁邊停著那輛褐色卡車，擦洗後更熠熠生輝，車窗上張貼著大大的“已售出”的標籤。

我瞥了一眼父親，看見他臉上充滿著失望的表情，這時聽到他說：“不知是誰為自己買了一輛如此漂亮的卡車。”

我只是點點頭，說道：“爸爸，你先進去通知賣主一聲好嗎？我把車停好就來。”當父親經過那輛褐色卡車時，他禁不住又用手輕撫了一下它，我再一次看見他眼中流露出的那種失望。

我將轎車停在了大樓的另一端，透過窗子，我看著他，看著這個為了家庭不惜犧牲自己一切的人。賣主讓他坐下後，交給他一串卡車鑰匙——褐色卡車的鑰匙，並向他解釋道，這是我讓他這麼做的，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父親向窗外望去，我們目光接觸，會意地點了點頭，相視而笑了。

那天晚上，我在屋外等待著他的歸來。當他鑽出卡車時，我上前去緊緊擁抱著他並告訴他我是多麼愛他，我提醒父親別忘了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就在那個夜晚，我們出去兜風。父親告訴我他明白這輛卡車的價值。但是究竟是什麼把可口可樂瓶蓋中央的星形圖案變成一輛卡車的呢？

我想，是我那一直深藏於心底的承諾吧！

（布萊恩·基夫）

22 兩個 5 分鎊幣和 5 個便士

星星不怕看起來像螢火。

——羅賓德拉那特·泰戈爾

在一個霜淇淋聖代花很少的錢就可買到的日子裡，一個 10 歲的男孩走進一個咖啡店，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一個女侍者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一隻霜淇淋聖代多少錢？”

“50 分。”女侍回答。

小男孩把他的手放在口袋裡，仔細數著硬幣的數量，“一盤普通的霜淇淋多少錢？”他詢問著。

一些人此刻在另一張桌子上等著，女侍者有點不耐煩了，“35 分。”她粗魯地說。

小男孩又數了一遍硬幣，“我想來一份普通的霜淇淋。”他說。

女侍者拿來一份霜淇淋，把帳單放在桌子上，然後離開了。男孩吃完霜淇淋後，把錢付給收款員後走了。當女侍者回來後，她開始擦桌子，當她看到桌子上的東西時，感到非常難為情，在那兒，在空盤子旁邊，整齊地放著兩枚 5 分鎊幣和 5 枚便士——她的小費。

（摘自《雋永小品》）

23 霜淇淋女孩

逝去的愛，如今已步上峰巔，在密密星辰間埋藏它的赦顏。

——威廉·勃特勒·葉芝

伊麗諾不明白為什麼祖母總是愛忘記，像她忘記把糖放哪了，忘記付帳單，忘記去購物的時間。

“祖母出了什麼事？”伊麗諾問道，“她一直都是個有條不紊的人，現在她看上去好像失魂落魄，而且總丟三拉四。”

“祖母正在逐漸衰老，”母親說，“她需要關懷，親愛的。”

“人衰老的標誌是什麼？”伊麗諾問，“每個人老了都會健忘嗎？我也會嗎？”

“並不是每個人老了都忘事，我想祖母可能是得了健忘症，這種病使人的記憶力衰退，我們可能不得不送她去護理院讓她得到正確的治療。”

“噢，媽媽！那太可怕了，她將懷念她自己的小屋，是嗎？”“也許吧，但是我們只能這樣做，在那裡她將得到很好的照顧，並結交許多新朋友。”

伊麗諾看上去很傷心，她根本不喜歡這個主意。

“我們能經常去看她嗎？”她問，“我想跟祖母說話，即使她確實忘了許多事。”

“我們可以在週末去看她。”媽媽說，“我們可以給她帶去禮物。”

“像霜淇淋嗎？祖母喜歡草莓霜淇淋。”伊麗諾微笑著說。

“那就送草莓霜淇淋。”媽媽說。

第一次在護理院看見祖母時，伊麗諾真想哭。

“媽媽，幾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輪椅上。”她說。

“他們必須那麼做，否則他們會摔倒。”媽媽解釋道，“現在當你看見祖母時一定要笑著告訴她，她看上去氣色是多麼好。”

祖母蜷著身子坐在房間的中央，這個房間被叫做日光室。她坐在那裡看著外邊的綠樹。

伊麗諾緊抱著祖母，“看！”她說，“我們給您帶來了一個禮物——您最喜歡的東西，草莓霜淇淋！”

祖母拿出盛霜淇淋的紙杯和匙，什麼也沒有說，就開始吃。

“我想她喜歡吃，親愛的。”母親安慰她。

“但她好像不認識我們。”伊麗諾失望地說。

“你必須給她時間，”媽媽說，“她畢竟處身於一個新環境之中，她必須經歷一個調節階段。”

但是，下一次去看祖母，她還是老樣子，只是吃著霜淇淋並微笑著看著她們，從不說任何話。

“祖母，你知道我是誰嗎？”伊麗諾問她。

“你是帶給我霜淇淋的小姑娘。”祖母說。

“是的，但我還是伊麗諾，您的孫女，您不記得我了嗎？”她說著，一邊用力地搖晃著老太太的胳膊。

祖母無力地笑著。

“讓我想一想？啊，你是給我拿霜淇淋的姑娘。”

猛然間，伊麗諾確信：祖母再也記不起她了。祖母正生活在一個只有她自己的世界裡，這個世界裡只有模糊不清的記憶和孤獨。

“噢，我是多麼愛你，祖母！”她說，就在這時她看見一滴淚正從祖母臉頰滴落。

“愛，”她說，“我記得愛！”

“愛！親愛的，她想要的正是這個。”媽媽說。

“每個週末我都給她帶霜淇淋，然後我擁抱她，不管她是否認識我。”伊麗諾說。

總之，最為重要的是一一記住愛，而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馬里恩·斯科伯林）

24 重見光明的魔術

如同一顆星星，它的每個部位都向你注視著。

——威廉·勃特勒·葉芝

我的朋友維特是一個職業魔術師，他受聘於洛杉磯一家賓館。由他表演受歡迎的精彩魔術，每天晚上都要給來這裡吃晚餐的老主顧們表演。一天晚上，他走到一家人圍坐的桌旁，自我介紹後，他拿出一副紙牌開始表演。他轉向坐在桌子邊的一個小姑娘，讓她選擇一張牌。女孩的父親告訴他，溫蒂是他的女兒，她是個盲人。

維特回答：“那好，這對她最好不過了，我喜歡在任何情況下變戲法。”說著他轉身面對姑娘，維特說：“溫蒂，你想幫我去玩一個戲法嗎？”

她微微有些害羞，聳了聳肩膀說：“可以。”

維特在女孩坐的桌子對面坐下來說：“我將出示一張撲克牌，溫蒂，它將是兩色牌中的一張，不是紅色的就是黑色的，我想讓你做的是運用你的靈感告訴我一張牌是什麼顏色的，紅色或黑色的，你明白嗎？”溫蒂點點頭。

維特出示了一張梅花 K 說：“溫蒂，這張牌是紅色牌還是黑色牌？”

停頓片刻，盲女孩說：“黑色的。”她的家人全笑了。

維特又出示了一張紅桃 7 說，“這張是紅色的還是黑色的？”

溫蒂說，“紅色的。”

維特又出示了第三張牌，一張方塊 3，問道：“紅色的還是黑色的？”

沒有一絲猶豫，溫蒂說，“紅色的。”她的全部家庭成員都激動地咯咯笑起來。他又出示的三張牌，她全部說對了。令人難以置信，她猜了 6 次，6 次都對了！她的家人不敢相信她怎麼會如此幸運。

到了第 7 張牌，維特出示了一張紅桃 5 問：“溫蒂，我想讓你告訴我這張牌的數碼和花色……是紅桃、方塊、梅花還是黑桃？”

等了一會兒，溫蒂自信地說“它是紅桃 5。”她的家人發出驚歎聲，他們全都驚呆了。

她爸爸問維特所做的這些是戲法還是真正的魔法。維特回答：“你應該問問溫蒂。”

父親問：“溫蒂，你是怎麼做的？”溫蒂笑著說：“那是魔術。”維特和全家人握手告別，他緊緊抱住溫蒂，留下了撲克牌，告辭了。顯然，由他所創造的這個神奇般的時刻是這個家庭永遠難忘的。

當然，問題是溫蒂怎樣知道撲克牌的顏色呢？因為維特到賓館之前從不認識她，所以他不可能提前說出哪張是紅色牌，哪張是黑色牌。而且由於溫蒂是盲人，當他出示牌時她是不可能看到牌的顏色和牌上的數碼，那是怎麼回事呢？

維特能夠創造出人間奇跡依賴於一個秘密的規則和一些機智的思考。他從業早期，維特已經研

究出一隻腳規則，它不用字就能在人與人之間傳遞信息。在這次受雇於賓館之前，他從來沒有機會去使用一下這一規則。當維特坐在溫蒂的對面時悄聲說：“我將出示一張撲克牌，溫蒂，它將是兩種顏色中的一張，不是紅色的就是黑色的。”他輕拍她的腳（在桌子下面），拍一下是紅色，拍兩下是黑色。

為了使她確切地理解他，他又重複說出了秘密信號：“我想讓你做的是運用你的靈感告訴我一張牌是什麼顏色的，紅色的（拍一下）或者黑色的（拍兩下），你說怎麼樣？”當她點頭同意，他知道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並開始玩牌。當他問她是否可以試試時，她的家人都蒙在鼓裡。

他又是怎樣把方塊 5 傳達給她的呢？很簡單，他拍她腳 5 下，讓她知道那是一個 5。當他問她牌是紅桃、黑桃、梅花或方塊時，他通過敲她的腳的方式讓她知道那張牌是“紅桃”。

這個故事中的真的魔術意義在於它在溫蒂身上起了效用。它不僅給了她幾次瞬間重見光明的機會，並在家人面前被視為是特別的人物，而且這也使她成為家族中的明星。她的家人幾乎告訴了所有的朋友她具有這種驚人的了不起的“特異功能”的經歷。

這件事情發生後幾個月，維特收到了溫蒂的一個包裹，包裹中有一副布萊葉盲字撲克牌，還附帶一封信。在信中，她對他使她變得如此特別並幫助她“看見”幾次表示感謝，她說她仍然沒有告訴家人這套戲法的竅門，儘管他們多次追問她。在信的末尾她寫道：我希望你擁有這副布萊葉盲文牌，通過它為更多的盲人創造出更多的戲法。

（邁克爾·傑弗斯）

25 同情的眼神

你眼神裡，心靈的太陽光輝燦爛。

——菲立普·錫德尼

很多年以前的了個寒夜，在弗吉尼亞州北部，一個老人等在渡口準備乘船過河，寒冷的冬季的

霜雪已使他的鬍子像上了一層釉。看來他的等待似乎是徒勞的。寒冷的北風把他的身體凍得麻木和僵硬了。

突然，沿著冰凍的羊腸小徑上由遠而近傳來了有節奏的馬蹄聲，他懷著焦急的心情，打量著幾個騎馬的人依次從他身邊過去。待最後一個騎手經過他時，老人站在雪中僵直的像一尊雕像，就在將要擦身而過的一瞬間，老人突然看著那人的眼睛說：“先生，您能否讓一個老人和您乘一匹馬共行？你知道，單憑用腳走，人是很難通過這一段路的。”

騎者勒住了自己的馬，回答：“確實是這樣，上來吧！”看見老人根本無法移動他那凍得半僵的身體，騎手跳下馬來幫助老人上了馬，騎手不僅把老人馱過河，而且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那裡有數英里遠。

當他們走近一座小而舒適的村舍時，騎手的好奇心促使他問道：“先生，我注意到你讓其他幾個人過去而沒有請求幫助，而當我經過時你卻留住我借用我的馬，我很奇怪這是為什麼，在如此一個寒冷的冬夜，您卻等待在這裡並截住最後一個騎手，如果我拒絕您的要求並把您留在那裡，結果會是什麼？”

老人慢慢下了馬，以一種驚奇的目光看著騎手，回答說：“我已經在這裡等了一些時間，但我以為我知道誰更有美好的品德，”老人繼續道，“我仔細觀察了那幾位騎手，立即便看出他們沒有關心我的處境，這時候就是我求他們幫忙也無濟於事。但是當我仔細一看您的眼睛，仁慈和同情之狀是相當明顯的。我知道，當時當地，您的友好態度使我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使我在最需要的時候能夠得到說明。”

那些暖人肺腑的評價深深地觸動了騎手，“您的評價把我形容得太偉大了，”他告訴老人，“可能我以前在從事自己的事情上過於忙碌，所以我對別人需要安慰和憐憫的幫助太少了。”

說完這些，那名騎手——湯瑪斯·傑弗遜總統調轉馬頭，踏上了通往白宮的路。

（安娜莫斯）

親善產生幸福，文明帶來和諧。

——維克多·雨果

德納維爾的早晨天氣有點冷。氣溫變化無常。首先，逐漸上升的熱度融化了積雪，雪化成水流掉了，通過視野看見它流進了暴風雨沖刷的排水溝裡或靜靜地沿著路旁鑲邊石流走，穿過院子一側和籬笆下側流到低窪地帶，在那裡它逐漸蒸發而至消失。然後寒冷重新來一次報復行為，帶來了另一番銀裝素裹，冰冷的冬季再一次顯示它的威嚴，並迫使人們藏於家中，用嚴寒把街上的人們趕回到各自家中。

這是最適合躲在家裡的一天，我本該因為傷風留在家裡等著媽媽給我做一碗湯，或者我該聽一整天收音機中播放的所有新聞，想像著暴風雪不費吹灰之力就可能把道路全部封堵上。這樣的一天就如該如此消磨掉。

可是，我必須在德納維爾會議中心給 200 人作一次演講。這些人像我一樣，無法因患感冒流鼻涕、待在家裡等著媽媽給煮湯喝。無奈，我們聚集到會議中心：除了討論一下天氣，幾乎沒有別的話題。

我的無線麥克風因一時疏忽，少裝了一個電池，偏偏又忘了帶備用電池。別無選擇，我只好頂風走入寒冷中，低著頭，豎著領子，腳在一雙肥大的鞋中來回晃蕩著。

每前進一步都使我的緊身褲貼在我肌膚上，料子是冰涼的，這使我回想起我的母親若知道我穿得如此單薄的話，她絕不會讓我出屋。

繞過拐角，我發現一個小招牌，看來一間方便店就在前面。我加快腳步，走到門前，用肺裡呼出的熱氣抵禦外面涼風。住在德納維爾的人們喜歡調侃說，德納維爾的冬季意味著去忍耐一種“令人爽快的寒意”。當他們的親戚們問他們為什麼喜歡住在這個海拔一英里高的城市時，德納維爾人自豪地宣佈：“這裡的天氣是一種乾爽的寒意。”乾燥，我的天！天冷得能凍跑一隻銅鑄的猴子，當來自北極的時速 40 英里的狂風抽打你們的後背時，溫度就顯得不怎麼重要了。

在店裡有兩個人，櫃檯後一個戴著徽章的說她叫羅伯特，從她的外表看，羅伯特應該是一個期待家人能給帶來熱湯並給她幼小的心靈以安慰的人。但恰恰相反，她卻被分配在這個邊遠村莊的小商店度過了一整天。這是一個接近荒廢的，德納維爾最低窪的地區。對於那些在如此寒冷天氣中魯

莽外出的人們，它就像一個燈塔，一間避難所。

另一個寒冷中的“難民”是一個高個子的、上了年紀的紳士，他看上去對所處環境不以為然，他完全不急於離開這裡，也不願意把自己交給風和冰封的人行道的擺佈而去冒險穿越城市。我不禁感到這個紳士已經喪失了他正常的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如此的天氣中走出家門，在一個商店的商品中走來走去，這個人一定是完全傻了。

我沒有時間去理會一個喪失領俗力的老人，我需要一節蓄電池。有 200 個重要的人物在會議中心等著我回去作演講。

老人設法越過我找到了走向櫃檯的路，羅伯特笑了，她沒有說一個字，羅伯特收拾起他的少得可憐的物品，然後分項地把它們記入現金簿上。為了一塊糟糕的卷餅和一串香蕉，老人在這個糟透的早晨強迫自己出來，多麼可悲的一個錯誤啊！

為了一塊卷餅和一串香蕉，一個理智的人會等到春天。當天氣好轉時，他們有可能有機會到街上自由散步，不像這個傢伙，他驅使自己這老邁軀體在這個早晨奔波，好像沒有明天似的。

可能真的沒有明天了，畢竟，他是個年邁的老人。

當羅伯特計算完總額時，一隻疲憊的、蒼老的手深深地探入衣服兜內開始搜索。我想著：“你的人生旅途可能已經到站了，但我卻還有許多事情做。”

搜尋著的手最終掏出一把跟他自己差不多老的零錢，幾枚硬幣和一張皺巴巴的美元紙幣放到櫃檯上，羅伯特看到這些錢就像她得到了金銀財寶似的。

當少得可憐的物品被裝入一個塑膠兜時，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儘管她的老朋友沒有說一個字，一隻蒼老的、疲憊的手慢慢伸向櫃檯，手顫抖著，然後停下來。

羅伯特小心翼翼地將兜子的塑膠把撐開，套在老人那多皺的手指上，這些手指飽含了歲月的風霜。

羅伯特溫柔地笑著。

她伸出另一隻疲勞蒼白的手，並立即握住那一雙手，把它們聚攏在她棕色的臉前。

她溫暖著它們，上上下下地摩撫，然後是另一側。

她伸手拉了拉散落在她寬寬的並不彎曲的肩膀上的圍巾，她拉近它並把它纏繞在他脖子上。他仍舊沒有說一個字，他站在那裡好像一下子凝固了他的思維。

羅伯特扣上了那個老人無法系上的鈕扣。

她用眼睛看了他一眼，用一隻纖細的手指撫弄他。

“現在，詹森先生，你可以走了，但要小心謹慎。”然而她稍作停頓為了強調而真摯地加上一句：“我希望明天在這兒能看到你。”

這些話語給老人注入了活力，他遲緩地動著，一步一挪地走著，慢慢地消失在這德納維爾寒風刺骨的冬日裡。

我隨後意識到他不是進來尋找一串香蕉和一個卷餅，他來是為了得到一點溫暖，以溫暖他的心。

我說：“喂，羅伯特！這才是一個真正需要幫助的顧客呢，他是你叔叔，鄰居，還是一個特殊的人？”

我的話傷了她的感情，她並不熟悉這個老人，對於她來說，每一個人都是特殊的。

（斯科特·格洛斯）

27 仁愛的行動

你應該留一些時間給你的同事——哪怕為一件小事，為他人做一點事——做一些對你自己沒有什麼價值但對他人有特殊意義的事。

——阿爾伯特·蘇沃特茲爾

美國內戰期間，亞伯拉罕·林肯經常去醫院慰問受傷的士兵。一次，醫生介紹了一位即將死去的年輕士兵，林肯走到他的床邊。

“我能為您做什麼事嗎？”總統問道。

士兵顯然沒有認出林肯，他費力地低聲說道：“您能給我母親寫封信嗎？”

筆和紙都準備好，總統認真地寫下那個年輕士兵能說出的話：

我最親愛的媽媽：

在我履行我的義務時，我負了重傷，恐怕我不可能再回到您身邊，請不要為我悲傷，代我吻一下瑪麗和約翰。上帝保佑您和父親。

士兵虛弱得不能再繼續說下去，所以林肯代他簽了名，又加上一句：“亞伯拉罕·林肯為您兒子代筆”。

年輕人要求看一下信，當他知道誰為他代筆寫信時他不禁驚呆了，“您真是總統嗎？”他問道。

“是的，是我。”林肯平靜地回答，然後他問道，他還能為他做些什麼。

“你能握握我的手嗎？”士兵請求道，“那將幫助我走完我剩下的這段時光。”

在這個寂靜的房間裡，高大的總統握著男孩的手，說著體貼入懷的鼓勵話語，直到死亡款款而來。

（摘自《雋永小品》）

“我歡樂地獻出我的全部水源，” 瀑布歌唱道，“儘管只要稍許一點兒就足以解渴。”
——羅賓德拉那特·泰戈爾

在本世紀初，一個由日本移居在三藩市附近的家庭在那裡開創了一項種植玫瑰的產業。他們在一周內的 3 天早晨把玫瑰送到三藩市。

另一個家庭是從蘇格蘭遷移來的，他們家也出售玫瑰花，兩個家庭都是依靠誠信獲得成功的。他們的玫瑰在三藩市市場上很受歡迎。

在幾乎 40 年時間裡，兩個家庭相鄰而居，兒子們接管了農場。但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轟炸了夏威夷群島，儘管家庭中的其他成員都已經是美國人了，但是日本人家庭中的父親從沒有加入美國國籍，在混亂情形下和被拘審的期間，他的鄰居明確告訴他們，如果有必要，他會照顧他朋友的苗圃。這就像每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能做的那樣：愛你所有的鄰人就像愛你自己。“你們也會像我們這樣做的。” 他告訴他的日本朋友。

不久，日本人家庭被流放到科羅拉多州格林那達的貧瘠的土地上，新聚居地點的中心由木質柏油頂的大房子組成，周圍密佈鐵蒺藜和全副武裝的士兵。

整整一年過去了。第二年，第三年。當日本人家庭還在拘留地時，他們的朋友一直在暖室中工作著，孩子們星期六之前一直上學，父親常常每天工作 16-17 個小時。有一天，歐洲的戰爭結束了。日本人家庭告別了拘禁生涯，坐上火車，他們可以回家了。

他們將看到什麼呢？家庭成員在火車站與他們的老朋友相遇了，當他們回到他們的家，日本人家庭成員全驚呆了，那裡的苗圃、完整、清新，在陽光下煜煜生輝——整齊、繁茂而長勢良好玫瑰。

銀行存摺被交到日本人家庭的父親手中，房間也被收拾打掃得像苗圃一樣乾淨和整齊。

在會客廳的桌子上有一枝極紅豔的玫瑰蓓蕾，含苞待放——一個鄰居給另一個鄰居的禮物。

（戴妮·雷厄）

（卡羅爾·布羅德本特提供）

29 與愛相約

要明白凡事若要完美，都必須先撕破。

——威廉·勃特勒·葉芝

差 6 分鐘 6 點，中央火車站的廣播室中傳出了很大的聲音。一個高大年輕的陸軍中尉高昂著黝黑的臉膛正從鐵道的方向走來，眯起眼睛注視著準確的時間，他的心正怦然跳動著，並震撼著他。因為他已無法控制它。6 分鐘後，在這個特殊的場合，他將見到過去的 13 個月以來一直牽掛於他生命之中的一位婦女。他從未見過這位婦女，但她親筆寫給他的那些話給予了他無窮的力量和不解的支持。

他盡可能地靠近到廣播室的邊上，而在那裡人流正緊緊地圍著辦事員們。

中尉布蘭德夫德特別地想起了那個晚上，戰鬥是極其艱苦的，這時他的飛機在一群零式飛機中間被擊中了。他甚至已經看到了一個敵方飛行員正對他齜牙咧嘴地笑著。

在他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坦白他經常感到恐懼。僅僅在這場戰鬥的幾天前，他接到了她的回信：“當然你是害怕的……所有勇敢的人都有這種經歷，大衛國王就不知道害怕嗎？那就是為什麼他寫出了第 23 節讚美詩，下次你再喪失自信時，我想讓你聽聽我對你朗誦的這段話：‘是的，儘管我走過了死亡陰影之穀，但我將不怕邪惡，因為汝將與我同在’。”他記住了，他聽到了她的想像中的聲音，這使他恢復了力量和控制力。

現在他將聽到她真實的聲音了，差 4 分鐘到 6 點，他的臉變得嚴峻起來。

在巨大的，用星裝飾的屋頂下面，人們正急匆匆地走著。一位姑娘緊挨著從他身邊走過，中尉布蘭德夫德吃了一驚。她穿著一套佩戴著紅花的翻領衣服，但是那是一朵紫紅色的芳香的豌豆花，而不是一朵經事先約定好的小紅玫瑰花。而且，這個姑娘的年齡太小了，大約 18 歲，而豪斯·美尼歐已經坦白地告訴她，他 30 歲了，“噢，怎麼樣？”他回答：“我 32 歲。”事實上，他只有 29 歲。

他的思緒又回到那本書——那是陸軍圖書館中數百本運行佛羅里達州訓練營的書中的一本，並且由路德·黑姆塞爾夫交到他手中。書名是《束縛中的人類》，這本書是一位女作家寫的。儘管他討厭那種寫作手法，但是這些論點卻是與眾不同的。他從不相信一位女性能如此以一種體貼、理解的銳利眼光去揭露一個男人的內心世界。她的名字在書頁上：豪斯·美尼歐。他翻遍了紐約市的電話號碼簿，找到了她的地址。他寫了信，她也回了信，第二天，他被送往前線，但是通信沒有間斷。

已經 13 個月過去了，她忠實地回信，越來越多地回信，即使他的信尚未收到，她仍舊始終如一地寫，現在他確信：他愛她，她也愛他。

但是她拒絕了他向她討要照片的所有懇求。當然，這似乎很殘酷。但是她解釋道：“如果你對我的感情是建立在真實、誠實的基礎上，那麼我看上去像什麼就並不重要了。假如我很漂亮，你碰運氣式的感情僅僅停留於此的情勢將始終縈繞於我的感覺，那種愛將使我作嘔。假如我是平凡的（你必須相信這種可能性更大一些），那麼我將會心有不安，認為你持續不斷地給我寫信僅僅出於你的孤獨無聊和不得已而為之。不，不要再提我的照片，當你來紐約時，你會看到我，那時你將得出你的結論。記住，在此之後我們之間的中止和繼續都是自由的——無論我們選擇哪一個。

差一分鐘到 6 點——他掐滅了手中的煙。

這時候，中尉布蘭德夫德的心跳得幾乎超過他的飛行紀錄所能達到的最大高度了。

一位年輕女子向她走來，她的身體修長而苗條，她淡黃色的頭髮捲曲地披散於她嫩美的耳際下，她的眼睛像花一樣藍，她的嘴唇和下額有著優美的曲線。她穿著一套淺綠色的套裝，本身就意味著一個活生生的春季。

他開始走向她，完全忽視了她的穿戴上沒有玫瑰花，就在他移動腳步時，一種輕柔的挑逗式的微笑彎曲了她的唇。

“跟我來，大兵。”她低語道。

無法控制地，他邁前一步靠近她，這時他看見了豪斯·美尼歐。

她幾乎是徑直地站在姑娘的身後，一個年齡在 40 歲以上的婦女。她灰白的頭髮藏納於帽子之下，她有些超重，她有著粗大踝節的腳穿著一雙矮跟鞋。但是在她灰色外套的蓬亂的翻領處佩戴著一朵紅玫瑰花。

穿綠色套裝的姑娘這時迅速走遠了。

布蘭德夫德感到自己好像一下子被分成兩半，他跟隨那個姑娘而去的欲望是如此強烈，而他對眼前這個女人的思念又是如此深沉。她的精神靈魂已經真正地佔據了他的心。她就站在那裡，她的蒼白的圓胖的臉是高貴而可感知的，他現在能看到那一切了，他灰色的眼睛中有一種溫暖的、慈祥的閃亮。

中尉布蘭德夫德不再猶豫，他的手指觸摸到那本精美的包裝著藍色封皮的《束縛中的人類》，正是這本書把他和她等同起來。這已經不再是愛情，但是它是更為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可能比愛還要聖潔——對他而言，這便是他曾經經歷的和必須經歷的所有情感中的最偉大的友誼。

他張開寬闊的肩膀，敬禮並把書拿出來遞給那位婦女。儘管當他開口講話時，由於些微的失望而有些顫動：

“我是中尉布蘭德夫德，您——您是美尼歐女士吧，很高興見到您，可以……可以讓我們共同進餐嗎？”

這位婦女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寬容的微笑：“我並不知道所有這些事是什麼意思，孩子。”她回答道，“那位穿一身綠色套裝的女士——就是剛剛走掉的那位——懇求我把這朵玫瑰花戴在我的外衣上。她說如果您讓我跟您走的話，我將告訴您她正在隔著這條街的一個大飯店中等著您。我已經為美國養育了兩個兒子，所以我並不想強求你什麼。”

（薩拉米斯·伊舍凱舍）

30 無論誰都能看出這一點，我愛你！

我生到世界上來就為了認識你。

——保爾·艾呂雅

在城市中的一條安靜的街道上，一位小老頭向前走著

在一個秋天的午後拖著蹣跚的步履走來走去

秋天的落葉提醒他夏天來過並且已走了

前面是孤獨的長夜，他等待 6 月

這時在一個孤兒家附近的一堆落葉之中，一片紙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俯下身用顫抖的手拾起它

當他讀著孩子寫的東西時，老人哭了

因為這些話像一把火炬在他心中熊熊燃燒

“無論誰都能看出這一點，我愛你，無論誰都能看出這一點，我需要你

我找不到可以傾心交談的他人

所以無論誰都能看出這一點，我愛你。”

老人的眼睛搜索著孤兒的家，他要給孩子帶來依靠

她的鼻子頂在窗格玻璃上

老人終於感到他找到了一個朋友，所以他向她擺擺手，笑了

他們都知道他們將在雨天裡含笑地度過整個冬季

他們在雨天中含笑地度過了冬季

隔著籬笆說話並互相交換他們各自為對方製作的小禮物

老人將一件雕刻玩具給小姑娘

她將畫一幅美女圖給老人

周圍環繞著綠樹、陽光，他們多麼快樂

但是當 6 月裡第一天來臨，小姑娘走出籬笆

去把自己的畫向老人展示，老人卻不在那兒了

不知為什麼小姑娘知道老人不會回來了

所以回到她的房間中，拿出一支蠟筆，一張紙寫道……

“無論誰都能看出來，我愛你，無論誰都能看出來，我需要你

我甚至找不到可傾心交談的他人

所以無論誰都能看出來，我愛你。”

（俟名作家）

31 公園的午後

我伸出傷殘的信仰之掌，摸索著搜集灰塵和糠粃，呼喚那我感覺是上帝的東西，而模糊地相信更大的希望。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

有一次，一個小男孩想去見見上帝，他知道要到達上帝居住的地方要走很遠的路程，所以他在手提箱中裝滿了巧克力和六瓶淡酒，踏上了旅程。

當他走過了3個街區，他看到一位老太太，她正坐在公園裡全神貫注地盯著鴿子。小男孩挨著她坐下來，打開手提箱，拿出淡酒正要喝，這時他注意到老太太看上去很餓，所以他給了她一塊巧克力。她感激地接受了，微笑地望著他，她的笑是那麼完美，男孩想再看一次，因此他又給她一瓶淡酒，他再一次看到了她的微笑，男孩高興極了。

他們整個下午都坐在那裡，邊吃邊笑，但是他們從未有一句對話。

這時天黑下來，男孩感到十分疲勞，他站起身來離開。但是沒走幾步，他返回來，跑回到老太太身邊，緊緊擁抱了她一次，她給了他最美的一個微笑。

當男孩不一會兒推開家門走向自己的房間裡時，他的母親為他臉上洋溢著的快樂而驚奇。

她問他：“今天幹嘛了，你這麼高興？”

他答道：“我與上帝共進午餐了。”但在他母親能做出反應之前，他補充道：“你知道那是什麼嗎？她給予了我曾經見到的最美好的微笑！”

與此同時，老太太也容光煥發地回到她的家。

她的兒子為她臉上洋溢著安詳平和的表情所驚異。他問道：“媽媽，你今天幹什麼了，這麼高興？”

她答道：“我在公園裡與上帝共同吃了巧克力。”在她兒子能作出反應之前，她補充道：“你知道，他比我想像中的要年輕得多。”

（茱麗葉·A·曼罕）

32 沒有一張

切莫絕望，甚至不要為了你從不絕望這一事實而感到絕望。

——卡夫卡

小查德是一個害羞的、文靜的小夥子。一天，他回家對母親說他很想為他們班裡的每個人做一張賀卡。她的心一沉，想道：“我想他不會那麼做。”因為她已經觀察到孩子們從學校走著回家的情景，她的查德總是跟在其他人的後邊。他們談笑風生，彼此親密無間，暢談不休。但是，這其間從不包括查德。儘管如此，她決定支持他的兒子。為此，她買了紙、膠水和彩筆，在3周時間裡，一夜連著一夜，查得煞費苦心地製作了35張賀卡。

情人節的早晨，查德欣喜若狂。他小心地把賀卡排列起來，放到書包裡，關上門走了。他的媽媽決定給他煎烤他最愛吃的小甜餅，當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能吃到熱烘烘的小甜餅，加上一杯熱牛奶。她知道他可能要失望，這也可能會減輕一點痛苦，一想到他不能得到許多賀卡或者根本一張也沒得到，她就很難過。

那天下午，她把小甜餅和牛奶擺在桌子上。當她聽到外面孩子們放學的聲音時，她向窗外望去確實是他們回來了，一路歡快地走著。這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刻，同樣，查德跟在他們的後面，他比平時走得快些。她注意到他空空如也的雙手，禁不住眼睛濕潤了。這個時候，門開了，她抑制住了要奪眶而出的淚水。

“媽媽給你做了一些小甜餅和牛奶。”她說。

但是，他幾乎沒聽到她的話，而是徑直跑過來，他的臉上容光煥發，嘴裡嚷道：“沒有一張，沒有一張。”

她的心沉下來。

然後他接著說：“沒剩下一張，沒有一張剩下。”

（戴爾·蓋拉維）

卷二 學習愛你自己

美國幽默作家霍爾摩斯有次出席一場會議，席間他是身體最為矮小的人。

霍爾摩斯先生，一位朋友脫口而出：你站在我們中間，是否有雞立鶴群的感覺？

霍爾摩斯反駁了他一句：我覺得我像一堆便士裡的鑄幣。鑄幣面值十分，但比便士一分體積小

李查·L·伊凡斯

01 由自己做起

一個人最大的勝利就是戰勝自己。

——安德列耶夫

以下這段話是一位安葬於西敏寺的英國國教主教的墓誌銘：

我年少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當時曾夢想要改變世界，但當我年事漸長，閱歷增多，我發覺自己無力改變世界，於是我縮小了範圍，決定先改變我的國家。

但這個目標還是太大了。

接著我步入了中年，無奈之餘，我將試圖改變的物件鎖定在最親密的家人身上。但天不從人願，他們個個還是維持原樣。

當我垂垂老矣，我終於頓悟了一些事：我應該先改變自己，用以身作則的方式影響家人。

若我能先當家人的榜樣，也許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國家，再後來我甚至可能改造整個世界，誰知道呢？

（無名氏）

02 所言句句屬實

忠誠是通向榮譽之路。

——左拉

法國人希曼斯基是 40 年代諾特丹大學足球隊的中鋒，《達拉斯早報》的記者大衛曾透露一則有關他的軼事：

希曼斯基有次在某項民事訴訟中出席作證，法官首先問道：“你是諾特丹大學足球隊的球員嗎？”

“是的，法官。”

“打什麼位置？”

“中鋒，法官。”

“你打得有多好？”

希曼斯基在椅子上動了動身子，隨即語氣堅定地回答：“法官，我是這個球隊有史以來最好的中鋒。”

球隊教練裡希當時也在法庭，他聽了這句話後甚感驚訝，因為希曼斯基為人一向謙虛，從不自吹自擂。審判完畢後，他將希曼斯基拉到一旁，問他為何會如此回答。

希曼斯基紅著臉說：“教練，我也不想這樣說，但我已對著聖經發誓，所言要句句屬實啊！”

03 自信

堅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這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建立在牢固的知識和經驗基礎上的自信，但如果沒有這一點，它就有變為高做自大和無根據地過分自恃的危險。

——伏龍芝

有個小男孩頭戴球帽，手拿球棒與棒球，全副武裝地走到自家後院。“我是世上最偉大的打擊手。”他滿懷自信地說完後，便將球往空中一扔，然後用力揮棒，但卻沒打中。他毫不氣餒，繼續將球拾起，又往空中一扔，然後大喊一聲：“我是最厲害的打擊手。”他再次揮棒，可惜仍是落空。他愣了半晌，然後仔仔細細地將球棒與棒球檢查了一番。之後他又試了三次，這次他仍告訴自己：“我是最傑出的打擊手。”然而他第一次的嘗試還是揮棒落空。

“哇！”他突然跳了起來，“我真是一流的投手。”

一個小孩聚精會神地在畫圖，老師看了在旁問道：“這幅畫真有意思：告訴我你在畫什麼？”

“我在畫上帝。”

“但沒人知道上帝長什麼樣子。”

“等我畫完，他們就知道了。”

04 自我宣言

只要我夠坦然，“我是這樣的人”本身就夠好了。

——爾·羅傑斯

一個 15 歲的女孩曾經問我：“我該怎麼做，才能過充實的生活？”我的答案很簡單，只有 4 個字：“做你自己。”

在這世上，我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也許我有些地方與別人相似，但我仍是無人能取代，我的一言一行都有我自己的個性，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的身體，從頭到腳；我的腦子，包括情緒思想；我的眼睛，包括看到的

一切事物；我的感覺，不管是興奮快樂，還是失望悲傷；我所說的一字一句，不管是說對說錯，中聽還是逆耳；我的聲音，不管是輕柔還是低沉；以及我的所作所為，不管是值得稱讚還是有待改善。

我有自己的幻想、美夢、希望以及恐懼。

成功勝利由我自己創造，失敗挫折由我自己承擔。

因為我是自己的主宰，所以我能深刻瞭解自己。由於我認識自己，所以我能喜歡自己，接納自己的一切，進而將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出來。

然而人多少會對自己產生疑惑，內心總有一塊連自己也無法理解的角落；但只要我多支持和關愛自己，我必定能鼓起勇氣和希望，為心中的疑問找到解答，並更進一步地瞭解自己。

我必須接受自己的所見所聞，一言一所，所思所想，因為這是我自己真實的感受。之後我可以回頭檢視這些發自內心的行為，若有不適宜之處，便加以糾正；若有可取之處，則應繼續保持。

我身心健全，能自食其力。我願發揮自身潛能，並關懷他人，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貢獻一份力量。

我能掌握自己，做自己的主宰。

我就是我，世上不會有第二個我。

（維吉妮亞·史代爾）

05 流浪老婦

人人都渴望得到幸福。但是追求幸福之路卻只有一條。簡單地說，就是改變自己的心情。

幸福與不幸福，並不是由個人財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職業的貴賤決定。

——戴爾·卡耐基

我們這區的第五街郵局常逗留一個流浪老婦。她一口牙齒幾乎已經掉光，衣服污穢不堪，帶有尿味，一般異味自遠處就可聞到，她總是縮在公共電話旁睡覺，若是睡醒，便語無倫次地喃喃自語。

現在郵局一到6點便關門，這個老婦無處棲身，只得蜷縮在路旁，一個人自言自語。她的嘴巴呆呆地張著，身上的怪味被微風吹得淡了些。

感恩節那晚，我們家剩下一大堆食物，我把剩菜打包，然後一個人開車來到了第五街。

這天晚上奇冷無比，寒風將街上的落葉卷起。路上幾乎見不到半個人影，只有一些不幸的人暫居在溫暖的庇護所，但是我知道我會找到她。

她仍穿得跟以前一樣，甚至穿夏裝；老邁彎曲的身體包裹在溫暖的毛毯下，瘦弱的雙手抓住寶貴的購物推車，蹲靠在郵局旁遊戲場前的鐵絲網，“她為什麼不找個可避風的地方？”我納悶著，心想她可能已經神志不清到不曉得找個走道窩起來。

我把車子停在路旁，搖下車窗對著她喊：“老婆婆，你要不要……”，我頓了一下，因為我突然間得眼前的她不像是我印象中的那個流浪老婦。

我繼續開口：“老婆婆，我給你帶了些食物來，你想吃點火雞或是蘋果派嗎？”

她從毛毯裡探出頭看著我，一字一句清楚地說，同時下排兩顆鬆動的牙齒顫動著：“謝謝你的好意，但我現在已經吃飽，你還是把這些食物送給真正需要的人吧。”她的話十分清楚，態度誠懇和藹，完全沒有平時神志不清的模樣。說完後，她又把頭縮了回去，留下我一個人愣在原地。

（芭比·貝魯斯坦）

06 為人守則

成長是一個“錯了再試”的過程。“失敗”的經驗和“成功”的經驗一樣可貴。

1· 你將獲得一具軀殼。

不管你喜不喜歡，在人世的這段時間，這個身體都屬於你。

2· 你必須接受學習的過程。

你將到一所稱為“生活”的學校當全職學生，每天你都會有機會學習到不同的課程；有些課程會讓你覺得興致盎然，有些或許會被你評為枯燥乏味。

3· 在人間，沒有所謂的“犯錯”，只有“經驗”。成長是一個“錯了再試”的過程，“失敗”的經驗和“成功”的經驗一樣可貴。

4· 你必須徹底學會每個教訓。

如果你不受教，那麼每個教訓將會一再重複，直到你學會為止。一旦學會了，才能繼續下個學習。

5· 學無止境。

生命的每個歷程都有必須學習的課程。所謂“活到老，學到老”。

6· 珍惜已擁有的。

沒到手的一定比到手的稀奇，但不一定比到手的更好。

7· 你會從他身上看到自己。

你會去愛某人，是因為你在他身上見到自己的可愛之處；恨某個人也是同樣的道理。

8· 你的一生全憑你自己決定。

你所需的一切資源及工具，要如何利用，全看你自己的本事及抉擇。

9· 答案存在你心中。

你心中藏有對生命疑問的答案，只要你傾聽內心的聲音，信任自己的直覺，必能得到解答。

10· 你將會忘記上述的規則。

11· 只要你願意，你也可以隨時記起這些規則。

（無名氏）

卷三 教養之道

01 你給孩子什麼樣的環境

把美德、善行推薦給你的孩子們，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的只有它，而不是財富。

——貝多芬

指責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怨天尤人。

敵意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好鬥逞勇。

恐懼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畏首畏尾。

憐憫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自怨自艾。

嘲諷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消極退縮。

嫉妒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鉤心鬥角。

羞辱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容易心懷內疚。

容忍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極富耐性。

鼓勵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充滿自信。

讚美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心存感恩。

嘉許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愛人愛己。

接納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心胸廣大。

認同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掌握目標。

分享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慷慨大方。

誠實公平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維護正義真理。

安定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信任自己、信任他人。

友善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對世界多一份關懷。

祥和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有平和的心境。

你的孩子是在何種環境下長大的呢？

（桃樂絲·諾帝）

02 我的父親

好父母除了提供孩子一個遮風避雨的溫暖巢穴，同時也給他們一對能夠展翅高飛的羽翼。

我在愛荷華付，一大片遼闊美麗的農場長大，父母親常被描述為“大地之鹽，社區之脊”，他們也是標準的好父母；關愛我們，尊重我們，在做人處事和學業表現方面，對我們也有極高的期待與要求。

我有 5 個兄弟姐妹，一個家擠 6 個小孩常讓我覺得自己沒分量，但媽媽要生多生少也沒有我參

與意見的份兒。更慘的是，上天居然讓我出生在這個氣候惡劣的愛荷華州。小時候我常怨歎，當初送子仙鶴不但把我送錯家庭，甚至連州都送錯了，我痛恨愛荷華州的天氣，這裡的冬天天寒地凍，我常得在半夜四處巡邏，免得有牲畜走失在外，慘遭凍死。而在冬季出生的家畜也必須特別加以保暖，才能活命。一想到愛荷華州的冬天我就害怕。

我的父親長相瀟灑，身材魁梧，永遠精力充沛，全身充滿成熟男性的魅力。小時候，我們兄弟姐妹都很敬畏他，在我們心目中，他是最偉大的人。現在，我瞭解為何如此；他的言行一致，正直誠實，堅守原則。經營農場是他一生的事業，也是他的最愛，對於飼養照顧牲畜，父親是一等的高手；在栽種作物方面，他也頗有心得，每到收割季節，他臉上便會流露出驕傲的笑容。父親拒絕濫殺生物，即命我們的牧場經常充斥著野鹿，雉雞、鶴鶉物，但不到打獵季節，他絕對不動槍。他拒絕使用化學添加劑，而只用天然穀物餵養牲畜，父親在 50 年代就有維護自然生態的環保概念，現在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父親平時是個沒啥耐心的人，但到了半夜外出檢查動物時，他卻顯得耐性十足，這段與他一同夜間出巡的時光令我永遠難忘，因為我有機會親近他、瞭解他。其實每個人心底都渴望親密的親子關係，但我卻常聽身旁的人感歎，從小到大都沒有大多與父親相處的時間，在這方面我自覺十分幸運，因為我瞭解我的父親。

小時候我總暗地裡覺得父親最疼我，雖然我的兄弟姐妹們也有可能認為父親最寵的是他。被父親看重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我得在三更半夜或凌晨，離開溫暖的被窩，忍著刺骨的寒冷，陪著他到農舍檢查動物，但好處也就在這時父親不但慈祥和藹，容易溝通，而且充滿耐心，願意聆聽你的談話。從他溫和的語氣和親切的笑容，就不能瞭解當年為何媽會為他傾倒了。

這段時間，父親像個模範老師，耐心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在巡邏的這一個小時裡，父親會天南地北地跟我講個不停。他曾談過他的從戰經驗，他的參戰原因，戰爭的地點，戰地的情況，以及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他一再重述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在學校讀到相關的歷史都倍感熟悉。

旅遊見聞是父親常提的另一個話題，他酷愛旅行，也鼓勵我們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受到他的影響，我到 30 歲時就已走過 30 多個國家。

父親十分熱衷學習，當然也很注重我們的教育，他認為聰明是天生的沒錯，但智慧可以靠後天培養，在我高中畢業後，他一直希望我更上一層樓。“你做得到的，”他不斷地給我打氣：“你腦筋靈活，是塊考書的料，你一定做得到。”面對父親這番殷切的期盼，我沒理由讓他失望，也因此學習上我深具信心，最後完成兩個博士學位，第一個為父親，第二個為自己，但背後皆因強烈的求知欲，而使得兩個學位皆輕而易得。

父親常強調，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就是確立價值觀，發展人格，這也是我目前寫作及教學的主題。他教導我們如何評估、如何決定、何時該放棄無謂的努力、何時又該堅持到底，即使面前困難重重。他訓勉我們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千萬不要做違背良心的事”，這是他常講的一句話。父親相信主人性本善，許多人做錯事都是一時糊塗，所以他常提醒我們要明辨是非，不要輕易受到外界不良的影響。他說：“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靜下心來問問自己，該不該這樣做，仔細聆聽你內心的聲音，你會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對於工作，父親也有一套看法：“找一件你愛做的事情，然後盡全力做出成果來，根據你自己的價值觀訂立目標，這樣你才能在有限的歲月中，從事真正想做的事，實現自我成長，而不會多走冤枉路，到頭來才發現自己浪費不少寶貴光陰。”父親不但對人照顧，對自然也有一份關愛，他說：“尊重大自然，千萬不要破壞我們腳下踩的土地，頭上頂著的天空，以及和諧的自然景觀。”

每當我想到父親對我們的關愛及看重，我就十分遺憾，因為現今有些青少年沒有機會和父親建立如此親密的親子關係，更無法從父親身上學習做人的道理，獲得鼓舞的力量。我的父親時時刻刻以身作則，做子女的榜樣。他永遠不吝惜讓我們知道，我們6個兄弟姐妹是他心中最珍視的寶貝。

父親從不說東做西，他堅守自己的信念與原則，一生身體力行，這是我們最欽佩他的地方。他辛勤工作，努力經營農場，直到今天，他的工作熱忱仍然不減。他對愛情忠貞，對婚姻負責，和母親結婚已近50年，至今仍恩愛無比，令人稱羨。他對家庭的重視更是不在話下，我曾認為他過於保護子女，佔有欲太強，但現在我也為人母，總算能體會父親不願子女受到傷害的那種心情。而他當時許多作法，不外是希望我們長大後成為關愛、負責任的人。

今天，6個孩子中有5個就住在距離他幾裡的地方。他們各自成家，養兒育女，並且選擇與他相同的生活方式，專心務農。也許是受到父親在夜間巡邏時給我的啟發吧，我選擇了與其他兄弟姐妹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我投身教育界，在大學擔任教授，並且出版了幾本著作，內容是探討在童年時發展自我肯定的重要性，我希望借此提供個人心得給時下的父親做個參考，我也將從父親那兒學到的價值觀，加上我個人的領悟，灌輸給我女兒。我相信，上一代的智慧會是下一會最寶貴的無形資產。

提到我的女兒，她個子高挑，活潑好動，不但在運動方面表現傑出，頻拿獎章，課業成績也是數一數二，而且曾入選加州妙齡小姐決賽，但她和我父母相似的並不是外在的才能和成就；別人常稱讚她心地善良，個性開朗，隨時散發著一股朝氣，我想這點才是她得到外公外婆真傳的地方。

父母尊重孩子，為孩子付出一切，所得的回報是孩子們讓父母的生活充滿希望。前一陣子，我父親來到明尼蘇達的診所，準備接受為期6至8天的身體檢查，那時是12月，天氣酷寒無比，為

了方便，父親在診所附近的旅館租了個房間。由於還要照顧家裡，母親只陪了父親幾天便先行離開，而沒有留下來和父親共度聖誕夜。

那晚我先打電話給父親祝他聖誕快樂，他的語氣十分失望沮喪。我接著打電話向母親賀節，她也歎了口氣說：“這是我第一次沒和你父親一起過耶誕節，少了他，這個節都不像節了。”

當時我請了 14 位客人到家裡來享用聖誕大餐，我一邊忙著做菜，一邊想著怎樣才能讓父母開心。後來我撥了個電話給大姐。她又聯絡了弟弟。經由電話的溝通，我們認為不該讓父親孤單一人在醫院度過聖誕夜，大弟表示願意開兩個小時的車到醫院接父親回家，好給母親一個驚喜，我打電話告訴父親這項計畫，“別這樣做。”他說：“這種天氣，晚上開車出門太危險了。”兩個小時後，大弟已站在旅館房間的門口，但是父親卻執意不肯離開。大弟在電話那頭告訴我：“芭比，勸勸他吧，他只聽你的。”

“回來吧，爸。”我輕聲地說。

最後他終於答應和大弟一起回家，一路上，大弟利用車上電話向我們報告行進的里程和天氣的狀況。此時，所有的客人都已來到，他們也陪我們一起等待，每當電鈴響起，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知道最新的消息。差不多 9 點時，電話又響了，這次傳來的是父親的聲音：“芭比，我沒帶禮物，怎能回去見你媽呢？過去 50 年來，我都送她香水當耶誕節禮物的。”為了父親這句話，我們立刻調查沿路有哪些購物中心仍在營業，好讓父親能順道買到他每年耶誕節送給母親的香水。

9 點 52 分，他們在明尼蘇達的一家小型購物商場找到了要買的香水，11 點 50 分，他們終於平安抵達農場。一下了車，父親像個童心未泯的大男孩，躲到房屋的轉角後，不想讓母親先發現。

“媽，我今天去看爸了，他說這些衣服需要換洗。”大弟將爸的行李袋交給了媽。

“喔，”她輕歎了一聲，“我真想你爸，這些衣服我現在就洗了吧。”

這時父親從轉角後走了出來，“你不必急著今晚洗。”

稍後大弟打來電話，報告兩老相見，喜極而泣的感人畫面，我立刻打電話過去，“媽，祝您聖誕快樂！”

“喔，你們這些孩子……”接著只聽到母親哽咽的聲音，她已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雖然我那時人在 2000 裡外，但我的心已和他們度過了一個最特別的聖誕夜。

曾有人告訴我：“好父母除了提供孩子一個遮風蔽雨的溫暖巢穴，同時也給他們一雙能夠展翅高飛的羽翼。”經過上次的耶誕節，我更感激老天賜給我這麼好的父母。雖然我的這雙翅膀曾飛越無數地方，最後在加州落腳，但我的心始終和父母的心相系，即便相隔千里遠。

（貝蒂·楊絲）

03 動物學校

每一個家庭，都應當有獨特的面貌和情況，應當獨自解決許多教育上的問題，這並不是利用業已準備好的現成“處方”……

——馬卡年柯

有一天，動物決定它們必須做件偉大的事，以便迎接所謂“新世界”衍生的問題，所以它們創建了一所學校。

學校內採用的活動課程包括跑步、爬行、游泳及飛行。為了方便管理，所有的動物都參加了每一項課程。

鴨子在游泳項目上的表現非常傑出，甚至比老師還優秀，但在飛行方面，它的成績只是剛好及格而已，而跑步的成績更是慘不忍睹。因為它跑得太慢，所以放學後它必須放棄游泳，留下來練習跑步，它持續地練習，直到它那有踐的腳都磨破了，仍然只有游泳一項及格。但是及格標準只適用於學校，所以除了要上學的鴨子外，沒有人在乎這件事。

開始時，兔子跑步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但不久後，它便因為游泳前繁瑣地化妝工作感到神經衰弱。

小松鼠本來在爬行課程上表現優異，直到有次上飛行課時，老師要求它從地面起飛取代從樹梢滑落，卻造成它心理上極大的挫敗感。後來它因運動過度導致肢體痙攣，使它在爬行及跑步課程，只得了 70 分及剛好及格。

老鷹是一個問題兒童，也因此被嚴厲地懲罰。以爬行課程作例子，它不但打敗其他同學先到樹頂，同時也堅持用自己的方式。

一學年結束後，一隻在游泳、跑步、爬行方面表現極佳，而且稍微具有飛行能力的奇特鰻魚，平均分數最高，成為畢業代表。

土撥鼠拒絕入學，同時也反對納稅，因為學校未將挖、掘列入課程。它們將自己的小孩送到灌的地方學習，後來土撥鼠及地鼠也紛紛加入，成立了一個成功的私立學校。

這個寓言故事是否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呢？

（喬治·瑞夫斯）

04 親密接觸

嬰兒用非常細膩、極端信賴的接觸去探索觸覺、嗅覺和味覺的世界，仿佛世界再也沒有其他的接觸存在。那麼輕柔地探索不可預測的世界。細弱的小手訴說著許多言語不能表達的情感，輕訴著歸宿感、信任及無邪的愛。

她是我的女兒，在她生命的第十六個年頭，陷入了一場混亂之中，最近疾病接連發生，使她發現，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將快速地離她而去。她不能如己所願像往常般地上學，我和她母親更是不願如此。當她蜷縮在床上時，她以毛毯包裹自己，悄悄地宣洩她的悲傷，希望能得到安慰。我向她的伸出雙手，企圖消除在她年輕的心靈中已植根的悲苦，雖然她瞭解我是多麼地擔心，想要解除她的不快樂，但我仍需小心翼翼地採取行動。

身為一個家庭醫師，我從許多因性侵犯而導致身敗名裂的病人案例上，充分學習到什麼是父女間不適當的親密行為，同時我也警覺到關心和親密是多麼容易被性聯想化，特別是當別人以外來的眼光來審視這種情感，或是將任何慈愛的行為誤認為性愛的情感。我不禁感慨，在她2歲或3歲甚至7歲時，要安慰和擁抱她是件多麼容易的事呀！但是現在她的身體、我們的社會禮教及我身為男人的事實似乎竭力反對我安慰、照顧我的女兒。我如何才能在照顧她的同時，謹守父親和十幾歲女兒之間的分歧呢？這天，我準備幫她推拿背部，她同意了。

我一邊輕緩地按摩著她那骨瘦如柴的背部突起的肩膀，一邊向她道歉，同時解釋，我最近不在家是因為參加國際背部推拿總決賽，而我得了第四名。我鄭重地告訴她，對一個憂慮的父親而言，要贏得比賽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參加這種國際級的比賽。告訴她整個競賽的過程，及其他參賽者的情況，同時我嘗試用我的雙手及手指使她緊縮的肌肉鬆弛，及解除她年輕生命中的壓力。

我告訴她在競賽中得到第三名的是一個畏縮、舊式的亞洲男子，他這輩子都致力於針灸及穴道按摩的研究，他能將能量集中在指尖，將背部推拿提升為一種藝術。“他在背上又刺又戳像變戲法般精確。”我解釋著，同時露一手我向老先生學來的絕技，我女兒呻吟了一下，我不確定是方法不對或力道太重引起的。接著，我向她描述獲得第二名的土耳其婦女的故事。這名婦女自幼學習肚皮舞藝術，可以使肌肉如液體般波動，她作背部推拿時，手指可喚醒疲倦的肌肉及身體，積極地震顫、舞動，“她讓手指作前導，而肌肉緊跟在後。”我邊說邊示範。

“那太怪異了！”她輕輕地從枕頭中冒出一句話，是我的方法不對嗎？

接下來，我在一陣沉默中推揉著女兒的背，直到她問了一句：“後來是誰贏？”

“你一定不相信，”我說，“是個嬰孩！”我跟她解釋，嬰兒用非常細膩、極端信賴的接觸去探索觸覺、嗅覺和味覺的世界，仿佛世上再也沒有其他的接觸存在。那麼輕柔地探索不可預測的世界。細弱的小手訴說著許多言語不能表達的情感，輕訴著歸屬感、信任及無邪的愛。我溫柔地輕觸她猶如輕觸嬰孩一般，腦中鮮活地憶起她幼小的時候——我抱她、輕搖她、注視著她在探索中成長。我領悟到她就是那個教我感受到“嬰孩接觸”的小孩。

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推拿和沉默後，我說我很高興可以從世界頂尖的推拿者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已成為優秀的推拿者，可以為我 16 歲的女兒，痛苦地要轉變為成人的女兒，作背部推拿。我默默地禱告，感謝我能擁有這樣的生活，而且保佑我能同時擁有這樣奇跡式的接觸。

（維多·尼爾森）

05 孩子，我愛你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魯迅

載兒子上學的途中我思索著：孩子早晨穿戴幼童軍裝時，看起來相當地神氣，不像你老爸當年那麼胖。直到我大學畢業以後，才感到自己的頭髮太長，但是我想不論你是什麼樣子我都十分認同你：例如毛髮蓬鬆蓋到耳旁、腳趾周圍磨損、膝蓋上的皺紋……等，我們實在太像了……。

現在你已經 8 歲了，我發現我不再能隨時隨地看到你。哥倫比亞發現美洲紀念日那天早上，你 9 點出門，午餐時我看到你 42 秒，直到下午 5 點你才又出現在晚餐桌旁。我很掛念你，但是我知道你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當然就像其他上班族必須上班處理的事一樣重要。

你必須茁壯成長，這比剪集廠商優待券、股票操作買賣、或是瞧不起別人重要多了。你必須學習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學會如何處理這些事。同時你也要學習如何認識別人，他們心頭不快時會採取什麼行動，像那些擋在腳踏車前恃強欺弱的頑童，困攏較小孩童的人就是個例子。對了，你還必須假裝辱罵對你沒有傷害，雖然辱罵一定會造成傷害，但若你不老早舉起這張王牌，下一次他們將更變本加厲。當你想要欺侮比你小的孩子時，我希望你會記得這種被侮辱的感受。

上一次我告訴你我以你為榮是什麼時候？我想我若是記不得了，那我一定很反省。我倒是記得我上次大聲斥責你是為了什麼，為了告訴你必須快點，否則我們會遲到。仔細想想就如尼克森常說的：“我給你的責備總多於鼓勵。”我最欣賞你的獨立性及你照顧自己的方式，雖然有時我會暗吃一驚。你從不曾抱怨，這使你成為我書中優秀的孩子。

為何身為父親的人總是很慢才發現，8 歲的兒童和 4 歲的小孩相同，需要一樣多的擁抱？如果我稍不注意，我很可能在你的臂上打一拳，然後說：“孩子，你說什麼呀！？”而非擁抱你，告訴你我愛你。生命實在太短暫了，我們不該隱藏真情。為什麼 8 歲的孩子也是要花很多時間才瞭解，36 歲成人和 4 歲孩童一樣需要擁抱？

不知我是否忘記告訴你，當你吃了一星期難以消化的熱午餐，恢復帶便當後，我真為你感到自豪？我很高興你懂得珍惜自己的身體。

我希望載你上學的路不要這麼短……，我想要告訴你昨晚你弟弟睡著後，我們允許你熬夜看洋基隊比賽的那段時光是多麼特別，那是無法事先計畫的。每次我們嘗試一起做些事，總是覺得不夠自然、溫馨。短短幾分鐘內，仿佛你已長大，我們不再聊一些“兒子，你在學校做了什麼”之類的話題，而我非用電腦，否則無法檢查你的數學作業。你的成績比我以前都要好。我們談論著球賽，

你比我瞭解那些球員，我從你那裡學了許多，當洋基隊獲勝時，我們都欣喜若狂。

啊！越過防衛了，他好像活生生在我們面前。我希望你今天不必上學，我有大多事想要對你說了。

你快速從車內鑽出，當我仍沉浸在那種回味中時，你已成為一群朋友中的一個點了。

但我仍要說：“孩子，我愛你……。”

（維多·米勒）

06 知行合一

任你喊得聲嘶力竭，

我卻聽不到

——愛迪生

在奧克拉荷馬市，一個陽光普照的週末午後，我的朋友和一個自豪的父親——巴比·路易士，正帶著他的兩個兒子打迷你高爾夫球。他走向售票櫃檯問道：“進去要花多少錢？”

年輕的售票先生回答：“大人 3 元，6 歲以上的小孩也要 3 元，剛好 6 歲或小於 6 歲的小孩免費，他們兩個幾歲？”

巴比答道：“那個律師 3 歲，另一個醫師 7 歲，所以我想我得付 6 元。”

那位售票先生笑道：“嗨！先生，你是剛中了彩券不是發了財？你只要告訴我較大的男孩 6 歲，就可以替自己省下 3 元，我又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巴比回答：“你說的沒錯，但是孩子們知道那是不同的。”

愛迪生曾說：“任你喊得聲嘶力竭，我卻聽不到。”在這決定性的時刻，道德感更重要，要確

認你為每一個和你一起生活及工作的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派翠西亞·芙利普）

07 別吝嗇開口

假如你即將死去，並且糟到只能打一個電話，你會打給誰？說些什麼？你到底在等什麼？

——史丹芬·李維

有天晚上，我重拾一本我曾讀過的書，內容是有關為人父母的種種，這種書我已看過幾百本，而我覺得有種罪惡感，因為那本書描述了一些為人父母該使用，而我卻從未使用的策略。主要的策略是和你的小孩交談，使用三個神奇字：“我愛你。”這句話已被強調過無數次，那就是：孩子必須知道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你是的的確確、真正地愛著他們。

我上樓走到兒子的房門前敲了門。敲門時只聽到他的鼓聲。我知道他在房裡，但他卻沒有應門。所以我打開門，不出所料，他正坐在那裡，戴著耳機，邊聽錄音帶邊敲他的鼓，我靠過去引起他的注意，開口說：“提姆，你有空嗎？”

他說：“哦，當然有，爹地，我一直很閒。”我們煞有介事地坐下，但在 15 分鐘內只有一些瑣碎、支支吾吾的交談。我只好看著他說：“提姆，我真地很喜歡你打鼓的樣子。”

他說：“哦，謝謝你，爹地，我很感激。”

我走出他的房門說：“等會兒見！”當我下樓時，突然記起上樓是為了某些想法，而我並沒有傳達。我覺得有必要回到樓上，找機會說出那三個神奇的字。

我又爬上樓，敲了門然後打開。“提姆，你有空嗎？”

“當然羅，爹地。我當然有空。有事嗎？”

“兒子，我剛才上來是為了和你分享一些事，但不知怎麼的，說了一些不是我想說的。提姆，

你記得以前你學開車時，給我帶來很多麻煩嗎？我寫了三個字塞在你的枕頭裡希望你會留意。身為父母，我已表達了我對你的愛。”最後又聊了一會，我看著提姆說：“我要你知道我們都很愛你。”

他看著我說：“哦，謝謝你，爹地。你是說你和媽媽嗎？”

我說：“是啊，是我們兩個，我們都表達得不夠。”

他說：“謝謝，那對我來說意義重大，我知道你們很愛我。”

我轉身走出房門。下樓時，我開始想：“我真不敢相信！我已經上樓二次了——我明知自己要傳達的是什麼，但為何老是顧左右而言他？”

我決定立刻回到樓上，讓提姆知道我真實的感受。這次他會直接從我口中聽到那三個字。我不在乎他現在已6尺高了！所以我走回去，敲了門，聽到他在裡面喊：“等一下，別告訴我是誰。該不會又是你吧，爹地？”

我說：“你怎麼知道是我？”他回答道：“爹地，我認識你已不是一兩天了。”

然後我說：“兒子，能不能再給我一點時間？”

“你知道我隨時奉陪，進來吧！我猜你剛才並沒有把你想說的話說出來吧？”

我說：“你怎麼知道？”

“打從我包尿布時期我就認識你了。”

我說：“唔，提姆，這也就是我一直想說而沒說出口的。我只是想讓你知道，對我們家而言，你有多特別！我們愛你並不是因為你曾經做過什麼偉大的事，而只是因為你是我們的兒子。我愛你，而且我只想讓你知道我愛你。我實在不懂為何這麼重要的話我一直藏在心裡。”

他看著我說：“嘿，爹地，我都瞭解，聽到你這麼說感覺真的很特別，謝謝你的想法和努力嘗試。”當我即將跨出房門，他說：“哦，爹地，耽誤你一分鐘。”

我心裡開始想：“糟了！他要對我說什麼？”嘴上卻說：“哦，當然沒問題。”

我不知道孩子們從哪裡學來這個，但我確定絕非來自父母，他卻說道：“爹地，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說：“什麼問題？”

他看了我一下說：“爹，你是不是去參加了研習會還是什麼的？”

我腦中閃過：“慘了，就像其他 18 歲的小夥子，他已洞悉我的心理。”我回答“不，我只是看了一本書，書上說告訴孩子你的真正感受是很重要的。”

“嘿，謝謝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待會兒再談，爹地。”

我認為提姆給了我一些啟示：要明瞭愛的真正意義及目的，唯一方法就是願意付出代價。我必須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金·貝得利）

08 帕科，回家吧！

說出真實的思想是人生極大的安慰。

——伏爾泰

在西班牙的一個小鎮上，有一位名叫喬治的男子。有一天，他和他的兒子帕科之間發生了一次極不愉快的爭吵。第二天，喬治發現帕科的床空空如也——兒子離家出走了！

喬治的心中充滿了懊悔，他終於意識到：沒有什麼比兒子更重要的了！他迫切地需要這一切馬上結束。他來到鎮中心一家有名的商店，在店門前貼了一張醒目的大幅啟示：“帕科，回來吧！我愛你！明天早上我將在這裡等你！”

第二天早上，喬治來到那個商店，他發現至少有 7 個叫帕科的男孩在那裡。這些叫帕科的男孩也都是離家出走的，她們等在那裡，都希望這是自己的父親張開雙臂向他發出的回家召喚！

(阿蘭·霍恩)

09 湯米的作文

我們能記住真情，因為它享有名譽，它植根於過去，而臨時拼湊的謊言會很快被人忘卻。

——馬賽爾·普魯斯特

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胡亂地掛在湯米的空桌邊上，這使人想起那個剛剛走出三年級教室的沮喪的男孩。再過一會兒，湯米剛剛分居不久的父母就要到來，因為湯米在學校的成績和操行都明顯下降。但是，他們彼此都不知道我通知了對方。

湯米，曾經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孩，一個活潑好動、聰明伶俐的學生。而現在他的表現如此之差，我怎樣才能讓他的父母相信，湯米現在的表現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由於他敬愛的父母彼此分居和準備離婚使得湯米的心受到傷害引起的呢？

湯米的母親走進辦公室，坐在我辦公桌旁邊的椅子上。很快，當父親的也來了。感謝上帝！看起來起碼他們對湯米在學校的表現還是在意的，湯米的父母首先是彼此感到驚訝和不滿，隨後就開始互相指責對方忽視了湯米的學習和生活。

我把湯米的學習成績和在學校的表現向他們詳細地介紹了一遍，我很想能找到一些恰當的話讓湯米的父母瞭解我的看法，但是這些話無法從我口中說出。也許他們只看見了湯米的一處不足：寫作業的粗心。

突然，我看見了一張揉皺了的被淚水浸濕的作文紙很隨便地放在湯米桌櫃裡面，兩邊都寫滿了一句句相同的話，但並不是佈置的作業。

我默默地把那張紙拿出來遞給湯米的母親，她看了一遍，沒有說話，把它遞給了丈夫。他皺著眉，很快他的表情變得柔和了。他一遍遍地看著那張紙，時間好像停止了。

最後，湯米的父親小心地把那張紙折起來放進口袋裡，握住了妻子的手。她一邊拭著淚一邊微

笑。兩人都沒注意到我的眼睛也濕潤了，丈夫幫著妻子把外套穿上，然後一起離開了。

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說明我使一個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和好，他把我的目光引向那張被一個傷心的男孩用苦惱所填滿的紙，那上面寫的是：

親愛的媽媽……親愛的爸爸……我愛你們……我愛你們……我愛你們……

（傑恩·林得史多姆）

10 世界上最酷的爸爸

老年的悲劇不在於他已經衰老，而在於他依舊年輕。

——奧斯卡·王爾德

當我出生的時候爸爸已經 50 歲了。在別人有“媽媽先生”這個綽號之前，他已經因這個稱呼名聞遐邇。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代替媽媽而成為持家的人，但是我是我所有小朋友中惟一有爸爸陪在身邊的人，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自己很幸運。

在我上低年級學校的多年中，爸爸為我做了許多事情。他讓學校汽車司機到我家門口接我，而不讓我到六街區遠的普通汽車站。當我回家的時候，他常常已為我準備好了午餐——花生醬和肉凍三明治。我最喜歡過耶誕節，螺旋形式的三明治周圍嵌滿綠色的糖塊並被剪成樹的形狀。

隨著我漸漸長大，我努力想獲得獨立，我想擺脫掉這些父愛的“幼稚”的跡象，但是他不打算放棄。我進了高中之後，不能再回家吃午飯了，我便自己帶飯，爸爸每天早早起來為我準備好午飯。在飯袋的外表是他自己設計的描繪山景的圖畫（這成為他的商標），或者一個刻著“爸爸和安吉”的心在飯袋的中央，在裡面將有一塊印著同一個心或“我愛你”的餐巾。許多次他寫上一個笑話或謎語，他經常有一些可笑的話逗我笑並讓我體會到他愛我。

我經常把我的午餐藏起來，這樣將沒有人看到飯袋或餐巾上的話，但這並沒有隱瞞多長時間。一天，我的一個朋友看到餐巾，第二天我的所有朋友都等著看這塊餐巾。他們也模仿這種方法，我想他們都希望也有人向他們顯示那樣的愛。我為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我以後的幾年

高中生涯所收藏的那樣的餐巾，至今仍大部保留著。

後來，當我離開家去上大學（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家的子女）的時候，我想這樣表達愛的方式將不能繼續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為他的愛而感到非常欣喜。

我希望在放學後天天見到父親，因此我經常給他打電話，我的電話費用因此而扶搖直上。我們說什麼並無多大關係，我只是想聽到的他聲音。第一年這已成為我們之間的一種儀式。每次我說完再見，他常說：“安吉？”

“是我，爸爸。”我答道。

“我愛你。”

“我也同樣愛你，爸爸。”

幾乎每個星期五我都收到信。我前面座位上的同學常常知道這是誰來的信——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經常是用蠟筆寫的，裡面的信經常畫上我們家的小狗或貓，並附上他與媽媽的相片。如果我上週末回家的話，還有與朋友們在城鎮周圍賽跑和把家作為一個小站的描寫，還附上他的風景畫和一顆寫著“爸爸和安吉”的心形題字。

信件正好在每天的午飯前送到，因此我能夠帶著他的信去餐廳。我意識到把信藏起來是沒有用的，因為我的室友是知道我爸爸送我的餐巾的高中朋友。我在星期五下午讀信，畫和信封被傳閱，已成為室友們的一種“儀式”。

正是在這期間爸爸患了癌症。當信件在星期五不能到來的時候，我意識到他已虛弱得不能寫字。他經常在早晨4點起床，這樣他能靜靜地坐在院子裡寫他的信。如果他誤了星期五的郵寄，信將遲到一兩天，但信總會到的。我的朋友們經常稱他“世界上最酷的爸爸”。一天我的朋友們送給他一張卡片，上面簽了所有人的名字，並把那個稱號贈給他，我確信他教會我們理解一個父親的愛。如果我的朋友們開始送給他們的孩子餐巾，我一點也不驚奇。他留給他們一個深刻印象，並將激勵他們給自己的孩子表達自己的愛。

在我的4年大學生活的日日夜夜，信件和電話從不曾間斷。我決定回家和他呆在一起的時間到了，因為他的病情日益惡化，我已認識到我們共處的時光非常少了。那些天是最難捱的日子，眼看著這個曾經充滿年輕活力的人已枯槁銷蝕。最後他竟認不出我是誰了，把我喊成他曾多年未見的一個親戚的名字，我知道這是由於病魔在作怪。

在他臨死前的幾天裡，我和他單獨呆在醫院的病房裡。我們互相握著手看電視。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說道：“安吉？”

“是我，爸爸。”

“我愛你。”

“我也愛你，爸爸。”

（安吉·K·沃德）

11 與工作鬥爭的人

如果你不比別人幹得更多，你的價值也就不會比別人更高。

——賽凡提斯

我不是那種偷聽別人閒聊的人，但是當有一天夜已深，我走過我們院子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正幹著偷聽的事。

我的妻子正跟坐在廚房地板上的最小的兒子說話，我靜靜地停下來，在門的遮掩下在外面聽起來。

妻子似乎已聽到孩子們都自誇他們爸爸的工作。諸如他們都是高官顯宦之類……接著他們問我們的鮑勃：“你父親有什麼樣的好職業？”鮑勃好像有點不自然地低聲咕噥道：“他只是個與工作鬥爭的人。”

我細心的妻子一直等到其他孩子離開，才把我們的小兒子叫進屋裡來。她說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訴你，兒子。”說著並吻他有酒窩的雙頰。

“你說你父親只是個與工作鬥爭的人，你說的是正確的。但是我懷疑你是否真正理解那其中的

含義，下面我將向你解釋。

“在所有工廠裡，那將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在所有的商店、商場、汽車行業裡，那將使我們每天都竭盡全力。正是普通的與工作鬥爭的人來完成偉大的事業！當你看到一座新房子建起來的時候，你應記住這一點，我的兒子！”

“高級官員擁有優雅的辦公桌和整潔的環境。他們計畫宏偉項目……簽訂契約，但是把他們的夢想變為現實的，是那些普通的與工作鬥爭的人！應記住這一點，我的兒子！”

“如果所有的老闆離開他們的辦公桌停止工作一年，工廠機構仍能夠高效率運轉。如果像你爸爸那樣的人不上班，工廠就運轉不起來了。正是普遍的與工作鬥爭的人來完成偉大的工作！”

當我跨過門檻的時候，我強忍住眼淚並清了一下喉嚨。

我的小兒子從地板上跳起來，高興得眼裡都放出了自豪的光芒。

他擁抱著我說：“嘿，爸爸，我真為是您的兒子而感到自豪……因為您是完成偉大事業的特殊人中的一員。”

（安迪·彼得曼）

12 公平高於比分

社會偏見屢見不鮮，它長得如此碩壯，即使是它的受害者也很快就把它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

——馬賽爾·埃梅

唐納德·詹森在印第安那州泰瑞豪特任小競賽聯合會的裁判員時，被一個扔過來的球拍擊中頭部。他仍然堅持到比賽結束，但是那天晚上他不得不住院治療。在醫院度過一整夜時，詹森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敬愛的小競賽聯合會成員的父親：

我是一位裁判員。我幹它並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在週六、周日的消遣。

過去我參加過這樣的比賽，輔導和觀看過這樣的比賽。但從另一點來說，什麼也代替不了裁判，也許是因為我深深感覺到我正在為所有參加這個項目的小夥子們提供公平競賽的機會。

帶著我過去所有的興趣，也許還有一些干擾我工作的煩惱……你們中的許多人員不明白我為什麼在那兒。其中一些人認為我在那兒是對你們的兒子或女兒行使權力。由於那個原因，你們在我犯錯誤的時候對我大喊大叫，或者鼓勵你們的兒子或女兒說些傷害我的話。

你們中有幾個人真正理解我力求做得完美？我盡力避免犯錯誤。我不想讓你的孩子感到從裁判員那兒得到一個不公正的待遇。

然而無論我怎樣努力，我並不能做到完美無缺。在今天 6 回合比賽中我計算了一下自己吹哨子的次數。在發球、罰球或出局或罰出場等作出決斷的總的次數是 146 次。

我盡最大努力使它們準確，但我也確信有錯誤。當我在紙上計算出百分比的時候，我今天可能有 8 次吹哨是失誤，這樣 95% 的吹哨聲是正確的……在大多職業中那個百分比應當被認為是優秀的。如果我在學校裡，一定能得到一個“A”的等級。

但是你們期望的比那還要高。讓我告訴你今天比賽的詳細情況。

有一個結束這場比賽的近於正確的吹號聲……一名內地隊的棒球跑壘者正設法到達壘區。棒球投手追逐著球並把跑壘者掀翻在壘區。投手結束了這場比賽，同時我把跑壘者罰出場。

當我收拾自己的器材準備離開的時候，我偷聽到其中一位父親評價道：“由於討厭的裁判員而使孩子們輸了這場比賽，真慘。那是一個我曾見到的最糟糕的一個哨子聲。”

後來在另一端站著的兩個孩子正告訴他們的朋友：“夥計，今天裁判員夠差勁的，他們使我們輸了這場比賽。”

小比賽聯合會的目的是傳授給年輕人棒球的技巧。很顯然，一個隊即使得到一個責備裁判員一聲或兩聲吹錯哨子而使他們失敗的機會，即使得到一個抱怨使他們失敗的客觀因素的機會，那他們在一個特定的比賽裡仍不能打贏。

一個允許年輕的運動員把他們失敗的責任推諉到裁判員身上，而不管裁判員的才能的父親或成年人領導，這對年輕人來說是最不公正的……不是學會承擔責任，這是與比賽本身所要達到的目標相違背的，是鼓勵錯誤觀點的態度。這種不負責的態度，在將來幾年中是必定要自食其果的。

當我坐在這兒寫信的時候，我不再消沉了，不會像今天下午那樣想停止當裁判。很幸運的是，我的妻子提醒我憶起了發生在上星期的另一種情況。

我在棒球壘區後面，為一個投手當裁判，這位投手對於任一聲對他的隊不利的哨聲都表示不滿。任何一個人都能感覺到他想讓觀眾意識到他是一個優秀的、聰明的、賣力的運動員，而我是一個對他懷有敵意的黑心腸的壞人。

在兩場比賽中他連續有這種抵觸情緒……有時在對我表示不滿的同時，還對他的犯錯誤的夥伴大喊大叫。兩場比賽中管理人也看到這件事。當這個小夥子返回到頂部第三個棒球運動員休息處時，管理人把他叫到了一邊。

我隱約能聽到的聲音好像是這樣說的：“聽著，孩子，你做出決斷的時間到了。你可以是一位裁判員、一位表演家、一位投手，但是當你為我比賽的時候你只是一種角色。現在你的任務就是投棒球，而你基本上是做最劣等的工作。把演技留給表演家，把判決留給裁判員，否則在這兒你不能投任何球。現在你感覺怎麼樣？”

不用說這個小夥子選擇了棒球規則並想繼續贏得這場比賽。當比賽結束的時候，小夥子跟在我汽車後面，努力忍住自己的眼淚，他為他自己的行為道歉並感謝我為他當裁判。他說他學到了一個將永志不忘的教訓。

我禁不住浮想聯翩……有多少優秀青年正失去他們發展成為著名棒球手的機會，因為他們的父母不是鼓勵他們照比賽的規則去刻苦訓練，而是激勵他們把時間花費在責備裁判上。

第二天早晨，唐納德·詹森死於腦震盪。

（戴尼·沃瑞克）

（由邁克爾·J·博林達提供）

13 免費

藐視人性是人類理智的一個錯誤。

——沃維納格

一天晚上，當妻子在廚房正準備晚餐的時候，我們的小兒子拿著一張寫字的紙走向他母親。他的媽媽在圍裙上擦乾淨手之後讀這張紙，上面寫著：

割草 5.00 美元

這星期整理我的房間 1.00 美元

為你去商店 0.50 美元

當你去購物時照管我的小小弟弟 0.25 美元

出去倒垃圾 1.00 美元

獲得良好的成績報告單 5.00 美元

修整和為花園翻土 2.00 美元

總計應獲得 14.75 美元

他母親看著他兒子滿懷希望地站在那兒。我告訴你們，我能看到她大腦的翻騰。她拿起鋼筆把兒子已寫過的紙翻過來。在上面寫道：

當你在我腹內生長，我懷著你那 9 個月是無價的。

我陪著你一起熬夜的那些晚上，為你求醫、祈禱，這是無價的。

這些年來你曾造成的惱人境況和所有的淚水，那是無價的。

當你以上所有的累加起來，我對你的愛的價值是無價的。

那些昔日憂懼的夜晚和將來面臨的煩惱，這是無價的。

為你準備玩具、食物、衣服甚至為你擦鼻涕，那是無價的，兒子，

當你以上所有的累加起來，真摯的愛的全部價值是無價的。

朋友們，當兒子讀完他母親寫的話之後，他雙眼含淚，直直地看著他的母親說：“媽媽，我真愛你。”他拿出鋼筆在他的“帳單”上用大寫字母寫道：“全部付清。”

(M·亞當斯)

14 瞭解你自己的優點

每個人都需要別人欣賞他的成績，但很少有人能像這個小男孩一樣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父親自己的想法。小男孩對他父親說：“讓我們玩標槍。我將投擲，你將說‘妙極了！’”

——摘自《雋永小品》

富蘭·塔肯頓是以前的明尼蘇達州海盜橄欖球隊指揮反攻的四分衛。有一次，他參加一場要求他攔阻沖勢迅猛的擒抱員的比賽。

NFL 四分衛幾乎從不進行攔阻。他們的重要性經常由防衛者決定，因為這樣的攔阻將使他們冒受嚴重傷害的危險。

但這個隊比分落後了，需要一次出人不意的得分機會。塔肯頓上場進行攔阻，跑壘者得到一個底線得分。海盜隊贏得了這場比賽。

第二天，隊友們看著比賽錄影，塔肯頓希望他所取得的成績得到嘉許。

但是，他始終沒有得到任何讚揚。

看完錄影後，塔肯頓走近教練巴迪·格蘭特，問道：“教練，你看到我的攔阻是不是？你怎麼會對它一點看法都沒有？”

格蘭特回答道：“我確實看到了這次攔阻。妙極了，富蘭，在那兒你總是幹得很賣力。我思量我不用特意告訴你的。”

“噢，”塔肯頓回答道：“如果你再想讓我去攔阻的話，你該這麼做！”

（唐·馬丁）

15 養子所得到的

美麗的心靈是那種博大、開朗而又準備容納一切的心靈。

——蒙田

曾有兩個婦女，彼此素昧平生

一個你未曾銘記在心，

一個卻成了你的母親。

兩個不同的生命共同塑造了你：

一個把你引上人生之路，

一個終其一生把你呵護；

前者賦予你生命，

後者指引你前行；

生母未及給予的撫育慈愛，

養母把它來完成。

一個給了你國籍，

一個給了你名字；

前者賦予你稟性天資，

後者賦予你生存的真義；

生母給你情感，

養母給你慰藉；

生母目睹你面帶甜笑呱呱墜地，

養母卻為你小心翼翼拭去淚滴；

生母無能為力為你提供家園，

養母祈禱要個孩子而遂了心願。

可如今你淚眼朦朧，

向我發問，這樣一個

深藏多年的問題：

親生和領養，我究竟

應該屬於哪一個

“呵，我的孩子，哪個都不是，

那只是兩種不同的愛而已。”

（佚名）

16 同學會

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幸福。

本傑明·佛蘭克林

幾個星期以前，當我正忙於照料我的事務的時候，我接到那個“邀請”——那令人恐懼、刺耳的電話鈴聲帶给了我一條簡直要比一個家中有人死了還要糟糕的消息。那是我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學打來的，希望我能協助參加我們的 20 年同學會。

真的已經是 20 年了嗎？我恍然而驚，一絲涼意順著我脊椎骨上下遊動，額頭也滲出了汗珠。在過去 20 年之中，對於我的生命，我都幹了些什麼？我的母親曾告訴過我，總有一天我要面對這個問題，但我當時卻一笑置之，就如同我總是對她過去經常戴在發間的那些令人窘迫的粉紅色塑膠捲髮器一笑置之一樣。（上周，我在一家商店也買了一套，憑藉它也做出許多種式樣的卷髮來！）

簡直令人驚異，一個簡短的電話竟能把一個人的生活整個顛倒了過來。突然間，我開始聽那些用改編過的樂曲演唱 70 年代的歌曲（現在通稱“老歌”），意識到米克·詹戈已經年過半百，“水邊吸煙”再也不具有什麼意義，我的“陽光下的四季”已經不加誇張地被忘卻了。難道我真的已經到了暮年？

我匆匆瞥了一眼鏡子（好了，我注視著那該死的鏡子），檢查著每一個細微的裂痕和毛孔，從我的頭髮輪廓線開始，往下經過那些以恩人自居的“笑紋”，一直到我的脖頸的底部。謝天謝地，還沒出現雙下巴，我想。

往後的幾個星期純粹就是地獄，每天都是以一項令人精疲力竭的訓練活動為開始——早晨 6 點

30 分跑步，無意義地企圖擺脫夜裡積聚在我大腿上的那種無法看見的贅肉。我到商店去買合身的衣服——你知道，就是那件能使我看上去可以年輕 20 歲的衣服。我發現，他們在 1975 年左右就已經停止銷售這種衣服了。後來，有 3 件衣服讓我找到了感覺。恐怕只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我正經歷著中年危機。

我意識到了我每天夜裡爬樓梯時聽到的那種有趣的、嘎吱嘎吱的聲響其實就是來自於我的膝蓋。我還認真地增加個人的瑣碎訓練當作我的一個偉大的成就。敖皮片成了我每日常規食品的一部分——並非是因為它們是我喜好的食物。我還舉辦各種家庭晚會，只有這樣做我才能計算清楚我到底有多少個朋友。

生活並沒有從我原先設計的道路上出岔道。當然，我很快樂，我有一個極好的丈夫和兩個可愛的孩子，他們是我生活的中心。但不知為什麼，兼任秘書和充當母親的雙重角色幾乎不能符合我的一位同學給我下的“非常成功”這個定義。難道我真是荒廢了 20 年光陰？

正當我打算承認自己已被擊敗而拒絕接受邀請的時候，我的 7 周歲的孩子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說：“我愛你，媽媽，給我一個吻。”

你知道，現在，我確實在盼望著下一個 20 年。

（林尼·C·高娃）

17 禮物

不要把孩子限制在你的知識範圍內，因為他誕生於另一個時代。

——猶太法學博士的格言

一個溫暖的夏日，上天將此禮物（按下文，此處喻嬰兒——譯者）交到她手邊。那禮物看起來如此柔弱，讓她激動，戰慄不已。這是上天不同尋常的饋贈——這禮物終有一天會屬於整個塵世，而在此之前，上天啟諭她要細心照管和保護。母親說自己明白了，然後就虔敬地把禮物帶回家中。她決心情守對上天的承諾。

最初，母親密切關注，無比眷顧呵護，使他遠離任何險境。她看著他從自己營造的隱密天地中探頭探腦，心中惶惑不安。但她開始認識到不能永遠把它置於自己羽翼之下。若要茁壯成長，必須經受艱苦的環境。於是她謹慎地給他更多的空間，使之恣意自由地生長。

靜夜之時母親躺在床上，有時會自感信心不足，會問自己有沒有能力負荷如此令人敬畏的撫育重任。這時神靈會在她耳畔低語，向她保證上天知道她做得很好，於是母親就安然入眠。

時光流逝，母親漸漸相安于她的責任。那件禮物使她的生命如此豐盈，以至於在此之前的生命歷程不堪回首，以至於沒有了如此饋贈，生命的後半段將難以為繼，難以想像。她差一點就把與上天的約定置之腦後。

有這麼一天，母親意識到那禮物發生了變化——不再柔弱，變得強壯、堅定、生氣勃勃。一月月地，她看著他越來越有力量。於是母親憶起她的約定。她從心底知道她與禮物在一起的時間已不多了。

那一天終於不可避免地到來。神仙們下凡來取走禮物，因為他已長大成人，要在天地間闖蕩一番。母親心內悵婉，因為他不能與她的生命相與長存。她深深感謝上蒼的恩典，讓她多年與如此心愛的禮物朝夕相伴。她挺起雙肩，自豪地站起來，心想這真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禮物——他——她的愛子——會給這塵世、這眾生增添美好與真義。於是母親放飛了她的孩子，讓他自由地飛翔。

（羅尼·維羅曼）

卷四 學與教

距今五十年後你開哪種車子，

你住哪種房子，

你銀行戶頭有多頭錢，

或你的衣服看來怎樣都不重要，

但世界可能會因你對一個孩子的生命很重要而變得更好。

01 給我一個未來

我們給子女最好的遺產就是放手讓他們自奔前程，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兩條腿走自己的路。

——鄧肯

親愛的老師：

媽媽今天哭了，媽媽問我：“裘蒂，你知道你為什麼要上學嗎？”我說不知道，媽媽說：“你必須上學，將來才会有出息。”我說我的將來會是怎麼樣的呢？媽媽說：“我也不知道，你的將來如何全看你自己了，別擔心，你會做得很好。”然後她哭了，她還說：“裘蒂，我好愛你。”

媽媽說，大人都必須很努力地工作，這樣才能為孩子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老師，我們可以從今天開始就創造一個未來嗎？你能為我和媽媽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嗎？我愛你，老師。

學生

裘蒂敬上

02 我喜歡自己

一旦你發現一個孩子的自我意念開始增強，你會看到他在學習領域有豐碩的成果，但更重要的是，你會看到一個孩子開始懂得喜愛生活。

——韋恩·戴爾

當我體會到孩子需要的不只是實體的事物時，我甚感安慰。我的專長是數字，而且教得很好。

我一直認為份內該做的就只是這些。然而我現在教的是“孩子”，而不是數學。因為我認識到：光是數學教得好，只成就了部分的孩子。現在當我不知道某道題的答案時，我似乎比從前想當專家時，有更好的答案。真正讓我瞭解這一點的是那個叫艾迪的孩子。有天我問他，為什麼他覺得自己比去年進步很多？他的回答給了我一個嶄新的思考方向。他說：“因為我和你在一起時，我開始喜歡我自己。”

03 珍貴的一張紙

對別人表示關心和善意，比任何禮物都能產生更多的效果，比任何禮物對別人都有更多的實際利益。

——盧梭

我在明尼蘇達聖瑪麗學校教三年級。在我眼裡，全班 34 個學生無一不可愛，但馬克·艾克路得卻是個異數。他外表乾淨整潔，和那與生俱來的樂天本質，使得他那經常性的搗蛋也變得可愛起來。

馬克常喋喋不休地講個不停。我一再地提醒他，未經許可的交談是不允許的。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我糾正他時那誠懇的回答：“老師，謝謝你糾正我。”剛開始我還真不知該如何反應，但後來我逐漸習慣一天要聽好幾次。

有天早上，馬克又故態復萌，我已漸失耐心。我犯了個新手常犯的錯誤。我注視著馬克說道：“如果你再說一個字，我就把你的嘴巴封起來。”

不到 10 秒鐘，查克突然說：“馬克又在說話了！”其實我並未交代任何一個學生幫我盯著馬克，但既然我已事先在全班同學面前宣佈這項懲罰，那麼我就必須執行。

我清楚記得那一幕，仿佛今晨才剛發生。我走向桌子，非常慎重地打開抽屜，取出一卷膠帶。不發一言，我走向馬克的座位，撕下兩片膠帶，在他嘴上粘了一個大x。然後走向講桌。

我忍不住偷看馬克的反應，他竟然向我眨眼睛！我不禁笑了出來！當我走向馬克的座位撕去膠帶，無奈地聳聳肩時，全班歡聲雷動。被撕去膠帶後，他的第一句話竟是：“老師，謝謝你糾正我。”

那個學年結束後，學校要我教中學數學。時光飛逝，馬克又出現在我的班上。他比以前更英俊，而且像以往一樣彬彬有禮。由於九年級的“新數學”並不容易，他必須專心聽講，所以不像從前那麼多話。

禮拜五好像什麼事都不太對勁。事實上，我們整個星期以來一直在為一個新的數學概念“奮戰”，而且我察覺到學生自身的挫折感愈來愈深，彼此間顯得有些對立。我必須在爭執加深前加以阻止。所以我要他們在兩張紙上列出班上其他同學的名字，每個名字間留點空隙。然後我要他們把每位同學最好的地方寫下來。

這項作業用掉了剩餘的課堂時間，每個學生離開教室時必須把作業交給我。查克微笑著走出教室。馬克說：“老師，謝謝你的教導，週末愉快！”

那個星期六，我把每位學生的名字分別寫在一張張紙上，而且我把其他人對每個人的評語寫上。禮拜一，我把每位學生的優點表發給他們。有些人足足用掉了兩張紙。不久，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微笑。我聽見有人小聲說：“真的嗎？”“我從來都不知道別人會這樣覺得耶！”“我沒想到別人竟然會這麼喜歡我！”

此後，沒有人在課堂上提到那些字條。我從來都沒想過，學生會不會在課後或和他們的父母討論那些字條，但事實上這已不重要。這個活動已達到預期的效果，學生又恢復了往日的歡笑。

學生漸漸成長，各奔前程，數年後，有次在我結束假期返家時，父母到機場來接我。開車回家途中，母親一如往常問我些旅途種種；像天氣如何啦、有何新鮮事……。但語氣間似乎還透露著些安撫的味道。母親向父親使了個眼色，父親清清喉嚨說：“艾克路得家昨晚打電話來。”“真的？我好幾年沒有他們的消息了！馬克不曉得好不好？”父親沉著地回答道：“馬克在越南戰死了！喪禮就在明天。他的父母希望你能參加。”直到今天，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聽到這噩耗時的震驚。

在這之前，我從來沒看過死于戰役的軍人。躺在棺木裡的馬克看起來如此英俊、如此成熟。那一刻我所能想到的是：馬克，我願做任何事，只要你能和我說話。

教堂擠滿了馬克的朋友，查克的妹妹唱了一首《為國之戰讚美詩》。為何喪禮當天非下雨不可呢？這使得在墓園旁行走更加困難。神父吟著祈禱文、喇叭手輕輕吹著。深愛著馬克的人依序在馬克的棺木旁繞一周，灑下聖水。

我是最後一個對棺木畫十字的人。我靜仁在那裡，其中一個士兵，也就是護樞者之一向我走來，問道：“你是馬克的數學老師嗎？”我點點頭，繼續凝視著棺木。他說：“馬克經常向我談起你。”

喪禮之後，馬克的老同學大部分都前往查克的農舍用午餐。馬克的父母也在那兒，顯然是在等我。他的父親說：“我們想給你看樣東西。”接著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皮夾。“他們在馬克過世時從他身上找到的，我們想你可能認得。”

打開皮夾後，他小心翼翼地取出兩張破舊的筆記紙，顯然這兩張紙已被粘補、折了又折無數次。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這是我把馬克同學們說他的好話列上的那兩張紙。“非常謝謝你為他做的事。”馬克的母親說。“而且，如你所見，馬克十分珍惜。”

馬克的同學們開始聚集在我們周圍，查克羞怯地微笑說道：“我也保留了那張表，就在我書桌最上面的抽屜裡。”約翰的妻子說：“約翰要我把那張表放在結婚相簿裡。”“我也有！”瑪麗蓮說：“夾在我的日記簿裡。”然後另一個學生維琪，從她的袖珍書裡取出皮夾，把她那破爛不堪的紙拿給大家看。“我隨身帶著。”維琪神色自若地說。“我想我們都保留著我們的表。”

我忍不住坐下來開始哭泣，我為馬克及那些再也見不到他的朋友們而哭泣。

（海倫·慕斯勒）

04 動手去學

一個老是尋找工具的工人，肯定是一無所成的。

——撒繆爾·詹森

幾年前，我開始學習拉大提琴，大部分的人都說我是“學習拉”大提琴，但這幾個字聽在我耳裡，讓我覺得這整件事有兩個非常不同的過程：（一）學習拉大提琴；（二）開始拉大提琴。這表示我必須完成第一個步驟，才能繼續第二個步驟。也就是說除非我學成出師，否則我永遠是在學習階段，談不上真正地演奏，當然，我上面拉裡拉雜扯了一堆都是廢話，其實做任何事都只有一個過程，就是動手去學，這是唯一的途徑。

（約翰·霍特）

05 老師的手

不幸的人喜歡看到人們同情的臉色，他們喜歡談談他們的痛苦，聽別人親切安慰的語言。

——列夫·托爾斯泰

感恩節那天，報紙刊登了一則故事：有位小學一年級的老師叫班上小朋友畫出他們感恩節的東西。這些小孩多半來自貧苦家庭，所以她料想他們多半會畫桌豐富的感恩節佳餚，外加一隻香噴噴的火雞。但看到道格拉斯的作品後，她驚訝不已，上面畫了一隻手！

這是誰的手？班上的小朋友都興致勃勃地開始臆測，“這一定是賜給我們食物的上帝的手。”一個小孩說道。“是農夫，他用這手養出大雞。”另一個小孩也有意見。在一陣猜測後，小朋友們又跑回座位繼續畫畫。這時老師走到道格拉斯身旁，彎下腰問他那是誰的手。“那是你的手，老師。”他怯怯地回答。

道格拉斯個頭矮小，樣子也不討人喜歡，但老師在下課時總會過去牽牽他的手。她常這樣握孩童的手，但對道格拉斯而言，意義格外重大。也許過感恩節的真義並不在於收受他人給予我們的有形物質，而是借此機會回饋他人，無論是如何微小的付出。

（來源不詳）

06 小男孩

畫家如果拿旁人的作品做自己的標準或典範，他畫出來的畫就沒有什麼價值，如果努力從自然事物中學習，他們就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達·芬奇

從前有個小男孩要去上學了。

他的年紀這麼小，

學校看起來卻是那麼大。

小男孩發現進了校門口，

便是他的教室時，

他覺得高興。

因為這樣學校看起來，不再那麼巨大。

一天早上，

老師開始上課，她說：

“今天，我們來學畫畫。”

那小男孩心想：“好哇！”

他喜歡畫畫。

他會畫許多東西，如：

獅子和老虎，

小雞或母牛，

火車以及船兒——

他開始興奮地拿出蠟筆，

逕自畫了起來。

但是，老師說：

“等等，現在還不能開始。”

老師停了下來，直到全班都專心看著他

老師又說：“現在，我們來學畫花。”

那男孩心裡高興。

我喜歡畫花兒，

他開始用粉紅色、橙色、藍色蠟筆，

勾勒出他自己的花朵。

但此時，老師又打斷大家：

“等等，我要教你們怎麼畫。”

於是她在黑板上畫了一朵花。

花是紅色的，莖是綠色的。

“看這裡，你們可以開始學著畫了。”

小男孩看著老師畫的花。

又再看看自己畫的，

他比較喜歡自己的花兒。

但是他不能說出來，

只能把老師的花畫在紙的背面，

那是一朵紅色的花，帶著綠色的莖。

另一天，

小男孩進入教室，

老師說：

“今天，我們用黏上來做東西。”

男孩心想：“好棒。”

他喜歡玩黏土。

他會用黏上做許多東西：

蛇和雪人，

大象及老鼠，

汽車、貨車——

他開始捶揉個球狀的黏土。

老師說：“現在，我們來做個盤子。”

男孩心想：“嗯，我喜歡。”

他喜歡做盤子，

沒多久各式各樣的盤子便出籠了。

但老師說：

“等等，我要教你們怎麼做。”

她做了一個深底的盤子。

“你們可以照著做了。”

小男孩看著老師做的盤子，

又看看自己的。

他實在比較喜歡自己的，

但他不能說，

他只是將黏土又揉成一個大球，再照著老師的方法做。

那是個深底的盤子。

很快的，

小男孩學會等著、看著，

仿效老師，做相同的事。

很快的，

他不再創造自己的東西了。

一天，

男孩全家人要搬到其他城市，

而小男孩只得轉學到其他學校。

這所學校甚至更大，

教室也不在校門口邊，

現在，他要爬樓梯，

沿著長廊走，

才能到達教室。

第一天上課，

老師說：

“今天，我們來畫畫。”

男孩想：“真好！”

他等著老師教他怎麼做，

但老師什麼也沒說，

只是沿著教室走。

老師來到男孩身邊，

她問：“你不想畫嗎？”

“我很喜歡啊！今天我們要畫什麼？”

“我不知道，讓你們自由發揮。”

“哪，我應該怎樣畫呢？”

“隨你喜歡。”老師回答。

“可以用任何顏色嗎？”

老師對著他說：

“如果每個人都畫相同的圖案，

用一樣的顏色。

我怎麼分辨是誰畫的呢？”

於是，小男孩開始用粉紅色、橙色、藍色

畫出自己的小花。

小男孩喜歡這個新學校，

即使教室不在校門口邊。

（艾倫·芭克莉）

07 我是個老師

教師可算是幸運的行業，醫生只能在某一神奇時刻引領新生命來到這世界，但我卻能看著學生天天有新的問題、新的想法、新的人際關係，進而感受生命再生的喜悅。

我是個老師。

我主要的職責是為學生解惑。

我曾扮演許多其他角色。

如同蘇格拉底鼓勵學生儘量發問，以激發新的想法。

如同安·蘇利文透過指尖，將世界的奧妙訊息傳達到海倫·凱勒手裡。

如同伊索和安徒生，借由無數的故事來向學生闡述真理。

如同瑪瓦柯林斯，我堅決主張每個孩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如同黑人教育家貝休恩女士，我也有一股創辦學校、教育少數民族的熱忱，即使是用水果箱當課桌。

歷史上有許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都是教育家……布克·華盛頓、佛陀、孔子、愛默生、裡奧·巴斯卡裡亞、摩西和耶穌。

也許有些學生無法想起我的長相和姓名，但我相信在他們記憶中會有一位在講臺上比劃手腳、努力講課的老師。

我曾多次受邀參加以前學生的婚禮，望著他們娶得嬌妻，或是覓得如意郎君，我常喜極而泣。他們若喜獲麟兒，喝滿月酒也少不了我一份。然而我也曾參加過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傷場面，見到自己的學生英年早逝，內心實在唏噓不已。

在學校的一天，我不但是個教書的，還得身兼演員、朋友、醫護人員、教練、心理醫生、代理父母、推銷員、信仰守護者、政客，有時還要借學生錢，替他們找失物。

除了天文地理、數學公式、文法、故事和書等知識外，我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可教給學生，因為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課程是學習瞭解自己，而這不是坐在教室裡聽課就能學到的。

我的工作呈兩極化，上課時，我必須扯著嗓子說話；下課後，我必須靜心聆聽學生的傾訴；而我最大的安慰莫過於我的付出獲得學生的回饋。

我像個尋寶者，但我想挖掘的並非物質上的財富，而是想從學生身上發現到因挫敗而被埋藏的潛能，並且不斷尋找新的機會，讓他們能發揮所長。

教師可以說是幸運的行業，醫生只能在某一神奇時刻引領新生命來到這世界，但我卻能看著學生天天有新的問題、新的想法、新的人際關係，進而感受生命再生的喜悅。

建築師若用心建造，一棟建築物可以矗立數百年；老師若以愛心與真誠教學，對學生的影響也會是永遠。

我是個戰士，整日與壓力、消極、恐懼、偏見、無知等作戰。但我也有不少助力，像智慧、好奇、家長支持、創作力、信心、愛心和笑聲，這些都是我的最佳盟友。

我能有這麼充實愉快的教學生活，都要感謝家長們。孩子是未來的棟樑，他們有信心將孩子交付給我，我倍感榮幸。

這一路走來，我有太多的回憶，直到現在，我的教學工作仍是充滿了挑戰及樂趣，因為我所接觸的都是未來的主人翁。

我是個老師——為此我每天感謝上蒼，讓我是個老師。

（約翰·史拉德）

08 神奇的鵝卵石

習慣性的思考構成我們的生活。它對我們的影響力勝過我們親近的社會關係。我們最信賴的朋友也無法像我們所懷有的思想一樣建構我們的生活。

——J·W 提供

“為什麼我們要學這沒用的東西？”

在我幾年來教課所聽到的抱怨與疑問中，這句話是最常出現的。我會用下列的傳奇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天晚上，一群游牧民族正想紮營休息時，忽然被一束強光所籠罩。他們知道神要出現了。帶著熱切的期待，他們等待看來自上天的重要訊息。

最後，神的聲音說話了：“盡力收集鵝卵石。把它們放在你們的鞍袋裡。再旅行一天，明晚你

們會感到快樂，同時也會感到愧悔。”

他離開後，這些遊牧民族都感到失望與憤怒，他們期待的是偉大宇宙真理的揭秘，使他們足以因此創造財富、健康或其他世俗的目的，但相反的他們卻被吩咐去做這件卑賤而無意義的事。但無論如何，來訪的亮光仍促使他們各自揀拾了一些鵝卵石，放在他們的鞍袋裡，雖然他們並不怎麼高興。

他們又走了一天路，當夜晚來臨，開始紮營時，他們發現鞍袋裡的每一顆鵝卵石都變成了鑽石。他們因得到鑽石而高興極了，卻也因沒有收集更多的鵝卵石而愧悔。

我在早期從事教學時曾有一個學生，名叫阿倫，印證了這則傳奇的真理。

阿倫念 8 年級，在被退學的邊緣搖擺，擅長製造麻煩。他專門欺凌弱小，更是個偷竊高手。

每天我都會叫我的學生背一則偉大思想家的格言。在我點名時，我會用一則格言來點名，如果學生想算出席的話，必須說完這則格言。

“艾麗絲·亞當斯——沒有所謂失敗，除非……”

“你不再嘗試。我來了，許拉特先生。”

所以，在這年結束時，我的年輕學生已經背了 150 則偉大的思想格言。

“認為你能，或認為你不能——總有一個對。”

“如果你看到了障礙物，你的眼睛就已遠離了目標。”

“所謂犬儒學派，就是指那些知道每一件東西的價格而不懂它們的價值的人。”

當然，還有拿破崙·奚爾斯的：“如果你能想到它，相信它，你就能達到它。”

沒有人比阿倫更愛抱怨這個每日的例行作業——直到他被退了學。我有 5 年沒看到他，但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他假釋出獄後，在附近的某一所學院修習一門專業技術的課程。

他告訴我，在他被送進少年法庭後，被載到加州青少年法院監獄服刑，他變得對自己非常絕望，

拿了一把刮胡刀試圖割腕自殺。

他說：“你知道，許拉特先生，當我躺在那兒，生命一滴一滴地流失時，我忽然想到有一天你叫我寫 20 次的那句無聊格言：‘沒有所謂失敗，除非你不再嘗試。’忽然它對我起了作用。只要我活著，我就不算失敗，但如果我讓自己死掉，我絕對是個失敗的死人。所以我用僅餘的力氣求救，開始了新生活。”

在他聽到這句格言時，它是個鵝卵石。當他身處危機需要指引的那一刻，它變成了鑽石。所以我想對你說，儘量收集鵝卵石，你就可以期待一個充滿鑽石的未來。

（約翰·韋恩·許拉特）

09 我們是白癡

為什麼世上雖有鏡子，但是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樣子。

——叔本華

我開始教書的第一天，課程進展得相當順利。我下定決心堅持著當老師就要有像勒住馬腹的肚帶一樣的態度。然後我上了這天的最後一堂課——第七堂課。

我走向教室時，就聽到課桌椅碰撞的聲音。在轉角處，我看到一個男孩把另一個按在地上。

“給我聽著，你這個白癡！”躺在下面的那個咆哮著，“我可沒跟你姊姊怎樣！”

“你離她遠一點，你聽見了嗎？”上頭的男孩正在盛怒中。

我如臨大敵般地要他們停止打鬥。忽然間，有 14 雙眼睛盯著我瞧。我知道我看來不太有自信。這兩個男孩互看一下，又看看我，慢慢地回到座位上。這時，對面班級的老師把頭倚在門邊，對我的學生大吼，要他們坐下，閉嘴，叫他們照我的話做。這讓我感到自己懦弱無力。

我企圖把我準備的課程教給他們，但卻面對了一群不友善的面孔。課程結束後，我叫那個參與

打架事件的男孩留下來。他叫馬克。

“女士，別浪費你的時間了。”他告訴我，“我們都是白癡！”然後他就揚長而去。

我深受打擊，跌坐在椅子裡，並懷疑我是否該當老師。像這樣的問題可以解決嗎？我告訴我自己，我只吃一年苦頭，在明年夏天我結婚以後，我可要找個報酬高的差事做。

“他們讓你頭痛，對嗎？”一個早先曾教過這一班的同事問我。

我點點頭。

“別擔心，”他說，“我曾在暑期班裡教過他們。他們只有 14 歲，大部分都沒法畢業。別跟那些孩子浪費時間。”

“你是什麼意思？”

“他們都住在荒郊野外的貧民窟裡，他們是打零工的人和小偷的孩子。他們高興來時才來上學。那個被壓在地板上的男孩騷擾了馬克的姊姊——在他們一起摘豆莢的時候。今天吃午餐時我曾叫他們閉嘴。你只需讓他們有事忙，保持安靜就夠了。如果他們再惹麻煩，就把他們送到我這兒。”

我收拾好東西回家，還是忘不了馬克說“我們是白癡”時的那張臉。

白癡？！那個字在我腦裡啪啦作響——我知道我必須採取某些非常手段。

第二天，我要求我同事別到我班上來。我必須用我自己的方式處理。然後我到了課堂上，正視每個學生。然後到黑板上寫下 ECINAJ 幾個字。

“這是我的名字，”我說，“你們可以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告訴我，這個名字怪裡怪氣，他們從沒見過。我又到黑板上寫字，這次寫的是 JANICE，幾個學生念出了這個字，送給我一個帶笑的眼神。

“你們是對的，我叫 Janice。”我說，“我有學習上的障礙，醫學上叫‘難語症’。我開始上學時，沒法正確拼出我的名字。我不會拼字，數字更把我搞昏了頭。我被貼上‘白癡’的標籤。沒錯——我是個‘白癡’。我還可以聽到那些可怕的叫聲，感覺那種難堪。”

“那你為什麼會成為老師？”有人問。

“因為我恨人家這麼叫我，我並不笨，而且我喜歡學習。這就是我要講的這堂課的內容。如果你喜歡‘白癡’這個稱謂，那麼你就不該聽下去，換個班級吧！這個房間裡可沒有白癡。”

“我也不會讓你輕鬆如意，”我繼續說，“我們必須加油，直到你趕上進度。你們會畢業，我希望你們有人會上大學。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那是我的承諾。我再也不要聽到‘白癡’這個字了。你瞭解嗎？”

他們似乎肅靜了些。

我們確實很努力，而我不久也兌現了承諾。馬克的表現尤其出色。我聽到他在學校裡告訴另一個男孩：“這本書真好。我們不再看小孩子看的書了。”他手上拿的是《殺死嘲笑鳥》。

過了幾個月，他們進步神速。有一天馬克說：“可是他們還是認為我們很笨，因為我們說的話不對勁。”我等的那一刻到來了。現在我們開始了一連串的文法研習課程，因為他們需要。

可是6月到了。他們的求知欲依然強烈，但他們也知道我將要結婚，離開這一州。當我在上課提到這件事時，他們很明顯地騷動難安。我很高興他們變得喜歡我，但氣氛似乎不太對，他們是在為我即將離開學校而生氣嗎？

在我上課的最後一天，校長在學校入口大廳迎接我。

“可以跟我來嗎？”他堅定地說，“你那一班有點問題。”他領著我走向穿堂時正視著前方。

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很猶豫。

我太驚訝了！在每個角落、學生的桌上和櫃子裡都是花，我的桌上更有一個巨大的花籃。他們是怎麼弄的？我懷疑。他們大多家境貧寒，必須靠勤工儉學才能賺得溫飽。

我哭了，他們也跟著我哭。

之後我知道他們怎麼弄的。馬克週末在地方上的花店打工，看見我教的其他幾個班級下了訂單。他提醒了他的同學。驕傲的他們不想被貼上“窮人”的標籤，於是馬克要求花商把店裡所有“不

新鮮”的花給他。他又打電話給殯儀館，解釋說，他們的班上要把花送給一位離職的老師，於是他們答應把每個葬禮後用完的籃子給他。

那並不是他們送給我的惟一禮物。兩年後，14 個學生都畢業了，有 6 個還得了大學獎學金。

28 年後，我又在那間學校附近的一所高中任教。我知道馬克和他大學的女友結了婚，是個成功的商人。無巧不成書，3 年前馬克的兒子還在我任教的高三優等英文班讀書。

有時我想起自己第一天當老師時我還會發笑。試著想想！我竟曾考慮辭職，去做“報酬更好”的事！

（珍妮絲·愛德生·康諾利）

10 童子軍團長挽回大勢

朋友的惟一禮物就是他自己。

——桑塔亞那

童子軍們為“親子之夜”的晚會已經準備了好幾個禮拜了。事事已井然就序。牆上掛滿了展覽品，童子軍們個個興高采烈，桌子上也擺滿可口的食物。

主持人已經就座。觀眾們在預先安排下興奮地唱著親子晚會節目的主題曲。

之後就是吉米·大衛斯的致辭。這一刻他已經等很久了。他起立時，看了他母親微笑的臉龐還有他父親呆板而客氣的臉一眼。他滿懷熱情地開始了。由於聽眾們把注意力焦點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演說更加動人心弦。

但事情發生了，他眼前的世界似乎模糊成一團。他的聲音慢了下來——結結巴巴——就停了。他漲紅了臉，手臂茫然揮動著，絕望中的他無助地看著他的童子軍團長。

由於曾經排練過，童子軍的領導人已經聽過他的講演許多次，於是他在旁提了詞，使這個小夥

子能繼續下去。但無論如何已經不同了——這個傑作遭到了破壞。

吉米又停了——童子軍團長又提了詞。剩下的兩分鐘，看來像童子軍團長在致辭，而不是吉米。

但吉米還是完成了。他在一群男孩中間坐下，知道他自己失敗了，心情更是沉重。男孩的母親臉上明明白白地表現出沮喪，而他父親的臉則因羞愧而痛苦地扭曲著。

觀眾們敷衍地鼓掌，給這個失敗的男孩以同情的鼓勵。

但童子軍團長還是站著，他冷靜的眼睛眨了眨，所有的人都聚精會神地傾聽，因為他沒有說得很大聲。

他在說什麼？

“我比你們高興，因為我更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你已經看到一個男孩把可能成為悲慘失敗的事件變成光榮的勝利。”

“吉米可以選擇退縮，退縮會比較容易。在 200 人面前繼續完成這項工作需要相當的勇氣。”

“將來有一天你可能會聽到一場更好的致辭，但我確信你不會看到任何比吉米表現的童子軍精神更好的示範——在困難重重中也得繼續下去！”

人們的鼓掌變得如雷貫耳。吉米的母親驕傲地坐直了身子。男孩父親的臉上又回復了自信。所有的人又變得興高采烈，而吉米，不吐不快，對他旁邊的朋友說：“基，我真希望我有一天能變成像那樣的童子軍團長。”

（華特·麥克匹克）

（由馬丁·盧提供）

11 現在的年輕人怎麼搞的？

如果你對待一個人……以你期待他和他可能成就的樣子對待他，他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歌德

我們的年輕人長得越來越快了，他們需要我們的說明。

但我能做什麼。

我心裡的聲音質問我，為什麼我不能成為這一代年輕人的典範。我不是心理學家，我也確信我沒有像政治家一樣有造成巨大影響的能力。

我是一個工程師。我在維吉尼亞大學取得電子工程學位元。現在我正為 Hewlett Packard 公司做事。

但這個想法從沒離開過我。

所以，我終於決定做些事。那天早晨，我打電話給地方附近的高中。我和校長談話，告訴他我希望能有所協助。他受寵若驚，邀我在午餐時間到學校來，我接受了。

中午，我開車到學校去，腦子裡充斥著各種想法：“我可以和他們搭上線嗎？學生們可願意和一個外來的陌生人談話？”

好多年來我沒踏進高中校園了。當我走在校園大道上時，學生們興奮地吵成一片。人很多。學生們比我想像中要成熟。他們大多穿著鬆鬆垮垮的衣服。

最後，我來到 103 教室，我要在那兒和學生分享一些內心的感覺。我深呼吸了一口氣，打開門。裡頭，有 32 個學生在嘖嘖喳喳地說話。我一走進去，他們就停止了，所有的眼睛注視著我。

“嗨，我是馬龍。”

“嗨，馬龍，歡迎。” 咻！我松了一口氣，他們接受我了。

在一個小時的會晤中，我們談論如何設定目標、學校的重要性、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當象徵下一堂課的鈴聲響起時，我還不想結束。時光比從前任何時候都過得快，已經到了我該回去工作的時刻了，我簡直不相信我有多高興，我充滿活力地回到工作崗位上。

這件事持續了幾個月，我在這所學校拓展了不少關係。學生們和我相處融洽，但也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因我的到來而開心。

事實上，我說的例外是指保羅。

我永遠忘不了保羅，他是個看起來真的很棒的傢伙，6.2 尺高，220 磅重。他才剛轉學到這個學校來。傳說他才剛從少年法庭的拘留中心出來。其實，老師們都很怕他。為什麼呢？因為兩年前，他因在爭執中刺了英文老師胸前一刀而被判刑。每個老師都讓他隨心所欲。他總是最後一個進入課堂，從不帶書，因為他根本不想上學。

有時，他會在我的課程中不發一言地坐著。我想他來的惟一理則是想“雞蛋裡挑骨頭”。

每次我想要他加入時，他只是用銳利的眼光瞪著我。他對我口出惡言，好像一顆就要引爆的炸彈。但我並不打算放棄。每次他來，我就企圖說服他加入討論，但他並不感興趣。

有一天，我受夠了，他引燃了這枚炸彈。

在這一特別的課程中，我們正討論我們的“理想大學”。學生們從雜誌中剪下他們目標中的圖片，把它們貼在剪貼簿上。保羅進來時，我們已經討論了 20 分鐘了。

我徵求願意和班上同學分享他或她的理想大學的志願者。茱莉亞，一個小女孩站了起來，開始講述她的夢想。我很高興茱莉亞站了起來，因為當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是如此地害羞。

“我要上醫學院當醫生。”

忽然間，笑聲從教室後頭迸出來。

“拜託你，當醫生？認清現實吧。你不會有出息的！”

所有的人都回頭往後瞧，保羅邊笑邊說。

我很震驚，我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全班鴉雀無聲，我該怎麼辦呢？我的腎上腺素分泌越來越旺盛了。

“保羅，你錯了！你為什麼要打擊別人呢？”

“喲，老師！你敢說我？你是在侮辱我嗎？你可知道我是誰？看我，我可是個天生的土匪。別惹急了我，否則就有你好看。”

他開始走向門。

“不，保羅，那沒用，你沒有權利打擊別人。夠了，你不需要留在這兒。你如果不能成為團體中的一分子，就走吧！我們這兒是個互助合作的團體。而且，保羅，你有那麼多潛力。我們需要你的參與，你一定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供給大家。我關心你，也關心整個班級，所以我才到這兒來。你願意加入大家嗎？”

保羅看了看他的肩膀，並狠狠地瞪了我一下，他打開門走了出去，把門重重地甩上。

整個班級都為這齣戲感到震驚，我也是。

下課後，我收拾好東西走向停車場。當我走到我的車子前，有人叫住我。

我轉身，出乎意料地，我看到保羅。他靜靜地走向我，我被恐懼的心境籠罩了。我想找人幫忙，但事出突然，我根本無法動彈。

“史密斯先生，你記得你對我說的話嗎？”

“是的，保羅。”

“你的意思是說，你關心我，想要我成為群體中的一分子。”

“是的，保羅。”

“好吧，從沒人對我說他們關心我。你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我想成為群體中的一分子。謝謝你這麼關心我支持我。明天上課前我會向茱莉亞道歉。”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太驚訝了，幾乎說不出話來。

當他走開後，快樂的淚水從我的眼中流下來，開始滑落下我的臉頰。那天我決定貢獻我的一生

鼓勵年輕人瞭解他們真正的潛力。

（馬龍·史密斯）

12 雪中的零

每顆星有自己獨有的一切，星際再也沒有類似的世界。

——葉甫國申柯

這齣悲劇是在一個寒風徹骨的 2 月早晨開始的。我開車到學校去，跟在密爾福地區巴士後頭。它忽然在一家沒生意做的旅館前煞車停下來，就像每個下雪的早晨一樣。而我卻被這意外的停車搞昏了頭。一個男孩踉蹌下了巴士，搖晃了一下，步履蹣跚的他跌倒在街道鑲邊石的雪上。巴士司機和我同時趕到了他身旁。他蒼白的臉比雪還白。

“他死了。”司機喃喃自語。

我一分鐘也不耽擱。我很快地看了一下從巴士上往下看的受驚的年輕臉龐一眼。

“找醫生！快！我會從旅館裡打電話出去。”

“沒有用的。我告訴你，他死了。”司機往下看著一動也不動的男孩。“他說他不舒服，‘我很抱歉，我必須在這旅館下車。’就這樣。他又客氣又謙虛。”

當這個消息傳開時，喧嘩的校園忽然失去了聲音。我從好幾群女孩子旁經過。

“他是誰？是誰死在往學校的路上？”我聽到她們其中一個輕聲低語。

“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密爾福地區的孩子。”她回答道。

在教職員室和校長辦公室的情況也差不多。

“我希望你去通知他的父母，”校長告訴我，“他們沒有電話。總之，一定要有學校的人親自去通知他們。我會代你的課。”

“為什麼是我？”我問，“你去不是比較合適嗎？”

“我不認識這個男孩，”校長條理分明地說，“而且在去年二年級學生的個人表格中，我注意到你是他最喜歡的老師。”

我在風雪中行駛，沿著顛簸的峽谷小路到伊凡斯區，一路想著這個男孩，克裡夫·伊凡斯。我是他最喜歡的老師？！那麼，為什麼兩年內他對我說不到兩句話呢？我可以用我心裡的眼睛記得，他在我下午的文學課中一直坐在最後一排的位置。他獨來獨往。

“克裡夫·伊凡斯，”我對自己咕噥著，“一個從不笑的孩子。我從沒看見他笑過一次。”

這大農場的廚房既乾淨又溫暖，我到底還是說出了這個消息。伊凡斯太太慌亂地拿了把椅子過來：“他從沒說他哪兒不舒服。”

他的繼父鄙夷地說：“從我搬到這兒來之後，他就什麼話也沒說。”

伊凡斯太太起身，把一隻平底鍋推進爐子後面，開始解開圍裙。

“撐著點，”她的丈夫吼著，“在我到鎮裡去前我得吃早餐，反正現在做什麼也幹事無補。如果克裡夫沒這麼蠢，他會告訴我們他不舒服。”

學校下課後我坐在辦公室裡，盯著我面前的各種記錄發呆。我即將要封存這個男孩的檔案，並在學校報紙上寫下他死亡的新聞。幾乎空白的稿紙似乎在嘲笑我的努力。

“克裡夫·伊凡斯，白人，並沒有受到繼父合理的養育，有 5 個兄弟和姊妹。”簡略的資料和全是 D 的成績單是這些記錄提供的所有內容。

克裡夫·伊凡斯靜靜地走進學校大門，在傍晚又靜靜地離開，全部的事實就在這裡。他從未參加社團，從沒加入任何團隊遊戲，從沒到辦公室來過。直到目前，我還沒聽到他做任何一件有趣的、頑皮吵鬧的事情，沒有人注意過他。

你怎麼能將一個男孩歸於零呢？但學校的記錄多半給我這樣的答案。一、二年級老師下的註解寫著：“可愛、害羞的孩子；膽小但熱心。”然後三年級老師的筆記就對他展開了攻擊。有個老師以工整筆跡寫道：“克裡夫不講話、不合作，學得很慢。”另一個書呆刑的老師則寫——“笨”、“弱智”、“低智商”。他們都對。這男孩的智商到九年級只有 83。但在三年級時卻是 106。一直到七年級分數才低於 100 以下。即使是膽小、可愛的小孩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要毀了他需要時間。

我用力地打字，寫了一份措辭強烈的報告，指出教育如何對待克裡夫·伊凡斯。我把一份報告重重地摔在校長的桌上，另一份放進令人哀傷的檔案櫃裡，重重地關起檔案櫃，並在離開辦公室大力甩上門。但我並沒覺得好過些。有個小男孩仍亦步亦趨地跟著我，一個面容憔悴、穿著舊牛仔褲、單薄的男孩，他睜著大眼睛尋找了很久，終歸寂滅。

我可以想像有多少次他被團體排斥，有多少孩子以竊竊私語將他排除。我可以看見那些臉龐，聽到那些一再傾瀉的聲音，“你是笨蛋。你是笨蛋。你什麼都不是，克裡夫·伊凡斯。”

孩子是易於相信別人的動物，克裡夫無疑地相信他們。忽然間我明白了：當克裡夫·伊凡斯到最後已一無所有，他就跌在雪地中，離開這世界。醫生們可能會把“心臟衰竭”列為死因，但我不會改變我的想法。

（作者佚名）

13 一次簡短的接觸

愛是造物的最終法則，而不管自然的爪牙染滿了血。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

我的朋友查理自己走了進來，關上了後門。他巡視了我的冰箱，拿出一罐百威啤酒，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我面帶笑容地看著他。

他的面容讓人震驚，像鬼或面對死亡的人一樣。他的眼睛鑲著黑眼圈，他的頭搖來晃去，好像他在跟內心的聲音對話一樣。最後他一口氣喝幹啤酒，才將眼睛正視我。

我告訴他，他看來糟透了。他承認，也補充說，他感覺比我說的更糟、更震撼。然後，他把他不平常的故事告訴我。

查理是地方高中的美術老師。他擔任那個職位多年，並備受學生愛戴，使同事們都心羨慕。在這特別的一天似乎有從前的學生來拜訪他，在離校四五年後回來，展示她的婚禮戒指、新生的嬰兒和她的錦繡前程。

查理停了下來，喝了啤酒。就是這樣的，我想，他面對了他自己的死亡。做老師的最能感到時光飛逝，才一眨眼功夫，昨天一個女孩，今天已經是一個母親。

“不，不是這樣，真的。”查理告訴我，“不是與死亡有關的問題，也不是看到鬼。”那是一堂課，他解釋道，有關謙遜問題。

來訪的人叫安琪拉，早先曾上過5年藝術課程。查理記得她是個安靜、單純的女孩，不愛說話，但總是對友善的提議報以害羞的微笑。

現在她是個有自信的年輕女子，一個母親，她已經會挑起話頭而不只是回答問題。她胸有成竹地來看她從前的美術老師。在禮貌性的問候後就開始進入主題。

“當我念高中時，”她解釋道，“我的繼父強暴了我。他打我，晚上還到我床上來。很恐怖，我深深地受到侮辱。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沒有人知道。”

“後來，在我念初中時，我的父母在週末出去度假，第一次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裡。我計畫要自殺。”

“他們在星期四晚上離開，所以整個晚上我都在準備。我做了家庭作業，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媽，收拾好我的所有物品。我買了一卷寬膠帶，花了一個小時把外面的門和停車間的窗子從裡頭封起來。我把鑰匙放在我媽車上的內燃機中，把我的玩具熊放在乘客的座位上，然後就上床睡覺。

“我的計畫是——照往常一樣，星期五到學校去，一樣搭巴士回家。我會留在家裡等父母的電話，和他們講話，然後到停車間去點燃引擎。我希望直到星期日下午我父母回家前沒人發現我。我寧願死也要自由。”

安琪拉執行著她的計畫，直到第八堂課，查理——她的藝術老師，坐在她隔壁的位子上，看了看她的作品，把一隻手臂繞著她的肩。他和她說了些話，傾聽她的回答，並輕輕地捏了捏她，又到

別的同學那兒去了。

安琪拉在那個星期五下午回家，給她的母親寫了第二封迥然不同的信。她把停車間的膠帶移開，並把她的玩具熊和其他所有物品打包好。然後她打電話給她的牧師，那人立刻來了。她離開了父母的家，再也不回頭。她再度生氣蓬勃並把它歸功於查理。

故事接近了尾聲，查理和我聊著有關學校警告老師別碰學生的事，在學校裡發展社交只是浪費時間的說法。也有些學生有時會排斥這樣的對待，多少次，我們懷疑，我們在學生需要時輕輕拍過他們嗎？我們沉默地坐著，然後，我們明白了這個故事的震撼力和複雜度。這樣的對待，在學校、教堂甚至購物中心中都會發生幾千次，沒什麼特別的。像查理這樣的成人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這麼做。

查理提出了他的解釋。安琪拉在上藝術課時已下了決心，如果一個老師都能友善地關心她，有時間停在她身邊，和她接觸，看著她和傾聽她，那麼一定有其他人會關心她。

當我摩擦我的手驅走寒冷時，查理把頭枕在手上。他看著我，繼續說著他新的一課——謙遜。

“南茜，”他非常安詳、非常堅決地說：“讓我覺得最自卑的是，我甚至不記得這個事件！”

多年過去了，她回來告訴他，都是他救了她的命。

（南茜·摩爾曼）

14 哈蒂小姐

人生中最神秘的相遇是在有人認出我們和我們的能力，點亮我們最高潛能的電路時。

——魯斯提·柏卡斯

我一出生就是個有學習障礙的孩子。我想像力錯亂的情況被稱為“難語症”。得了難語證的孩子學單字學得很快，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理解方式和常人不同。我感覺到我的世界多彩多姿，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單字”，並引申出了相當多奇特的字彙，使得我的父母對我的學習能力相當樂

觀。讓我害怕的是，我在一年級時就發現字母比單字顯得重要。難語症的小孩把字母前後顛倒，沒法像別人一樣照正常方式排列它們。所以我的一年級老師說我“學習有困難”。

她把她的觀察寫下來在暑假前交給了我的二年級教師，以使她在我上課前能夠想出針對我的特別教法。我上了二年級，可以知道數學問題的答案，卻對得到答案的繁複過程無能為力，而我也發現，繁複的過程比答案重要。這時我對學習過程感到完全無助，變成一個說話結巴的人。因為無法直截了當地說話，無法完成一般的數學題目，也無法適當地拼出字母，我變成了一個禍星。我創造了在每堂課都須坐在最後一排的悲劇，離開老師的視線。萬一被叫到了，我就含糊地回答：“我不——不——知——知道。”我的命運在此似乎被註定了。

我的三年級老師在我上三年級前就知道我不會說、不會寫、不會讀也不會做數學題，所以她對應付我毫不表示樂觀。我發現裝病可以作為讓我順利畢業的武器。這使我可以把時間花在校醫務室那邊，而不必待在最後一排；也可以找到一些模稜兩可的理由留在家中或被送回家，我的三年級和四年級就是如此的悲劇。

到了五年級我的命運改變了，上天把我放在嚴師哈蒂小姐的監管之下——她是美國西部最嚴格的小學老師。她曾經徒步翻越過洛磯山脈；這個了不起的女人，對我來說就像熊熊的火焰。她用她的雙臂擁著我，說：“他不是學習有困難，他只是與眾不同。”

現在人們看待與眾不同的孩子的潛能比從前把他們當笨蛋看樂觀得多。她說：“我跟你媽談過，她說當她念東西給你聽時，你記住的是圖像化的東西。你只是再被要求去組合文字和片斷。叫你大聲念東西似乎也成問題，所以如果我在課堂上叫你讀課文前，我會先讓你知道，那麼你前一天在家時就可以預習它，然後我們就可以在其他孩子面前朗誦出來。你媽還說只要你看過一些東西，你就可以深刻瞭解並談論它，但當她要你逐字讀它或寫下來時，你就會面對字母不知所措、不知所云。所以，當我要其他孩子朗誦和填寫卷子時，你可以回家，減輕你的壓力，用你自己的時間做它，第二天再把它帶回來給我。”

她也說：“我注意到你對表達自己的思想會猶豫、恐懼，而我相信每個人的意見都值得參考。我看清楚這件事，而我不確定會成功，但它可能幫得上忙，有個人名叫戴莫斯·席恩斯——你可以念出戴莫斯·席恩斯嗎？”

“戴——戴——戴……”

她說：“很好，你會做到的，他有一條難以駕馭的舌頭，所以他把石頭放在嘴裡，不斷練習，直到他能控制。因而我拿了一些彈珠，它大到你吞不下去，我已經洗過了。從現在起，每當我叫你

來時，我要你把它們放在嘴裡，忍耐著說出話來，直到我能聽見和瞭解你說的話。”在她堅定的信任和對我的理解支持下，我知難而進，馴服了我的舌頭，終於能夠說話了。

第二年我上了六年級，很高興又是哈蒂小姐當導師。我有幸在她的指導下受益兩年的時間。

多年來我一直和哈蒂小姐保持聯繫，而幾年前得知她罹患了晚期癌症。我雖在千里之外，但不假思索地馬上買了機票，排（至少是比喻上的）在幾百個她的特殊學生之後——這些人也一直跟她保持聯絡，並已為重新開始他們的聯繫而展開一趟“朝聖”之旅，希望在她人生的最後階段把他們的情感帶給她。這群人是非常有趣的組合——3 個美國參議員、12 個州議員和一群各公司的高級行政主管。

有趣的是，在資料表中，我們發現我們之中 3/4 的人在進入五年級時都被學校教育嚇住了，相信我們腦袋有問題，被命運和幸運摒棄。而當我們接觸哈蒂後，她使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卓越不凡，也有影響力，如果我們嘗試的話，我們有能力創造迥然不同的人生。

（史蒂芬·葛林）

15 改變一生的禮物

最美的作品出自最堅硬最難對付的形式——

——戈蒂耶

泰迪·史托拉德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對學校最不感興趣的人之一：“髒兮兮、皺巴巴的衣服；從來沒梳過的頭髮；沒有表情的臉；無神的、模糊的、失去焦點的眼神。每次湯普森小姐和泰迪說話時。他總是以“是”或“不是”冷淡地回答。沒有吸引力、不求上進，而且孤僻，他是個完全不討人喜歡的小孩。

即使他的老師說，她給同班同學的愛是一樣的，但在內心裡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每當她在批改泰迪的卷子時，她會從打叉中得到某種不當的樂趣，而當她將他的卷子評為 F 時，她也總是毫不客氣。她應該更詳細瞭解：她有泰迪的求學記錄，而她比她願意承認的更該瞭解泰迪。記錄上寫著：

一年級：泰邊表示願意做作業並改善態度，但他家中境況很差。

二年級：泰迪可以做得更好些。他媽病得很重。他設法得到家人的幫助。

三年級：泰迪是個好孩子，但太拘謹了。他學得很慢，他母親今年去世了。

四年級：泰迪學得很慢，但行為規矩。他的父親毫無配合的興趣。

耶誕節到了，湯普森班上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帶來聖誕禮物堆在她的桌上，圍著她等她拆開來看。其中一個禮物是泰迪·史托拉德送的。她為他送她禮物這件事感到很驚訝。泰迪的禮物用棕色的包裝紙和蘇格蘭紋的帶子包起來。紙上寫著簡單的幾個字：“給湯普森小姐 泰迪敬上。”

她打開泰迪的禮物，掉出了一串俗氣的人造鑽石項鍊，有一半的人造鑽石不見了，還有一瓶便宜的香水。

其他的同學對泰迪的禮物議論紛紛，但湯普森小姐至少意識到她必須立刻戴上項鍊，並把香水灑在手腕上使他們安靜。她把袖子卷起來讓其他同學聞，並說：“聞起來是不是很香？”孩子們接受老師的暗示，就懂得以“哦”和“嗯”來表示同意。

這天課程結束後，其他同學都走了，泰迪躡手躡腳地跟在後頭。他慢慢走到她的桌子旁，輕聲說：“湯普森小姐，湯普森小姐……你的味道和我媽好像，而她的項鍊戴在你身上真的很漂亮。我很高興你喜歡我的禮物。”當泰迪離去時，湯普森小姐跪了下來，請求上帝原諒她。

第二天，當孩子們到學校時，他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老師。湯普森小姐變了一個人。她不再是老師了，她變作上帝的經紀人。她現在是個把自己貢獻給愛她的小孩，變成為靠她過日子的這些小孩保護人。她幫助所有的孩子，特別是學習效果差的，尤其是泰迪·史托拉德。在這年結束時，泰迪已突飛猛進。他趕上了大部分的同學，甚至超過了一些人。

她已經很久沒有接到泰迪的消息了。但有一天，她接到了一封信：

親愛的湯普森小姐：

我想讓你第一個知道。我即將在我們班上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

愛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又過了4年，另一封信來了：

親愛的湯普森小姐：

他們剛告訴我，我將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我想讓你第一個知道。大學課程並不好念，但我很喜歡。

愛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再4年後：

親愛的湯普森小姐：

現在，我成為泰迪·史托拉德醫生了，我想讓你第一個知道，我下個月就要結婚了，就在27日。我希望你能來，坐在我媽坐的位子上。你是我惟一的家人了，我爸去年已去世。

愛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湯普森小姐果然參加了婚禮，並坐在本該是泰迪母親坐的位子上。她坐那兒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她為泰迪做的事使他永生難忘。

（作者佚名）

（柏蒂·史諾威克和恰克·道吉提供）

16 當人們播種時

紗幕落了！——這一切我早就見過。

——但丁·迦百列·羅塞蒂

當我就讀初中高年級時，有個八年級的小流氓一拳打在我的胃上。它不只傷害了我，使我深感憤怒，我也感覺到難以忍耐的困窘與屈辱，我想奮不顧身地以牙還牙！我打算第二天讓他嘗嘗自行車鐵鍊的滋味。

為了某些理由，我把我的計畫告訴娜娜，我的祖母——這真是一個大錯誤。她對我演講了一個鐘頭（女人還真能說話）。她的演說真是良藥苦口，但我只模糊地記得她告訴我，我不需要讓那個人煩擾我。

她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有禮貌地告訴她，我想對她來說這樣做沒錯。我也告訴她，我一直在做好事，但我得到的回報卻很“荒謬”（當時我沒有用這個字眼。）然而她還是堅持她的立場。她說：“善報終有一天會來臨，而你做得惡事有一天也會有惡報。”

過了 30 年，我才瞭解她話中的智慧。娜娜住在加州拉甘娜山莊的療養院。每個星期二，我都去看她，帶她出去吃晚餐。我總會看到她穿戴整齊地坐在靠前門的椅子上。我清楚地記得她進療養院之前的上一次聚餐。我們開車到附近一家家庭式小餐館。我為娜娜點了一道蒸肉，並為自己點了漢堡包。食物送來後我就開始動口，而娜娜卻沒有吃。她只是盯著她盤子中的食物，我把盤子挪開，將她的盤子放在我面前，並把肉切成一小塊一小塊，又把盤子放回她面前。當她很虛弱也很艱難地叉了一塊肉放進嘴裡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淚水很快地模糊了我的眼睛。40 年前，當我是一個小男孩時，娜娜也總是把我盤子裡的肉切成碎塊，好讓我吃下它。

40 年過去了，但善有善報。娜娜是對的，我們收穫的就是我們播種的東西。

“善行終會有所回饋。”

那個八年級的小流氓呢？

他到九年級還是小流氓。

（麥可·布戴爾）

17 給貝思一年級

老師的一封信

允許孩子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獲得快樂，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嗎？

——塞繆樂·詹森

那天早晨，我並不認識站在我面前的您，但我的確注意到在我們走路時身體都挺得很直，並略帶驕傲，這是因為我們的女兒正牽著我們的手。在那非比尋常的一天，我們感覺到的是驕傲而非憂慮，我們的女兒開始上一年級了。至少有一會兒，我們還曾打算放棄讓孩子們進入這個被稱作學校的機構，但是，當我們進入大樓時，您看到了我們。雖然我們的目光僅僅接觸了短暫的一瞬，但這已經足夠了，因為我們對於我們女兒們的愛，對於她們的未來的憧憬以及對於她們的健康成長的關心，都已在我們的眼睛中湧現了出來。

您，她們的老師，在教室的門前遇到了我們。您作了自我介紹並把孩子們帶到了她們的座位上。我和妻子與孩子們親吻告別之後走出了教室。在去往停車場的路上以及在前往各自工作單位的路途中，我和妻相互間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都陷入了對您的沉思。

老師，有太多的事兒我們都想跟您說，但卻都沒能說出口，所以這才寫信給您。我要向您訴說的是那天早晨因為時間關係而未曾來得及告訴您的情況。

我希望您已經注意到了貝思的衣著，她的衣著使她看上去很漂亮。現在，我知道您也許會認為這是一種當父親的偏愛，但貝思自己也同樣認為她穿的那套衣服使她顯得很好看，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您可知道為了要找到在那個特殊場合下使用的合適衣著，我們幾乎在商店中尋找了整整一個禮拜。貝思不會向您表示，但我可以確信她一定希望您能知道那套衣服是她自己挑選的。因為，當它被打開時，貝思幾乎在服裝店的鏡子前高興得手舞足蹈。而當她試穿時，她確信自己已經找到了她的特殊禮服。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已經意識到了有一個詞語，如果自您口中說出，將一定會使那套衣服變得愈發光彩奪目。

貝思的那雙鞋子將會向您表明她自己以及她的家庭的許多情況。在您彌足珍貴的時間當中，那雙鞋至少是值得您在其上注視片刻的。不錯，那是一雙配有一條皮帶的藍色鞋子，結實而製作優良，看上去並不時髦。您一定知道那種款式。您所不知道的是我們為了得到貝思所認為的所有的女孩都

將穿的那種鞋而曾經進行了怎樣的辯論。我們拒絕接受那種呈紫色、粉紅色或橙色的塑膠鞋。

貝思擔心別的孩子也許會嘲笑她所穿的小孩鞋。最後，她終於試穿了那雙結實的藍鞋，並面帶微笑地告訴我們，她總是喜愛帶鞋帶的鞋。貝思是我們的長女，渴望能討人喜愛。她自己就正像那雙鞋——結實而可以信賴。如果您能提到那些鞋帶的話，貝思一定會非常地愛惜它的。

我希望您能很快注意到貝思是怕羞的。當她和您逐步熟識之後，她也許會跟您說個不停，但您為此將不得不先向前邁出第一步。另外，請您一定不要把貝思的文靜誤解為是智商不高，她能夠閱讀很多您擺在她面前的少年讀物。她學得非常自然，並整天在午睡的時候，晚間就寢的時候以及蜷縮著身子躺著的時候，伏在被窩中同她的母親和我一起閱讀她的故事讀物。對於貝思來說，書籍是美好時光與熱愛家庭的同義詞。請不要把讀書當作一種煩重的家務勞動來學習它，從而影響她對讀書的熱愛。貝思的整個生命都充滿了我們用來給她灌輸書籍與學習的歡樂。

您是否知道貝思和她的小朋友們為了給開學的第一天作準備而在整個夏天都在模仿上學。我應該把關於她的班級的情況告訴您。任何一個在她的班級的孩子每天都得寫點什麼。有些孩子說他們想不起來該寫些什麼，她都給予他們以鼓勵。她還在他們拼寫字母時說明他們。有一天，她非常不安地來到我的身邊，告訴我說您可能會對她失望的，因為她不知道該怎樣去拼寫“減去”這個詞。但她現在已經會拼寫這個詞了，如果您現在去問她的話。這個夏天，她的模擬學校中充滿了同學之間的幫助以及一個可以信賴的老師的溫和聲音。我非常希望她的幻想世界能夠在您的教室裡變成現實。

我知道您現在正在忙於每一個老師在新學年開始時都將面臨的許多工作，所以我儘量使這封信寫得簡短一些。但是我的確想讓您能夠知道在開學的前一天夜裡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把貝思的午餐裝進了食品盒中，準備好她的書包和文具，放置好她的特定衣服和鞋子，閱讀完一則故事。然後，我關了燈，親了她一下，走出了她的臥室。突然，她又把我叫了進去，問我是否知道上帝給人類寫信並把信裝進了人的思想。

我對她說我從未聽說過那種事情，但又反問她，是否她已經收到了這樣的信。她說收到了，她說信中告訴她開學的第一天將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我飛快拭掉了。我當時想：請讓它成真吧。

那天夜裡，我後來又發現了一張貝思給我的便條，上面寫著：“擁有您這樣的爸爸，我是多麼的幸運。”

好了，貝思的一年級老師，我想您能有貝思這樣的學生的確非常幸運。我們大家都在指望著您，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那一天把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的夢想一起託付給您。當您牽著我們的孩子的手的時候，請您站立時挺直一些，走路時略帶一些驕傲。作為一名老師，應該具有這樣一種師道尊嚴。

（迪克·亞伯拉罕森）

18 華盛頓先生

教育並非僅用於裝飾記憶力和理解力，它的主要職責是引導意志力。

——諾貝爾

有一天，在十一年級，我走進一間教室去等待我的一位朋友。當我走進教室時，那裡的老師華盛頓先生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並要求我到黑板上去寫些什麼，去解答什麼問題。我對他說我不能去做。他問：“為什麼不能？”

我說：“因為我不是您的學生。”

他說：“這沒關係，不管怎樣，請到黑板前。”

我說：“我不能。”

他問：“為什麼不能？”

我因為有些窘迫而一時說不出話來，就說：“因為我是弱智的學生。”

他從講桌後面走了出來，注視著我說：“不要再那樣說了，別人對你的看法不見得一定符合你的實際情況。”

對我來說，那是非常自由的一瞬。一方面，我被著辱了，因為別的學生正在嘲笑著我，他們知道了我是在特殊教育班就讀，但另一方面，我獲得了自由，因為華盛頓先生使我意識到了我並非一定要生活在別人對我的看法的圈子中。

就這樣，華盛頓先生開始成了我的良師益友。在這次經歷之前，我在學校裡已經失敗過兩次。上五年級時，我被鑒定為是弱智的學生，被從五年級降回到了四年級。後來上八年級時我又再一次遭受挫折。但是，華盛頓先生的出現使我的生活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

我總是說華盛頓先生是在戈森的思維中運轉。戈森說過這樣一句話：“低標準、低要求，則人自甘平庸；高標準，嚴要求，方可造就成才。”同喀爾文·勞埃德一樣，華盛頓先生相信：“沒有人會在低標準中升起。”他總是讓學生們感到他對於他們寄予很高的期望。這樣，我們奮鬥著，所有的學生都在奮鬥著，以便能夠達到那些他所期望的標準。

有一天，當我還是低年級的學生的時候，我聽到他正在給一些即將畢業的高年級學生做演講。他對他們說：“你們擁有偉大的天賦，你們擁有特殊的素質。你們中間如果有人能夠對你自己、對於真實的你、對於你將會給這個星球帶來什麼以及對於你的特質，所有這一切的遠大前景給予一瞥的話，那麼在歷史的前後關係中，世界將再也不會是相同的了。你們會使你們的雙親驕傲，會使你們的學校驕傲，會使你們的社會驕傲。你們會觸動成千上萬的人的生活。”它是對高年級的學生做講演，但聽起來好像是針對我的一樣。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們站立起來對他報以歡呼。之後，我在停車場趕上了他。我對他說：“華盛頓先生，您還記得我嗎？您給高年級學生做演講的時候，我正在禮堂裡。”

他說：“你在那裡幹什麼？你可是低年級學生。”

我說：“我知道，但您演講的時候，我從門外聽到大廳內傳出了您的聲音。先生，您那個演講是針對我的。您說他們擁有偉大的天賦，我也在那個禮堂，我也擁有偉大的天賦嗎？先生。”

他說：“是的，布朗。”

“但為什麼事實上我的外語、數學和歷史都不及格，而且我還不得不到暑期補習班中去補習，那是為什麼呢？先生。我比大多數的學生都遲鈍。我不像我的弟弟、妹妹那樣聰明，他們就要到邁阿密州立大學去就讀了。”

“那沒關係，這僅僅意味著你還得加倍去努力。在你的生活中，你的年級不能決定你是誰或者你將來會創造什麼？”

“我想給我母親買一套房子。”

“這是可能的，布朗，你會做到的。”他轉身再次打算離開。

“華盛頓先生。”

“你現在還有什麼事？”

“嗯，先生，我是這樣的人，您記住我，記住我的名字，總有一天你會聽到它的。我一定會讓您驕傲。先生，我是這樣的人。”

對於我來說，學習是真正的鬥爭。過去，我的年級之所以不斷上升只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壞孩子。我是一個有趣的小孩，總讓人發笑，很懂禮貌，還滿懷敬意，所以老師們都願意讓我通過，但這對我是沒有好處的。而現在，華盛頓先生供我所需，他使我有責任感，使我相信我能夠處理它，能夠實現它了。

在我上中學的最後一年，華盛頓先生成了我的指導教師，雖然我依舊是特殊教育班的學生。在正常情況下，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是不能參加演講和演出的，但學校為了能夠讓我和他在一起而做了特別的安排。由於我的學業成績開始上升，校長也看到了這種結合的既成事實以及他對我所產生的影響。我的聲譽也在逐步上升，這在我的生活中還是第一次。我打算同戲曲系的學生一起做一次旅行，並且為了讓這次旅行能夠走出小鎮，我不得不使自己博得他人尊敬，對我來說，那簡直就是一個奇跡。

華盛頓先生調整了我對自身的認識。他給了我一個關於自身的更加廣闊的遠景，超越了我的智力條件和生活環境。

幾年以後，我製作了5部在公眾電視上播放的專題片。當我的節目“你應受報答”在邁阿密的電視教育臺上播出時，我讓一些朋友通知了他。他從底特律打來電話的時候，我正坐在電話機旁期待著。他問：“請問，我能和布朗先生講話嗎？”

“您是誰？”

“你知道我是誰。”

“噢，華盛頓先生，是您嗎？”

“你是令我驕傲的那個人，對嗎？”

“是的，先生，我正是。”

（萊斯·布朗）

19 信義、希望和愛

聰明人寧願看到人們需要他而不是感謝他。

——格拉西安

在我 14 歲的時候，我被送往柴郡學院去讀書。那是一所設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學校，是專門為家庭有問題的男孩子設立的。我的問題是我的酗酒的母親，她的狂縱拆散了我們的家庭。父母離異後，母親一直是由我來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級時幾乎所有的功課都不及格為止。最後，我的父親和一位中學校長決定把我送進一所擅長體育而訓練嚴格的寄宿學校（對於我酗酒的母親也是一個理想的距離），他們認為也許這所學校能給我提供一個從高中畢業的機會。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級的人學典禮上，最後一位講話的是紀檢總長——弗雷德·奧利爾，他過去在耶魯大學時曾是一名泛美橄欖球運動員。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長著雙重下顎和粗壯的脖子，看起來就如同耶魯吉祥物：“叭兒狗”。當他移動他那龐大的身軀向前對著話筒講話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絕對地靜了下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高年級學生悄聲地對我說：“孩子，千萬別讓這個人看見你，不論是過馬路還是在幹別的，總之別讓這個人知道你的存在。”

奧利爾先生那天夜裡在學校大會上的講話很簡短，主要內容是：“不許！我再重複一遍，不許走出校園，不許吸煙，不許酗酒，不許同鎮上的女孩子接觸。如果有人觸犯了這些規定，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另外，我個人還要踢你這頭蠢驢！”正當我以為他已經結束了講話的時候，他又以一種緩慢而低沉的語調講：“如果你們有人有什麼困難的話，我辦公室的門隨時都向你敞開著的。”這句話在我的內心深處產生了巨大的震動。

隨著學校裡生活歲月的流逝，我母親的酗酒也開始變得更加嚴重。她幾乎不分晝夜地打電話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語句請求我退學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發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們可以到佛羅里達去旅遊，諸如此類。我愛她，對我來說，拒絕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個電話都攪得

我心上下翻騰，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亂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級的英語課堂上，我正在思考著前一天夜裡母親來過的電話，我的感情戰勝了理智，我感覺到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因此，我問課堂上的老師是否可以原諒，讓我離開一會兒。

“出去幹什麼去？”老師問。

“去見奧利爾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學都愣住了，吃驚地看著我。

“彼得，你做錯了什麼？或許我可以幫你。”老師暗示我。

“不！我想現在就到奧利爾先生的辦公室裡去。”我說。當我離開課堂時，腦海裡只有那句話：“我的門是敞開著的。”

奧利爾先生的辦公室是在主體大廳的巨大門廊外，他辦公室的門上裝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夠看到裡面，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人犯了嚴重錯誤，他就把他們推進辦公室，砰地一聲關上門，放下窗簾。你經常可以聽到他在裡面怒吼：“昨天夜裡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後面同另一個傢伙以及鎮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煙了！”那個不幸的人一定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無論何時，他辦公室的門外總會有一排人，學校裡的男孩犯了各種各樣的事兒，正夾著尾巴坐在那裡。當我在佇列中排好時，另一個男孩問我犯了什麼錯。

“什麼錯也沒犯。”我說。

“你瘋了嗎？快離開這兒，現在！”他們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還能去哪兒。

最後，輪到該我進去了。奧利爾先生的辦公室的門打開了。這樣，我就可以直視到了那嚴厲的雙重下顎。我有些顫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瘋狂地感到什麼事或什麼人已經把我推給了這個人——校園裡最讓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頭來，我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來這兒幹什麼？”他吼叫著。

“在開學典禮上您說過如果有人有困難，您的門是敞開著的。”我結結巴巴地說。

“進來吧。”他說，同時向我指了指一把綠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讓我坐下，然後放下了門上的簾

子，走到桌子後面，注視著我。

我抬起頭來，開始講述，淚水順著面頰往下流淌。“我的母親是一個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給我打電話，她想讓我停學回家。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感到很驚恐，很害怕。請不要以為我瘋了或者是個白癡。”

我把頭埋得低低的，禁不住開始痛哭了起來。我忘記了自己所處的環境，沒聽見這位高大的從前的運動員已靜靜地從他那張桌子後面走了出來。他轉過桌子，站在了這個坐在綠色大椅子裡哭泣的小男孩的旁邊。

一個被上帝遺棄了的孩子處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著，它發生了一一由上帝通過人而創造出的眾多奇跡中的一個發生了。奧利爾先生的寬大的手掌輕輕地擾摩著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頸上。

我聽到這個令人害怕的嚴厲的巨人溫和地講：“孩子，我理解你現在的感觸。你瞧，我也是個嗜酒者。我願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幫助你和你的母親，我將讓我的嗜酒者互誠協會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聯繫。”

剎那間，我感到片刻的清澈與寧靜。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轉，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當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時候，我感覺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誠、希望和愛對於我第一次變得真實了起來。校園裡最令人恐懼的人變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總是忠實地到他那裡去報到，一週一次。午餐時，每次當我從他的桌旁經過，他總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並友好地眨幾個眼睛。這個在校園裡因嚴厲而讓人恐懼的人竟然如此溫和地、愛撫般地關照我，我的心在驕傲地翱翔。

每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就去找他……他總會在那裡。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薩姆·道森協助）

如果不是為了分擔彼此的愁苦，那我們活著還有何意義？

——喬治·艾略特

在本世紀 30 年代，世界各地的採礦業和製造業都很不景氣。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我的家鄉，成千上萬的男人都走上街頭去尋找工作。我的哥哥們就在他們中間。那時候，一家人雖不至於挨餓，卻也無法飽食三餐。

因為我是一個大家庭裡的許多小孩子中年齡較小的一個，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從上面傳下來的。長褲子被齊膝裁斷，裁下來的褲腿被用作補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褲子上。上衣可以被重複改制。但是鞋——關於鞋有一個不同尋常的故事。鞋是徹底地貼著地面穿的，它們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損，只有在腳丫從皮革中拔出來的時候才被扔到了一邊。

我清晰地記得在我得到那雙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兩邊都有裂口，鬆弛的鞋底前面張著口，走路時發出啪啪的聲響，我從一個舊車胎上剪下兩根帶子，用它把腳趾與鞋底綁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時，我有一個姐姐，她和她丈夫遷往西部並在科羅拉多州安頓了下來。她總是盡她所能地給我們寄來一些她的舊衣服，以幫助我們渡過困難。

感恩節的前一天，我們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來的這類東西，家裡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圍。箱子的角上塞著一雙鞋。那個時候，我還沒見過那種樣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麼類型的鞋。母親也不知道，開始努力地猜測。父親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們都同我一樣認為這雙鞋是我姐姐穿舊了不再穿的。

母親低頭看到了我那從破鞋中伸出來的腳趾頭，就俯身把鞋從箱子裡取了出來，遞給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後不要，環顧家裡的人，我開始輕聲地哭泣了起來。我的哥哥們沒有像往常一樣嘲笑我或叫我愛哭的小孩，這簡直是個奇跡。

這件事在 30 年後的今天再次回想起來依舊是的人心痛。我母親把我帶到一邊，告訴我她很抱歉，但的確沒有別的鞋能讓我穿，而且冬天已經來臨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親拍了拍我的腦袋，但沒說什麼，我最喜愛的哥哥邁克撫弄了一下我的頭髮，對我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最後，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個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這雙鞋呈深褐色，鞋頭很尖，跟

部加高了。但穿起來感覺挺舒服。我淚眼濛濛地注視著鞋子，一個人輕輕地抽泣著。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學，我穿的非常慢，並把那雙鞋放在最後。我感到我的眼淚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沒讓它流出來。最後，我終於不得不去學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後。在到達學校之前，我沒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園時，蒂米·奧圖爾正站在那裡。他是我惟一的敵人，比我年長並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級。

他一眼就看見了我姐姐的那雙鞋，然後抓住了我的胳膊大聲叫嚷：“埃文穿著女孩鞋！埃文穿著女孩鞋！”我本應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壯實得多。他不讓我走，一直鬧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們圍住了還不肯甘休。我不知道我都幹了些什麼，但突然校長奧爾曼·韋伯走了過來。

“進來，”他喊，“最後一遍鈴的時間到了。”我趕快擺脫了蒂米·奧圖爾對我的折磨，跑進了教室。

我靜靜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著下面，把腳縮到了凳子底下，但儘管這樣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繼續煩擾著我，毫不停息。他每次來到我的桌子旁，總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並對我姐姐的鞋做一些愚蠢的嘲弄。

在接近課間的時候，我們正在談論西部的影響。米勒小姐向我們講述了許多關於先行者出發到達堪薩斯、科羅拉多、德克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情況。差不多正在這時，奧爾曼·韋伯走進了我們的教室，但他只是站在門口，靜靜地傾聽著。

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同所有的其他同學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非常不喜歡奧爾曼·韋伯，他被想像成非常刻薄、脾氣暴躁，還偏袒女孩。

他站在教室的門內。也許除米勒小姐之外，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奧爾曼·韋伯過去曾一度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大牧場上生活過。米勒小姐轉過身，問他是否願意加入我們的討論。令我們十分驚奇的是他竟然願意。只是他沒有向我們講述那些通常意義上的事情，他開始談論關於一個牛仔的生活以及印第安人，諸如此類的事。他甚至還唱了兩首牛仔歌曲。就這樣持續了有四十多分鐘。

接近中午大約是該我們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奧爾曼·韋伯走到了我坐位旁的通道上，依舊講著話。突然，他停在了我的桌子旁邊，不再說話了。我抬起頭看了看他的臉，意識到他正注視著我的桌子下面，盯著我姐姐的鞋看。當我把腳縮到凳子下面的時候，我幾乎可以感覺得到我的臉正在漲紅。但就在我把腳比較舒適地放好之前，他低聲地說：“牛仔鞋！”

我說：“先生？”

他又說了一遍：“牛仔鞋！”因為這時其他的孩子都在努力想弄清他正注視著什麼並想聽清楚他說的到底是什麼，所以他又用一種歡快的聲音大聲說：“哎呀！埃文，你究竟是從什麼地方搞到這雙牛仔鞋的。”

哦！很快屋子裡所有的人都盡力擁擠到了他和我的周圍。甚至連米勒小姐也不例外。而且每個人人口裡都說：“埃文搞到一雙真正的牛仔鞋！”這無疑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

不管怎樣，因為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韋伯先生就對米勒小姐說這並沒關係，假如埃文同意的話，就應該讓孩子們好好地、真實地見識一下牛仔鞋。噢！每個人包括蒂米·奧圖爾在內都排成隊從我的桌子旁邊經過，觀看我的美麗的鞋子。我感覺自己簡直成了巨人。但我母親曾告訴我不能驕傲，故此，我只是安然地坐在原地，竭力克制住自己的自大心理。最後，吃午飯的時間到了。

我幾乎無法走出教室，因為每個人都想和我同行。接著，每個人又都想要試穿一下它，我指的是，我的牛仔鞋。畢竟！我說，我還得考慮一下。

那天下午，我問了韋伯先生，問他怎麼看待讓每個人都試我的牛仔鞋這一問題。他想了又想，最後，他說讓男孩子們試穿一下是可以的，但當然不應該讓女孩穿。畢竟，女孩從不穿牛仔鞋。有趣的是韋伯先生的想法同我的完全一致。

就這樣，我讓教室裡所有的男孩都試穿了一下，甚至包括蒂米·奧圖爾在內，雖然我是讓他最後一個試穿的。並且，這雙鞋對於他是最合腳的，連我都不如他穿上合適。他想讓我寫信給我姐姐看是否還能給他也搞到一雙。可是，我沒寫信去問。我擁有在我們小鎮上惟一的一雙牛仔鞋，並且我確實喜歡它的那種款式。

（保羅·E·莫黑尼）

21 笨蛋

只有當你不得不聰明時，你才會聰明。

只要我還活著，我是不會忘記在 1991 年當我第一次遇見阿爾文·C·漢斯時的那一幕。在少管所的課堂上，另外一位同學在向我們介紹他時並沒有使用“阿爾文·C·漢斯”這個名字——甚至是公開的。他稱呼阿爾文是“笨蛋”。立刻，我對阿爾文的這個綽號感覺聽起來很刺耳。這位身材修長、說話柔和的人在同我握手對不願正視我，不用說，“笨蛋”是個禿頭，他兩鬢的頭髮順著肩膀披在了背上。雖然我只是注視著他的臉並儘量不往上面看，但我還是覺察到了在他禿頭的上面刺有一個巨大的（並且很具威懾力的）圖案（不錯！他頭上有刺青！）。那刺上去的圖案是哈利·大衛森的刺青，它覆蓋了他的整個頭頂。

作為一名老師，我儘量使自己在緊張的時候保持鎮靜，並努力讓第一天的課順利完成。下課後，“笨蛋”隨著人群往教室外走，在經過我身邊的時候，悄悄地塞給了我一張紙條。我當時想：“噢，不！他一定是要告訴我如果我不給他一個好成績的話，我將會被他的其他‘哈利’同夥‘幹掉’，或者別的類似的事。”過了一會兒，我找機會看了一下那張紙條，只見上面寫著：“講授（他總是叫我‘講授’），早餐是很重要的，如果總不吃，你的身體會受不了的！——笨蛋，蒙泰·希培亞。”

過了幾個月，笨蛋跟著我學完了一系列的 6 門課程。他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很少說話。而且，他幾乎每天都要遞給我一張紙條，裡面有各種類型的格言、珍聞、軼事或者是一些關於生活的明智的建議。我渴望能夠收到這些紙條，而且如果他偶然沒有給我時，我會有一點失望的感覺。時至今日，我依舊保留著這些小紙條。

笨蛋和我一見如故，不知怎麼的，我知道每次我開口講課，他一定能理解我，他總是靜靜地記錄下所有我講過的東西。我們被聯繫在了一起。

課程結束之後，每一個學生都得到了一個證書，笨蛋已經學完了所有的功課，並且整個過程的所有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我愉快地授予了他證書。

在我授予他結業證書時，我們兩人是單獨在一起的。我和他握了握手，簡單地對他說，有他在我的課堂上，的確很讓人高興，並就他的刻苦努力、良好的上課率以及認真的學習態度給予了表揚。他當時的回答一直銘記在我的心裡，並時時對我的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用他那溫和的聲音說：“謝謝您，拉裡，在我的生活中，您是第一位對我說我做的一切都對的老師。”

在我離去時，我感覺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我想到在笨蛋成長歲月的所有日子裡，竟沒有一個人對他說他做的一切都對。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

現在，我脫離了“守舊派”，我個人是在保守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堅信罪犯必須為他們的過錯付出代價並有責任被拘留。我曾好幾次問自己：“是否有可能，僅僅是可能，那就是笨蛋從未聽到過‘你做的對’或‘做的好’，會對為什麼他要在監獄中度過產生根本的影響呢？”

那一刻的經歷深深地印在我心裡的一個意念是：我確信我懂得了在某種積極的意義上，每一個學生都有做得正確的事情。

謝謝，笨蛋，告訴了我這個。同樣，我有很多事做得也是正確的。

（拉裡·特赫斯特）

22 心中的腳印

生活中，一些人會成為我們的過眼雲煙，來去匆匆；而另一些人則會駐足於我們的心中，讓我們刻骨銘心。這就是生活的法則，我們無一例外。

——佚名

一月的天，冷得無情。就在這種天氣，一位新同學來到了我的專為學習能力低下的同學開設的五年級班，就是他，使我開始了自己人生旅途中刻骨銘心的一幕。第一眼見到鮑比，他渾身衣衫襤褸，儘管是冬天，破舊的衣服仍然捉襟見肘。一隻鞋沒了鞋帶，隨著他走路一上一下，拖拖拉拉。即使穿著一身很體面的衣服，他看起來也決不會是一個正常的孩子。他那種幽靈似的、呆滯、迷惑而不自信的樣子是我從未見過、也不想看見的。

鮑比不只是看起來很奇怪，他的行為也是異乎尋常的。他在走廊的痰盂內小便，說起話來就好像是大喊大叫，對唐老鴨很著迷，他也從不敢正視別人，哪怕是在上課時，他也會絮絮叨叨說個不停。有一次，他居然非常驕傲地向大家宣佈體育老師讓他在臉上塗上除臭劑，原因是他笑得很難看。

鮑比不僅日常行為異常，他的智力更是低得令人瞠目。已經 11 歲的他居然還不會讀寫，甚至連字母表上的字母他也寫不出來。不用說，他在這個班裡是最差的學生。

對於將鮑比安排在我的班級中，我一直耿耿於懷。我認真看過他的檔案，不可思議的是他的智商居然是正常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有如此古怪的行為呢？就這個問題，我與學校的顧問進行了談話，他告訴我他曾經見過鮑比的母親，鮑比的行為和他母親相比已經正常得多了。隨後，我又更加仔細地查看了鮑比的檔案，發現他在 3 歲以前一直生活在保育院內，之後回到母親的身邊。在以後的歲月裡，他們至少每隔一年就會移居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不管鮑比有多麼古怪的行為，他仍然可以做我的學生，因為他的智商是正常的。

我不願去面對與承認這一切，我為鮑比生活在我的班級中而感到憤怒與憎恨。我的教室已經擁擠不堪了，並且我已經有好幾個使我心力交瘁的學生了。我從未嘗試過去教一個智力如此低下的學生，甚至為他備課都是一件不敢想像的事情。頭幾個星期，我每天早晨起床後都是饑腸轆轆，還不得不拖著疲憊的身軀走進辦公室。那些天，每當我準備開車去學校時，都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期待著看不見鮑比。我時常為自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而感到自豪，而此時此刻我也為自己對鮑比的厭惡而感到內疚。

儘管鮑比幾乎使我發瘋，但我仍努力地拿出勇氣去教他，就像對待我班級中所有人一樣去對待他。在教室裡，我決不允許任何人將他作為玩弄、嘲諷的對象，然而，出了教室，同學們還是不斷地傷害他。他們就像野獸那樣，對同類中的弱者、傷病者絕不留情。

鮑比來校一個月後的一天，他走進了我的辦公室，襯衫被撕破了，鼻角流著血，不用說，就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他被同學們當作馬跳。回到教室，鮑比坐在自己的課桌前，裝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他打開書，強忍著眼中的淚去讀，可是淚混雜著血，還是一滴滴地掉在了書頁上。面對這顆幼小而倔強的心，我能做些什麼呢？我生拉硬扯，才將他拖到護士那兒。對於傷害他的同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譴責，我譴責他們應為自己的行為而感到羞恥，因為鮑比與他們不同。我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近乎於喊叫地對他們說，鮑比的古怪並不能成為被傷害的原因，相反，這更應當成為被大家關心和愛護的理由。也是在這個時候，鮑比才第一次認真聽我說話，我發現自己也應當改變一下對鮑比的看法。

這件事使我改變了對鮑比的態度，也是從這時起，我眼中的鮑比不再古怪，我所看見的只是一個極需關心與愛護的小男孩。我認為這才是對一個教師最好的檢驗。鮑比這種特別的需要，我必須盡我所能去滿足他。

我開始為鮑比從基督教的救世軍那兒買一些衣服，我知道同學們之所以取笑他，是因為他只有三件襯衫，我仔細挑選品質和款式都比較好的布料。這些新衣服使他興奮極了，也提高了他的自尊，不管何時，當他擔心挨打時，我總是伴他一起走進教室，課餘時間我也會陪著他一起複習功課。

我欣喜地發現這些新衣服帶給鮑比的變化。他開始與他人友好地交往，不再羞怯與沉默，我發現其實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他的行為也不似從前的古怪，至少他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不敢正視別人了。我也不再對上班而恐懼了。每天早上，我都盼望能看見他走出門廊。當他不在了的時候，我都為他擔心。我也注意到我對鮑比的態度改變後，我的學生們也是如此，他們不再拿他當靶子，而是視他為他們中的一部分。

有一天，鮑比帶給我一張紙條，說他兩天後將離開這兒，看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幾乎都碎了。我還沒來得及送給他我想送給他的所有衣服。我非常難過地走進商店為他買了最後一套衣服，這是我為他準備的分別禮物，當他看見衣服上的標籤時，他說：“我這是第一次穿買來的新衣服。”

一些同學知道了鮑比要離開了這兒的消息後，都主張為他開一個歡送會，我當然舉手贊成，但我想：“他們都得做功課，明天早晨的歡送會又怎麼能組織成呢？”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居然做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學們為鮑比帶來了蛋糕、彩帶、氣球和很多為鮑比準備的禮物，昔日的冤家今日都變成了難捨難分的好朋友。

在鮑比在校的最後一天，他走進教室時，背著一個大背包，裡面裝滿了書。他在整個歡送會上開心極了，事後，我問他這些書是做什麼的，他說：“送給你，我有很多書，所以我想這些應該屬於你，他們對你會有用的。”我相信鮑比在家一定是一無所有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個只有三件襯衫的孩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書。

當我流覽這些書的時候，我發現大部分都來自於他生活過的地方的圖書館。我知道這些書其實真正不屬於鮑比，但他把他所能給的都給了我，這是我在這一生中收到的最豐厚的禮物。然而，我除了送給他衣服，什麼也沒給過他。

當他離開的時候，他問我能否做他的筆友。然後，手裡拿著我的地址走出了辦公室，留下了他的書和我們一起渡過的這段刻骨銘心的歷程。

（蘿拉·D·諾頓）

——作者：傑克·坎菲爾、馬克·漢森
譯者：趙明明、李偉國